

◎ 苏炳秋摄影作品 ◎



▲ 温泉公园掠影

福建乡土

2025.1 总第185期

01

2025
总第185期

FUJIANHOMETOWN
MAGAZINE
福建乡土

创刊
四十周年
纪念号



国内统一刊号 CN 35-1056/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6-074X
RMB 5 元 HK\$ 15 元



四十不惑 砥砺前行

四十芳华，继往开来。

1985—2025，弹指一挥间，《福建乡土》迎来创刊四十周年。跨越160个春夏秋冬，185期杂志，承载着办刊的初衷与荣耀。四十年来，我们从多个角度、全方位地展现了福建乡土文化的绚烂多彩，见证了福建从改革开放初期筚路蓝缕到如今蓬勃发展的壮丽篇章。

创刊伊始，爱国侨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全国侨联原主席庄希泉题写刊名，全国侨联原副主席庄明理撰写创刊号《发刊词》。许多老一辈文化名家如胡风、萧乾、郭风、何为、郑朝宗、赵家欣、俞元桂、程力夫等给予了关心与支持，他们的热情之作陆续在《福建乡土》上发表。

本期作为创刊四十周年纪念特刊，我们特别刊登了《福建乡土》（原《闽南乡土》）创刊主编兼发行人李来荣的遗稿《一块老怀表》，向这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科学家、教育家、民盟福建省委会原领导人致敬。同时，转载了著名散文家郭风先生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散文《梅妃故里》，以及老主编蒋夷牧先生的旧作《日子》（外一首），以表达对他们鼎力支持与贡献的感激之情。

本期还刊登了全国政协常委、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福建省委会主委阮诗玮的文章，以及马照南、李朝全、杨少衡、朱谷忠、黄文山、杨际岚、林秀美、黄莱笙、李秋沅、刘志峰、谢宜兴、傅翔、蔡飞跃、少木森、念琪等作家的新作。值此纪念特刊发行之际，我们谨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本刊的各级领导、作者与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新春的祝福！

舒卷四十，文韵流光。

这四十年间，《福建乡土》是在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委统战部、民盟中央和民盟福建省委会历届领导的关心指导下，在历届主编与编委会成员的带领下，在全体编辑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一步步成长为一本有特色、有品格、有韵味的杂志。《福建乡土》始终坚守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多角度、多形式、多元化讲述多党合作故事，积极反映福建省改革开放的成就，弘扬传播八闽乡土文化，为本省的经济建设服务，为海内外读者服务，形成了时代气息浓郁、福建特色鲜明的“文化窗口”。

《福建乡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诞生并成长起来的。创刊四十年来，留下了激情燃烧的岁月，留下了耕耘与收获的足迹，也留下了探索与期望的印记。我们的每一篇报道、每一幅图片、每一个故事，都是对八闽大地的深情致敬，都是对福建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坚守初心，砥砺前行。

《福建乡土》不惑之年，正值“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新福建建设迈进新起点的一年。

作为乡土文化的耕耘者、传播者，薪火相传。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挖掘福建这片热土上丰富的文化资源，用文字记录时代的变迁，用图片展现乡土的风情，助力推进福建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主 编：刘丹艳
执行主编：周而兴
副 主 编：卢秀琴
责任编辑：张春强
美术编辑：晓 林
责任校对：林 端

《福建乡土》杂志
主管主办：中国民主同盟福建省委员会
编辑出版：《福建乡土》编辑部

国内统一刊号：CN 35-1056/D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6-074X
投稿邮箱：fjmmxt@163.com
电话：0591-88016752（编辑部）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Q6796
国内发行：《福建乡土》杂志社发行部
地址：福州市湖东路276号同心楼四层
网络查阅：博看网 www.bookan.com.cn
印刷：福建省地质印刷厂
出版时间：2025年2月
定价：人民币5.00元 港币15.00元

声明：
△作者文责自负，对于侵犯他人版权或者其他权利的文字、图片稿件，本刊概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本刊以稿酬形式一次性支付作者著作权使用费。本刊有权与合作单位进行电子版网络传播、收录。
△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来稿时说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目 录

◎卷首语◎

四十不惑 砥砺前行

◎创刊回眸◎

- 02 四十春秋卷 墨香绽风华 / 陈宗沅 程晓雁 亦 舟
06 《闽南乡土》杂志诞生前后 / 洪卜仁
07 难忘的办刊回忆
——庆贺《福建乡土》（原《闽南乡土》）创刊40周年 / 卢奕醒
09 福建审读通讯：精心策划讲好故事 生动展现地域风情
——《福建乡土》2024年第3期审读意见
11 《福建乡土》编务大事记
——创刊宗旨、刊名、编务人员变动等主要情况 / 本刊编辑部 整理
13 贺《福建乡土》创刊40周年 / 刘志峰

◎文化视野◎

- 14 从三个方面发力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 阮诗玮

◎乡土长廊◎

- 19 一块老怀表 / 李来荣
21 梅妃故里 / 郭 风
22 海水雕刻出的乡愁 / 黄文山
24 登南峰山寻双世墓 / 谢宜兴
26 再访琅岐 / 一 笔
28 寻味罍埔 / 蔡飞跃
31 落雨时分的老街骑楼 / 康 瑞
33 平和太极村的前世今生 / 黄水成
35 于山摩崖石刻 / 江 榕

◎八闽情韵◎

- 37 古驿道秋色 / 马照南
39 家乡山水 / 杨少衡
41 故乡的龙眼干 / 朱谷忠
43 透堡，这片神奇的土地 / 陈道忠
45 泉南豆腐之乡玉湖 / 叶忠惠
48 栖岸赤雁正飞翔 / 林在辉
50 雨绘汀州 梦泽流光 / 唐 禧

◎海峡茶道◎

52 湛卢山下走茶道 / 黄莱笙

◎人物春秋◎

- 54 壮士已矣 忠魂不灭 / 杨际岚
57 “侨心渡”：朱熹与江为的诗缘及悲歌 / 许寿辉

◎红土流年◎

- 59 闽剧中的英烈传奇：凌福顺烈士的红色记忆 / 周而兴
62 开辟秘密交通线 / 杨国栋

◎诗苑撷英◎

- 64 日子（外一首） / 蒋夷牧
64 此处 有不可言说的秘密
——写给万寿岩 / 林秀美
65 紫泥（外一首） / 少木森
65 跟着季节成长 / 念 琪
66 麦子的往事 / 远 方
66 梅子熟了 / 黎 虹

◎闽江夜话◎

- 67 从《乡土中国》看乡村之变迁
——读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有感之二 / 筱 陈

◎文踪纵横◎

- 70 百年前的译诗 / 李秋沅
72 我们都在岛屿讲故事 / 欣 桐
74 如歌的行板
——读吴伟平诗集《到有诗的地方看海》 / 林 哲

◎美味天地◎

- 76 文旦柚 / 李朝全
79 那一口冒着热气的温暖 / 傅 翔
82 山水有味 / 陈文波

封面：镇海楼 / 陈 奇

封二：福建文艺家风采 / 陈金通

封三：福建文艺家风采 / 阮惠芳

封底：温泉公园掠影 / 苏炳秋

四十春秋卷 墨香绽风华

——《福建乡土》创刊40周年情况综述

文 / 陈宗沅 程晓雁 亦舟

《福建乡土》（原《闽南乡土》）是民盟福建省委会主管、主办的主要面向海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期刊，创办刊于1985年，国内统一刊号 CN35-1056/D，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6-074X。其办刊宗旨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循爱国主义的对外宣传方针，反映福建省改革开放的新成果，传播福建乡土文化，为本省的经济建设服务，为海内外读者服务。对海外宣传展现福建风情，传递侨乡经济建设信息，介绍八闽文化等。

深入挖掘福建风土人情，传承弘扬优秀历史文化

四十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福建省有关报刊管理与宣传工作要求精神，致力于向海内外广大读者展示福建丰富多彩的乡土人文习俗文化。

办刊伊始，创刊设立了“八闽古今”“人物述林”“茶经食谱”“文化纵横”“文苑拾掇”“风景名胜”“闽台古今”“海外华人”等栏目。得到许多老一辈文化名家如胡风、萧乾、郭风、何为、郑朝宗、赵家欣、俞元桂、程力夫等给予的关心与支持，他们热心撰写的文章陆续刊载于各期《福建乡土》上。

名家的文章以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福建的乡土风情和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了广大读者的文化视野。例如，《闽南乡土》1985年创刊号中郭风的《梅妃故里》文章，通过对梅妃传说的叙述以及对梅妃故里江东村的实地探访，展现了一个封建时代女性悲剧命运的缩影以及对这种命运的深切同情。郑朝

宗《绝代佳人鼓浪屿》，让人们赏阅到厦门鼓浪屿的美景。胡风《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叙述了“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对台湾新文学发展的贡献。

1987年《闽南乡土》更名为《福建乡土》后的第1期中，俞元桂《福州——中国东南海疆的历史古城》，让人们领略了福州古城的风貌和历史名人的风采。《福建乡土》后续各期中刊载诸多文学名家有影响力的文章，如李梦洙《全唐诗中的福建风物》、林之雅《严羽与〈沧浪诗话〉》，则探讨了福建文学的影响力，展示了福建在文学历史中的地位；何为《佳茗似佳人》叙述了福建茶文化历史悠久，茶品质优良，口感独特，深受人们喜爱；泉州《福建木偶戏述略》、黎声《福州开元寺的〈毗卢大藏〉》分别介绍了福建的传统艺术和宗教文化；黄金钟《朱熹与福建古代教育》讲述了福建教育的起源和发展；陈本亮《灿烂的宋代福建麻沙文化》展现了宋代福建的文化繁荣和商业发展；赵家欣《漫话辛亥革命》、魏家烈《孙中山先生福州之行》，记录了辛亥革命事件与孙中山先生福州之行履迹；陈陶然《〈福建古代刻书〉与谢水顺》探讨了福建古代印刷技术的成就。刊载反映福建历史人文地理的作品还有：如《王景弘，走向世界的航海家》和《闽都赋》展现了福建人的航海精神和文学才华；《土楼：家园记忆》介绍了福建的建筑文化和教育家的故事；《从“蛇、越、闽、蛮”读音中解读上古福建》从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探讨了福建的古代文明；《三坊七巷的峥嵘岁月》和《风雨

福州镇海楼》让我们回顾了福州的重要历史时刻；《闽剧源流与发展》讲述了福建戏剧的发展和历史名胜的故事；《纸寿千年溢香馨——走进“连城宣纸”》和《泉州木偶头雕刻漫谈》探讨了福建传统手工艺，等等。

对重要闽籍人物，刊物还进行“跟踪报道”。例如连续刊发了多篇介绍爱国侨领陈嘉庚的文章有：《缅怀陈嘉庚先生》《陈嘉庚与辛亥革命》《陈嘉庚与鹰厦铁路》等。又如介绍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文章有：《郑编〈林则徐诗集〉的特色》《林则徐纪念馆巡礼》《林则徐和张际亮》《〈回疆竹枝词〉——林则徐笔下的新疆风土画》《骆季超与他的“林则徐音乐作品系列”》等。

在众多的栏目中，“闽台古今”栏目独具特色。《寻根之路纪游》，记者记叙了从台湾同胞的故乡闽南的一条河“晋江”的入海口溯流而上，沿着这条历史形成的“寻根”之路，采风问俗，寻幽览胜，拜访了陈、林、黄、李等诸多台湾姓族的祖居地，深感闽台关系的源远流长。《闽台地缘“六说”》，描述闽台远古陆地相连，如今隔海相望的史实。作者根据神话传说、史籍记载和科学研究，总结归纳出“神话”说、“拆裂”说、“气脉”说、“冰

期”说、“陆架”说、“血缘”说等六个方面，从不同侧面说明台湾确为“华夏古陆”的一部分。台湾宝岛的根，自古至今都在大陆。

宣传福建经济建设信息，反映改革开放发展成就

《福建乡土》让海内外乡亲们在了解回顾福建乡土人文历史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新时代下的前进步伐，从而更加关心家乡的发展和建设。

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刊物通过“特区经济”“侨乡经济”“城乡漫笔”“海峡夜话”“企业之星”等栏目，把福建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成就，特别是将厦门经济特区、闽南三角地区、沿海各开放城市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的报道，奉献给海外读者，源源不断地向“三胞”宣传本省的投资软硬环境、各项投资优惠政策、三资企业的成功经验等等。如刊发的《开发闽南的宏伟蓝图》《厦门经济特区在腾飞》等文章，介绍以厦门经济特区为中心，以龙溪、晋江为两翼的闽南经济特点和发展的广阔前景，介绍厦门经济特区建设所取得的可喜成绩、发生的深刻变化等。《福州将加速改革开放》，介绍了福州在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等方面提出的新构思和新



设想。关于省会福州经济飞速发展的报道是本刊的一个重点，如《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曙光初露》《闽江两岸商潮涌动》等。

《福建乡土》中更有专门介绍闽台经济合作交流的重头文章，如《闽台经贸合作交流前景可期》《加强闽台经贸合作 推进福建新一轮创业》等。《福建开放九年》，是时任副省长的游德馨的访谈录，是对福建从1979年至1987年奋力前进的九年的总结，展示了一幅催人奋进的改革开放全景。《“三资”企业和福建经济》，回顾了外资在福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反映外商在福建投资更加踊跃的情况。

“城乡漫笔”“海峡夜话”“企业之星”等栏目，从各自的角度反映福建在改革开放中的巨大变化，反映了海外乡亲所关心的家乡故土的多姿多彩的经济生活。

《福建乡土》开辟了“人物专访”专栏，着重介绍闽省有关党政领导和著名专家学者以及社会活动家等人物。如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福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袁启彤、华侨新闻界老前辈洪丝丝、物理化学家卢嘉锡、著名昆虫学家赵修复教授，等等。

同时，刊物也结合本省民盟的实际工作，报道费孝通、钱伟长来闽活动的情况和他们的发展福建经济的独到见解，如“闽南三角地区科学技术开发研讨会”“宁德市1990—2000经济发展总体规划”论证会；报道由民盟福建省委组织的有全国120多位专家参加的漳州市食品工业开发研讨会盛况等。

拓展海外发行渠道，扩大海内外影响力

《福建乡土》筹办之初，就与海外的知名人士建立联系，并取得他们的支持。如新加坡华商总会会长、世界树胶协会副主席、陈嘉庚先生的侄儿陈共存；泰国南益树胶公司总经理李引桐；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主席、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会长邱祥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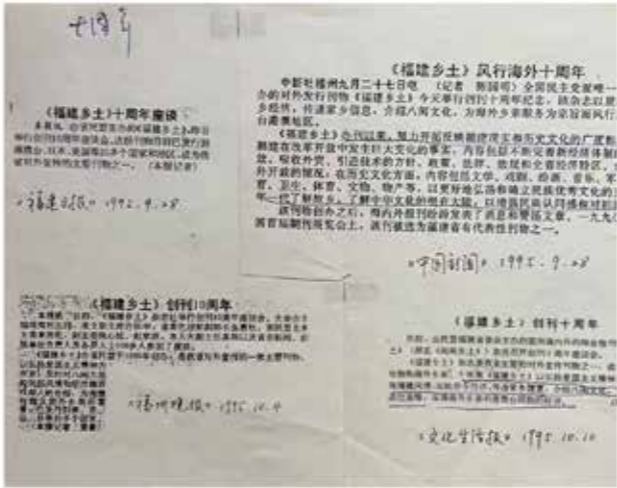
香港福建同乡会会长林诚致，均为本刊的创刊号题词。创刊以来，我们先后与海外的一些商会、福建同乡会、商贸中心、公司和华文报刊建立了联系，将刊物发行到港澳台，发行到日本、泰国、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例如《世界日报》《联合日报》《北美日报》等，先后刊载了本刊发表的文章100多篇；《北美日报》还以“《闽南乡土》传递乡讯，福建籍侨胞争相传阅”为题，详细报道了本刊在北美发行的情况和在当地华侨、华人、华裔心目中的地位。香港谢适之先生也赋诗表达收阅本刊时的心情，诗曰：“《乡土》唐山深系念，相思一曲慰情怀。”

在对海外发行工作的开展中，我们特别注意对台湾的发行工作。办刊之初，“台湾当局”尚明令禁止台胞返回大陆探亲或旅游观光，我们就通过省、市对台办、台联、台盟、涉外宾馆和台湾渔民接待站，将刊物赠送给返闽的台胞。“台湾当局”放宽对大陆探亲、旅游和商贸的有关政策之后，我们先后与台湾的刊物《罗星塔》《福州月刊》建立了组稿和交换稿件等方面的联系，并参加他们在福建举行的有关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为了做好本刊对海外的发行工作，我们在厦门、漳州、泉州三市，以民盟市委会为依托，以该市委会宣传部的干部为主干，建立《福建乡土》（原《闽南乡土》）联络处。组成人员有厦门的唐世昌、陈耀宗，漳州的卢奕醒，泉州的林敬初、陈建通、沈玉水。各联络处除组稿、采访之外，主要是做本刊对海外发行的工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闽省与海外的联系越来越广泛，加之各有关涉外部门的大力支持，这就为本刊的对外发行工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闽南乡土》创刊时，《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了这一消息。当时的全国侨联主席庄希泉和著名书法家虞愚给刊名题字，全国侨联副主席、全国



政协常委庄明理撰写了“发刊词”。还有许多领导为杂志撰稿，或接受我们采访。

办刊之初，编辑工作全由盟员兼职，编务人员利用业余时间，为盟的对外宣传工作尽心尽力。1985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在给我们的信中说：“《闽南乡土》杂志在宣传党的对外开放政策，促进祖国统一，鼓励人们投身‘闽南三角地区’的开发和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以及发展旅游事业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989年1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2版刊载了吴江的“读《福建乡土》”一文。文章开头说：我早已想为《福建乡土》这类刊物写点文字了。难得福建的一些热心朋友为居住台湾和侨居海外的福建同胞办了这样一份传递故乡信息的刊物。

1990年9月，全国首届期刊展览在北京举行，展厅按省、自治区、直辖市排列，我们接福建省新闻出版局报刊处通知：《福建乡土》作为福建省八家有代表性的刊物之一，陈列在本省的中心展台。我们将刊物的办刊宗旨概括为四句话：展现福建风情，反映侨乡经济，传递家乡信息，介绍八闽文化。

1995年，《福建乡土》创刊10周年，《福建日报》《福州晚报》等报刊，分别报道刊发了创刊十周年这一消息。《福建侨报》6月11日刊登黄晨（副主编）署名文章《以弘扬爱国主义为己任——写在〈福



建乡土》创办十周年》，对本刊1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作了全面的评述。香港《大公报》1995年10月9日以“介绍八闽文化为海外乡亲服务《福建乡土》创刊十年传递家乡信息遍全球”为题，介绍本刊在海外产生的影响。

1996年，《福建乡土》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列为“全国百家期刊阅览室”赠送的刊物之一。

创办地方专刊，助力乡村振兴

为适应时代发展与经济建设工作需要，助力乡村振兴工作，从2013年开始，《福建乡土》创设地方专刊，截至2024年底，已经出版印发的有：政和、邵武、鲤城、蕉城、建阳、霞浦、闽菜、永安、福鼎、晋江、惠安、平潭、福清、厦门老字号、长汀、泉港、仙游等17期专刊。

各期地方专刊由《福建乡土》杂志主管单位民盟福建省委会确定组稿计划，通过各地的民盟分支机构牵头，积极协调宣传部门、文联等部门共同策划，组织当地文化名家、作家、摄影家等参与创作过程。杂志印制采用全彩色、全铜版纸印刷，生动地展现当地丰富多彩的乡土人文历史与新时代日新月异福州变化。

《福建乡土》2024年仙游专刊，受到中宣部质检中心福建分中心的审读好评。

《闽南乡土》杂志诞生前后

文 / 洪卜仁

改革开放初，解放思想的大潮让厦门人如沐春风，整个厦门开始出现一种令人兴奋的“追新”风气。1983年冬，民盟中央的老同志庄明理回老家时，与厦门、泉州、漳州文史界几位盟内朋友接触，大家对改革开放几年来家乡经济、文化各方面欣欣向荣的景象，感到无比兴奋。庄老有感于海外乡亲，天各一方，乡情难达，期盼能有一份刊物来沟通乡情。之后，我总觉得宣传改革开放大好形势，民主党派也该有一份责任，于是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筹划由民盟福建省委主管、由厦漳泉三市民盟合办一份综合性刊物《闽南乡土》。

1984年，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通过民盟厦门市委向民盟福建省委提出了这个设想。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很快得到了民盟福建省委和民盟厦门市委的支持。同年8月，我利用到福州出差的机会，约了《福建日报》记者方友德陪我向当时的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长黄明汇报这个设想，黄部长十分支持办刊。紧接着，我又向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张琰汇报工作，他不仅大力支持，还提出要我与杂志筹备工作的同志一起到香港考察海外华文报刊是怎样办的，大胆借鉴有益经验。并挂电话给厦门市王金水等市领导，请他们给予指导。

1984年9月，我和时任民盟厦门市委副主委的陈纹藻就办好了到香港的手续，赴香港考察报刊运作。在港两周先后拜访了原《文汇报》总编辑张向强、《镜报》社长徐四民、香港《经济导报》总编辑陈可焜等老报人；桂华山、李尚大、李陆大等爱国侨胞；香港福建同乡会正副会长林诚致、蔡尔强；香港厦门大学校友会会长庄启程以及香港企业家韩振东等乡贤，向他们求教和征集题词。

从香港回厦门后，《闽南乡土》杂志很快就进入了紧锣密鼓的筹备阶段。这份杂志以民盟厦门市委为主导，办刊地点就设在厦门市思明西路原民主大厦二楼。杂志主编由福建农学院教授、著名农学专家李来荣博士担任，副主编则有5人，厦门民盟有陈纹藻、傅子玖和我，泉州有盟员、诗人陈泗东，漳州有盟员、作家陈布伦。1985年1月，《闽南乡土》在厦门问世了。民主党派办刊物，一群文人挑大梁，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想都不敢想；这份杂志诞生得那么顺利，真正体现了思想解放。

《闽南乡土》创刊号请盟内老一辈的庄希泉题写刊名，庄明理撰写《闽南乡土》创刊号《发刊词》。新加坡的陈共存、李引桐、邱祥炽，香港的徐四民、林诚致等寄来题词，创刊号设有《今日闽南》《闽南纵横》《文艺撷芳》《纪念陈嘉庚诞生110周年》等栏目，征稿函发出后，陆续收到盟内老同志张楚琨，老教授叶国庆、郑朝宗、黄典诚、陈诗启，教育家陈村牧，作家胡风、向刃、郭风等惠赐佳作。第二期至第四期，又增加《海峡两岸》《金三角瞭望》《旅外人物志》等栏目和《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等专栏，发表原厦大党委书记陆维特，作家萧乾、刘再复，福建盟省委名誉主委章振乾、福州盟市委主委赵家欣，厦门市副市长张可同、厦门经济特区主任王一士，以及厦、泉、漳等作家的佳作。

后来，这份杂志在1987年由民盟福建省委接办，并改名为《福建乡土》，杂志着力反映福建现实和历史文化，着重介绍福建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绚烂多彩的八闽文化，为增进海外乡亲对福建的了解做了有益的工作。

难忘的办刊回忆

——庆贺《福建乡土》（原《闽南乡土》）创刊40周年

文 / 卢奕醒

不知不觉间，《福建乡土》（原《闽南乡土》）已经创刊40周年了！回眸往昔，我思潮滚滚，勾起无边的回忆。我总觉得，那办刊的日子，每天都是令人心旷神怡的艳阳天！

《福建乡土》创刊10周年庆典，在福、厦、漳、泉四市分别举行。在我市漳州，庆典十分隆重。盟省委宣传部部长陈宗沅和程晓雁莅会，漳州市有关党政领导、盟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可谓极一时之盛。

《福建乡土》创刊30周年，在福州盟省委所在地的同心楼举行座谈会，民盟漳州市委派年轻的同事陪同，让我有机会躬逢盛会。

现在是40年庆，我谨以此文表达我的心声。粉碎了“四人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漳州市业余文艺爱好者们积极酝酿着以实际行动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1978年元旦，在漳州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大型地方性综合文艺刊物《水仙花》由民盟漳州市委副主委、著名作家陈布伦主编，终于创刊了！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编者克服余悸，解放思想，短短二三年，就编出了22期。著名作家茅盾先生亲自为刊名题签，许多名作家如盟中委萧乾先生等挥毫为之写稿。旅美侨界名人李成先生曾寄来旅美观感的投稿，《水仙花》尽管稿源充足，还是立即拨出宝贵的版面予以连载。通过不断赠刊和书信往来，陈布伦当时几乎与他成为“莫逆之交”。刊物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其发行足迹除西藏外，遍布全国各省区。地

方报刊曾发文赞誉《水仙花》是新时期的“报春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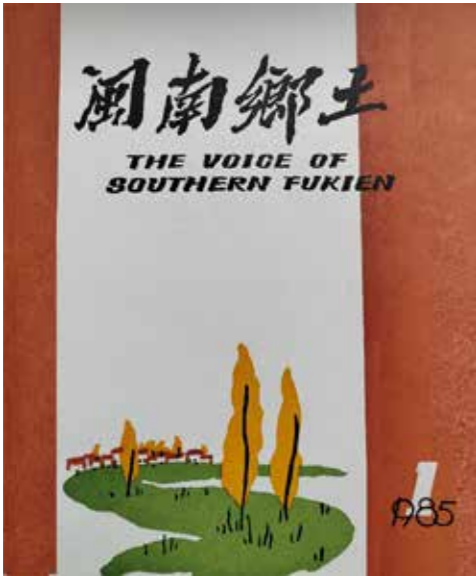
因稿件越来越多，《水仙花》编辑部决定创办民间文学小报附刊，由我担任主编。小报每月一期，出刊16期，也很受欢迎，发行量最高一期达5万份。福建省民研会主席、厦门大学漳籍教授叶国庆、黄典诚都曾亲笔题词、题诗鼓励；也曾出现某中学学生为抢购小报，把学校传达室的窗玻璃都挤破的感人场面。

时任民盟省委副主委的章振乾先生（章老）听到这个消息，在到香港公干返程经过漳州时，特地找我谈话。他听我在汇报时说“我们搞的都是土地瓜”时，高兴地说：“我们搞的就是要有乡土味，这样才会受到读者的喜爱、人民群众的欢迎！”

章老回省不久，就传来了民盟省委的决定：由厦、漳、泉三市盟市委共同创办期刊《闽南乡土》，面向国内外发行，其必要手续由盟省委负责办理！

盟省委下达任务，厦、漳、泉三市盟市委立即召开会议，决定马上抽调人马，主编兼发行人由李来荣担任，厦盟的陈纹藻、洪卜仁，泉盟的陈泗东和漳盟的陈布伦任副主编，傅子玖（厦盟）、沈玉水（泉盟）和本人卢奕醒（漳盟）等任编辑，轮流在厦、漳、泉三地开会、研究工作。从第二期开始，《闽南乡土》社址设漳州市打锡巷47号，陈布伦负责全面工作，由我具体负责各种编务通讯联络等事务。其中，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都离不开邱铁汉漳盟专职副主委的大力支持。

《闽南乡土》各项组稿等工作，由三市各显神



通，文章各有特色，正像陈泗东概括说的那样：“厦门洋（现代多）、泉州古（文史多）、漳州土（民间多）！”刊物顺利出版了1～4，共四期，发行量每期几千本，在漳州印刷，由三地分别发行，足迹也遍布全国各地。

为了扩大刊物影响，在国内，我除了加强与省市宣传文化与侨务部门的联系外，还尽可能与文艺作者沟通，赠刊、约稿，没少跑腿；工作虽然辛苦，但我还是想方设法、冥思苦想。为了做好对港澳台和海外的发行工作，我加强了港澳台及海外的联系与沟通，并召开小范围的盟员座谈会，搜集港澳亲友名单，然后写信寄刊物，争取他们对期刊的支持。通过香港关系，我终于收到一位姓施的港胞来信，说他很喜欢《闽南乡土》杂志，希望以后还能读到，还说他已把刊物转寄台北的友人，也很受欢迎，并出示来往信件。我知道当时对大陆还未解禁，家信牵涉隐私，我再三感谢后即把信交还本人。我还先后找了侨办、侨联，还有知名侨领，多方搜集各国侨社、侨报和知名侨领的通讯地址或联系办法；之后，就逐期向他们寄赠刊物。我记得除港澳台之外，还先后向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澳大利亚、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

二十多个国家的侨报和社团寄赠多期刊物；多数反应良好，菲律宾一个侨社还特地来函致谢。刊物的文章还曾被新加坡和旧金山等地的侨报转载，当时有人寄来剪报表示感谢，因未通知上缴，我只简单收存，然而岁月不居，退休后又数次搬家，这许多珍贵的剪报已不知所终，记得《北美日报》（华文）曾有报道，却又已记忆模糊了。

1987年，盟省委决定把《闽南乡土》更名为《福建乡土》，改由盟省委主管、主办，我也被任命为漳州联络处主任。对此，我当然无限欢迎！

《福建乡土》编得更美更丰富多彩，1990年已然成为全国最佳刊物之一，读者普遍反映：“越读越爱读，受益匪浅！”我额手称庆！

回顾《福建乡土》40年的成长历程，我为自己能在其中学到不少东西、出过一份力、做过一点贡献感到欣慰与自豪！

而今，我已届耄耋之年，但在编辑《福建乡土》（原《闽南乡土》）的艳阳天，我只记青春不记年！

在这令人激动的时刻，谨向所有过世的领导和共事过的同行们表示无限的追思与怀念！

福建审读通讯：

精心策划讲好故事 生动展现地域风情

——《福建乡土》2024年第3期审读意见

《福建乡土》是由中国民主同盟福建省委员会主办的综合性季刊，创刊于1984年，以展现福建风情、传递家乡信息、介绍八闽文化为办刊宗旨，题材内容丰富多彩，包括历史人文、山水风物、民俗美食、发展风貌等。从2013年开始创设专刊，服务于福建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该期为仙游专刊，采用全彩色、全铜版纸印刷，编者深入挖掘仙游人文历史和时代价值，以优美的文字和丰富多样的形式，为人们呈现了美丽仙游历史文脉、山水风物和当代风貌等一幅幅生动的画卷。

一、文笔优美，故事生动

千年古邑仙游，素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的美称，这里是一片神仙畅游、富有诗意的土地，自古以来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福建乡土》2024年第3期所载文章以散文随笔为主，文笔或清新明丽、生动活泼、富于韵律，或简洁质朴、自然流畅、娓娓而谈。感怀抒情文章情真意切、意趣横生，如《遇见仙游》《溪边少年》等。《遇见仙游》诉说对家乡仙游的无限眷恋，作者文学功底深厚、感受真切、想象丰富、意境深邃，对自然景观和人生际遇的感悟新颖独特、富于哲理。人文景象与风物介绍将景观、风物、故事、抒情相结合，栩栩如生、真实生动、情感真挚，如《木兰溪，家乡溪》《古塔散记》《文旦柚熟了》《园庄线面，舌尖上的乡愁》等。人物介绍资料翔实、故事生动、形象鲜活，如

《蔡襄：北宋良臣》《郑纪：经济名臣，仙仕楷模》《叶题：一代廉臣》。这些文章，通过对家乡情感的抒发和人文风物的介绍，描绘出仙游的自然之美和人文之胜，既带给读者丰富的情感体验，也生动展示仙游自然人文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此外，专刊还刊载通讯《美丽仙游绽放芳华》，对仙游的人文地理、经济社会发展风貌进行全面报道，展现仙游最新的发展成果和未来的光明前景。

二、精心策划，视角多元

该专刊精心策划，着重对仙游的历史文脉进行梳理提炼，设置丰富多彩的栏目。如“古邑新姿”“仙作风采”“四季仙境”“山水清音”“名人春秋”“乡情乡韵”“红土流年”“风物撷英”等。这些栏目以多视角展现仙游的诗意仙境、奇山秀水、名人轶事、风物人情以及发展风貌，尤其注重仙游地域文化内涵的揭示：钟灵毓秀的文化地理、崇文重教的文化基因、灿若星河的文化人物、华光叠彩的文化艺术、慎终追远的文化习俗，并梳理提炼“仙游文脉”对坚守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所具有的当代价值。专刊栏目内容主题鲜明、点面结合、视角多元、情感饱满，充分反映出仙游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钟灵毓秀的人文景观、奇山秀水的自然生态和芳华绽放的发展风貌，为仙游作了全面立体、热情生动的宣传和推介，对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服务地方经济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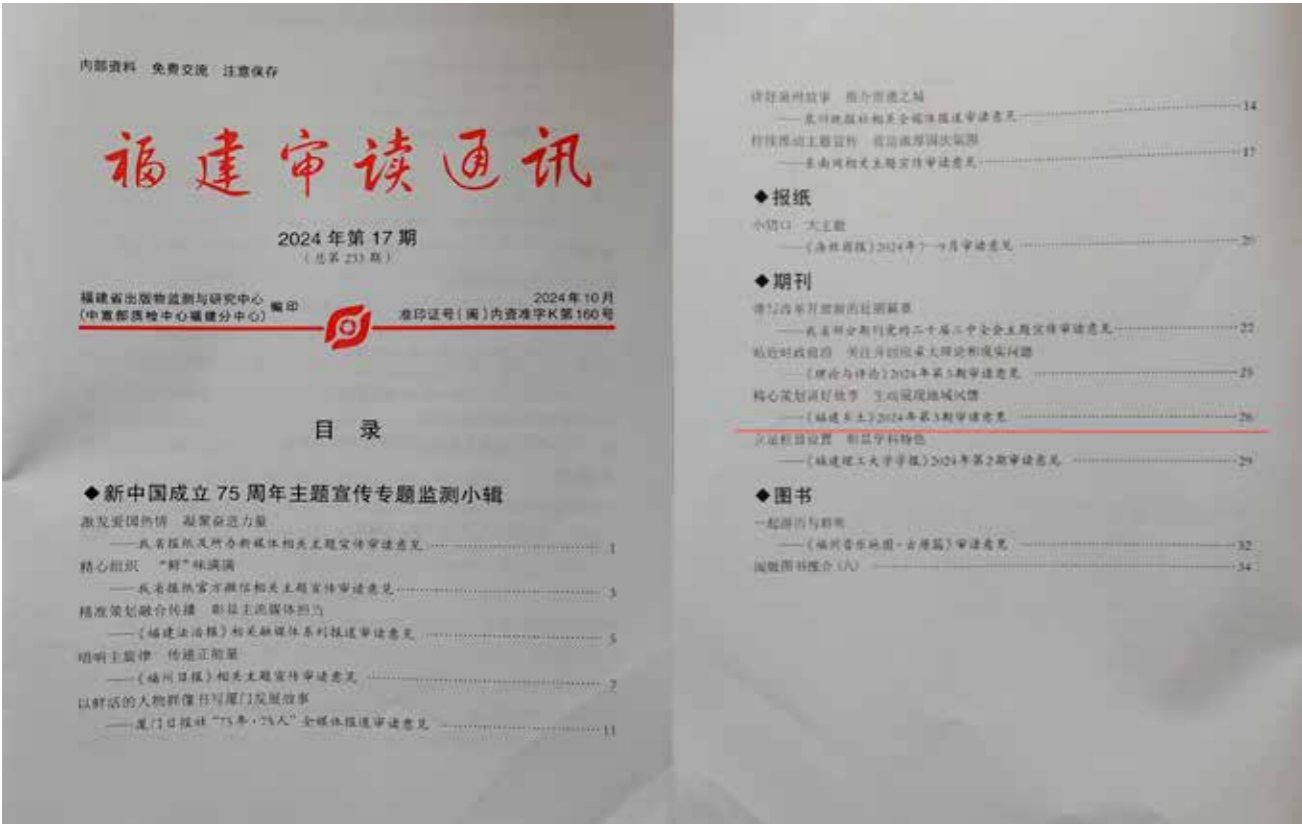
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和良好的宣传效果。

三、图文并茂，印制精良

为形象直观地呈现仙游人文风貌景观，该专刊配合文章内容，精选刊载许多精美的图片，使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生动可感。图片的编排颇为用心，规整有序、剪裁得当。有的图片以整个版面的篇幅呈现，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和审美的感受。如《兰溪两岸，最美木兰溪穿城而过》《石谷解雪景》《枫亭游灯》等图片。有的横向贯穿两个版面，以超宽幅的形式呈现，视野开阔、场景宏大，如《钟山镇

南兴村稻田》。有的采用网格的方式将多幅图片组合在一起，展现果园内丰收的各种果实、木兰仙境的众多景点、琳琅满目的仙游小吃等。有的则作为文章标题的衬底，如《文旦柚熟了》《古剧新韵看鲤声》两篇文章的衬底图片。图片的拍摄质量都比较高，其构图、用光、角度、色彩等颇为讲究，有的还采用广角、航拍等摄影手段。

（原文转载自中宣部质检中心福建分中心《福建审读通讯》2024年第17期。）



《福建乡土》编务大事记（1985.1—2025.1）

——创刊宗旨、刊名、编务人员变动等主要情况

文 / 本刊编辑部 整理

- * 《福建乡土》是民盟福建省委会主管、主办的主要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期刊。国内统一刊号 CN35-1056/D，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6-074X。
- * 1985年创刊时，刊名为《闽南乡土》，季刊，正16开，以努力为福建省的经济建设服务，为国内外乡亲服务为办刊宗旨。
- * 1987年改名为《福建乡土》。
- * 福建省是我国的重点侨乡之一，至上世纪80年代初，已经有800万闽籍华侨、华人和60万港澳同胞，而且是80%以上台湾同胞的祖居地；当时，福建省已经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了经济贸易往来，海外乡亲也在我省开办了许多独资和合资企业。这种新的格局和趋势，给我们的对外宣传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民盟展现了发挥人才优势，大有可为的新前景。此时，盟省委会分别接到民盟厦门市委和漳州市委会关于办刊时机已经成熟的报告，认为应当发挥我省盟内在这方面的优势，创办对海外宣传的刊物。本刊编委认为，海外乡亲所情牵梦绕的，是“乡土”，是家乡故土在经济建设中的振奋人心的信息和悠久的历史文化。所以把刊物定位为“乡土”。
- * 民盟福建省委会向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提出主要向海外发行刊物的要求，于1984年2月10日得到批准，同时由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发给出版证书（闽版刊字第101号），刊名为《闽南乡

- 土》（季刊）。
- * 1987年初，我们根据许多返回大陆寻根问祖和旅游观光的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的意见，向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提出将《闽南乡土》更名为《福建乡土》的请求，得到批准。
- * 2006年，为了提高《福建乡土》对外宣传的时效性，再次听取了“三胞”的意见，经批准，改季刊为双月刊。
- * 《闽南乡土》的办公地点：1985年设在民盟厦门市委，1986年迁至民盟漳州市委会。主编兼发行人是在海外享有盛名的科学家李来荣博士；副主编有陈纹藻（民盟厦门市委副主委）、洪卜仁（厦门市方志办副主任）、陈泗东（泉州文管会主任）、陈布伦（漳州市文联副主席、民盟漳州市委副主委）。编辑有：傅子玖（厦门）、沈玉水（泉州）、卢奕醒（漳州）。
- * 1986年，聘请中新社福建分社离休的主任记者常家祐为第一副主编，民盟福建省委副主委章振乾和盟省委宣传部陈宗沅任编委，章振乾为分管刊物的领导，陈宗沅负责有关行政工作。
- * 同年起，《福建乡土》除国内发行外，还发行到日本、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和港、澳、台三地区。
- * 1987年，改刊名为《福建乡土》后，聘请中新社福建分社主任编辑杨毅任执行主编，编辑、记者工作由民盟福建省委会宣传部同仁承担。

- * 1989年1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2版刊载了署名吴江的文章“读《福建乡土》”一文。
- * 同年5月，民盟福建省委会向福建省编委提出给《福建乡土》编辑部专列编制的申请。申请函由时任盟省委组织部部长的郑寿安草拟，陈宗沅会稿，时任副主委蒋夷牧签发。
- * 1990年4月福建省编制委员会批复，同意《福建乡土》杂志编辑部为相当处级事业单位，实行自收自支管理，核定编制五名。
- * 同年9月，全国首届期刊展览在北京举行，《福建乡土》作为福建省八家有代表性的期刊之一，陈列在本省的中心展台。
- * 1991年杨毅辞去执行主编职务，经民盟福建省委主委会议研究决定李未荣为发行人，民盟省委副主委蒋夷牧任主编；又经主委会议研究决定设编委会，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有：朱谷忠、陈龙、陈宗沅、陈钟英、俞元桂、赵家欣、郭天源、蒋夷牧。责任编辑：张莉、魏家烈，美术编辑：杨挺。宣传部干部职责任不变。
- * 1992年，增补陈纹藻、陈布伦、陈泗东、洪卜仁、傅子玖为编委，责任编辑由魏家烈担任。
- * 1993年，增补张莉为编委。
- * 1994年，程晓雁、雷丽霞为责任编辑。
- * 1995年，《福建乡土》（原《闽南乡土》）分别依次在泉州、厦门、漳州、福州举行创刊10周年庆。
- * 1996年，因蒋夷牧副主委调离盟省委会机关，根据福建省新闻出版局有关规定，各报刊社必须任命一位专职的主编或副主编，经主委会会议研究决定陈宗沅为副主编。增补王茜茜为编委。
- * 同年，《福建乡土》被中宣部列为“全国百家人期刊阅览室”赠送的期刊之一。
- * 1997年，增补吴捷秋为编委。
- * 1999年春节后，郑寿安任编委和副主编职务。同年，取消编委。
- * 2005年，程晓雁任副主编，雷丽霞为编辑部主任，兰康强任编辑。从第2期起，雷丽霞、兰康强为责任编辑。
- * 2007年，聘请林登豪为副主编。
- * 2008年，从第2期起，盟省委副主委阮诗玮任主编，副主编职务由程晓雁（2013年10月起调离不再担任此职）、林登豪担任。
- * 2012年，从第5期起，盟省委副主委刘泓任主编职务。
- * 2013年，从第5期起，黄小红任副主编职务，程晓雁卸任副主编。
- * 2015年，从第1期起，林菲、刘军力任责任编辑，兰康强卸任责任编辑。
- * 2016年，第5期江小波为特约编辑。
- * 2017年，改为季刊，雷丽霞为编辑部主任。
- * 2018年，黄小红卸任副主编，林菲卸任责任编辑。
- * 2019年，从第3期起林菲任责任编辑。
- * 2020年，从第4期起卢秀琴任副主编职务，张春强任责任编辑，林菲、刘军力卸任责任编辑。
- * 2022年，从第4期起周而兴任执行副主编职务，林登豪卸任副主编。
- * 2023年，从第4期起周而兴任执行主编职务，林端任责任校对。
- * 2025年，从第1期起刘丹艳任主编职务，刘泓卸任主编职务。

贺《福建乡土》创刊40周年

文 / 刘志峰



从三个方面发力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文 / 阮诗玮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论断和战略任务。他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等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习近平总书记的两次重要指示，为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当前情势下，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重点突破。

一、面向历史，梳理中国哲学发展传承脉络，建立严谨有序、系统完整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近代以来，国家积贫积弱，在一轮又一轮“西风压倒东风”的文化浪潮中，我们逐渐丧失了对数千年传统文化的自信和坚守，哲学的“主权”也在反复的侵蚀中不断丧失。由于“哲学”和“科学”

一样，都是翻译而来的“舶来词”，因此其定义权从我们接触这个词汇的时候开始，就在西方手中。发展至今日，无论学界还是民间，认为哲学等同于西方哲学的仍不在少数。更有甚者，黑格尔当年提出的“中国没有哲学”的错误认知，在当下中国依然很有市场。如不从根源上恢复“哲学自信”，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将面临“根基不牢、地动山摇”的严重问题。

而西方哲学之所以能在当今世界占据主流地位，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的两百多年里，西方国家集团一直十分强盛，西方文化伴随着殖民掠夺、商品流通涌向全世界。作为西方文化底层基础的西方哲学，自然随着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扩张，在全球范围内落地生根，并得到最广泛的认同和推崇。其二是西方哲学本身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许多重要的哲学概念和理论，如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笛卡尔的怀疑主义等，主要在西方产生和发展。这些概念和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使西方哲学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影响力。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西方哲学经后世不断整理、加工，已形成传承有序、逻辑完整、内容充实的学术体系，并构建起一整套关于哲学的“西方叙事”。这些内容伴随着近现代的文科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深入到知识分子头脑中，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西方哲学思想作为自己知识体系的“基础构件”。与之对比，我国传统哲学

内容虽然丰富庞杂，但内容零碎，时至今日仍未形成逻辑自洽、得到公认的体系。

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已处于全球前列，重拾“哲学自信”的物质基础已较为充分。同时数千年不曾断流的中华文明所沉淀下来的哲学养料也十分充足，因此当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借鉴过去几百年西方学界做法，尽快构建属于中国的哲学发展体系和话语体系。为此，我建议：

一是扶正阴阳学说主体地位，明确中国哲学的根本源流所在。阴阳学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夏商时代，最迟在战国时期已形成完整理论。过去我们一般认为，阴阳学说是古人对世界的朴素理解，各类教科书中一般也这样记载，民间则逐渐把阴阳学说转变成玄学。但深入研究就会发现，阴阳学说早已高度成熟，甚至比19世纪黑格尔提出的辩证法、矛盾论更加高明。其包含的基本内容——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阴阳转化等，是中国人构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基，不仅对我国古代的哲学、天文学、气象学、医学、建筑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各个领域产生深远影响，放在今天依然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比如阴阳学说与物理学最前沿的理论之一弦论就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阴阳概念与弦论中的“开弦、闭弦”概念都有对立统一的特点，阴阳消长和转化与弦论中的基本对象——弦的振动模式和共振频率也有相似性。这说明阴阳学说所揭示的，是不随时间变化的世界本质，因此完全有依据也有条件成为中国哲学宏大体系的起始基点。

二是补齐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联系，完善中国哲学传承体系中的关键一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构建不断加速。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然

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联，我们一直研究得不够深入和系统，以至于很多人误以为马克思主义和佛教一样，都是完全的异域舶来品。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产生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深刻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渊源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生活的年代，正是大量中国传统典籍译本源源不断输入西方的年代，是西方上层社会以崇中、学中为荣的年代，因此他们的哲学思想必定深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比如黑格尔，尽管他对中国古代哲学评价不高，但作为其哲学体系核心的辩证法与阴阳学说高度相似；再如费尔巴哈，他将人本主义引入哲学，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这种对人的关注与中国儒家哲学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的理念有一定共鸣。显然，我们国家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除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适应了时代所需，还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流淌着中国哲学的“血液”。尽快补齐相关研究，是完善中国哲学传承体系的重要一环。

三是借鉴西方经验，构建逻辑严密、内容完整的中国哲学学术和话语体系。“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西方哲学体系的构建、完善是一个漫长过程，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同样需要巨大的投入和长时间的努力。在这方面，无数先贤已为我们打下良好基础。比如民盟先贤、中国哲学史学科主要奠基人冯友兰先生，通过对先秦诸子、宋明道学家等重要哲学流派的研究，明确了中国哲学的独特体系。但时至今日，我们依然缺少一个足够严谨完整、通俗易懂且有足够吸引力的中国哲学话语体系，以至于多数外国人甚至中国人，一谈到中国哲学就有一种疏离感和虚无感。鉴于此，建议借鉴西方构建所谓“普世价值”及美国自由民主叙事体系的部分做法，一方面集中力量投入中国哲学的体系化研究，尽快形成一整套具有权威性、能够连通古

今的中国哲学发展线、故事链；另一方面，尽快将相关研究成果出版成册，既以学术出版物的形式提供给专家学者研究，又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形式进行传播，同时成体系地纳入小学、中学及大学教材，使中国哲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深度融入每一位国人的知识体系之中。

二、面向当下，梳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的社会治理成功经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学科体系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社会科学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与当代中国高速发展的火热实践相脱离，导致不少学科成为纯粹的理论学科，对个人成长、企业发展、社会治理、国家进步等难有现实指导意义。当前高校本硕阶段的大量行政管理教科书就是这一现象的直接体现：有的存在直接引用西方理论概念的情况，如在行政组织理论方面直接照搬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而未充分考虑我国独特的政治体制、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有的更是原原本本翻译西方行政管理教材。通过这类教材培养的所谓行政管理人才，难免面临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他们花费大量时间习得的知识，很多情况下对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因此，尽快建立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学科体系，并将其应用于管理类人才的教育培养显得尤为迫切。建议：

一是整理归纳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将其理论化、系统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治理成效显著。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之治”的巨大成功，吸引了海内外大量专家学者投身研究行列。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的许多治理模式与西方倡导的分权制、票选制等模式有很大不同，但更具实效性。比如民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强调社会治理的多元化，包括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协

作，最终实现保障个人权利、实现社会和谐、推动国家进步等共同目标。从微观层面上看，我国的许多具体治理模式已从早期的“摸着石头过河”走向成熟完备，具有相当高的总结推广价值。比如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我国国情和发展需要建立起来的一套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管理体系，具有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平战结合、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等特点。无数实践证明，这套机制能够有效应对各类自然灾害和社会安全事件，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以上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们花费无数血汗缔造的关于社会治理的智慧结晶。可惜的是，相关知识往往储存在少数人，比如各级领导和干部们的头脑中，还无法通过学校教学的方式高效、大规模地传授给莘莘学子。这就需要我们加大力度收集整理、总结提炼社会各领域治理的成功经验。一方面，打造中国行政管理的鲜活案例库，方便学生、学者从中窥探“中国之治”的运作逻辑，也方便各个国家、各行各业的管理人员学习借鉴。另一方面，要通过“政学研”结合的方式，把这些实践提升到理论的高度、科学的高度，构建出一套既便于教学和研究，又能有效服务新时代国家建设的中国式行政管理新学科。

二是深入研究“人的需求”理论，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的中国特色需求理论。关于人的需求，最著名的当数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其基本假设是“人是一种追求完全需求的动物”，个体成长的内在动力是动机，而动机由多种不同层次与性质的需求组成。这些需求层次由低到高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在我们国家，儒家早在数千年前就提出了另一套人的需求理论，也就是《礼记·大学》中提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相较马斯洛更多地从人的动物性出发思考需求问题，儒家的理

论更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人的高层次追求。

当今时代，我们依然需要深入研究“人的需求”理论，核心原因在于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吸纳古今中外关于“人的需求”的研究成果，结合新时代、新实践，打造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全新的“人的需求”理论，用于指导个人成长和社会治理，实现个人发展与家庭发展、社会发展、国家发展等的和谐统一。

三是创新探索“社会力学”理论，为我国保持向心力、凝聚力和前进动力提供有力支持。当今美西方最惧怕的，是我们国家十四亿华夏儿女上下一心所形成的巨大“合力”。他们不停地抹黑、造谣所希望看到的，是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出现相互背离的“分力”。

关于社会层面的“合力”与“分力”如何形成，又该如何引导、驾驭，目前社会科学领域尚无完整、系统的理论，更未形成完善的学科。西方学者如孔德、斯宾塞等进行了相关方面的研究，但其理论更多关注个人权利，“形而上学”意味浓厚，实践指导意义不强。而大量的历史和实践经验，又让我们对这些“社会力”的重大影响感受深切。从国内来看，负面如封建王朝末期，社会矛盾往往到了难以调和的程度，此时的“分力”大到足以引发社会秩序的整体性崩塌，最终只能通过“改朝换代”的剧烈动荡来消解；又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

我们错误理解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人为激化阶级矛盾，导致了社会“分力”被无意义、大规模地扩大化，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留下了惨痛的教训。正面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变革中，有效平衡了各方利益和需求不一所带来的社会“分力”，最终形成的“正向合力”使我们既发展了先进生产力，又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又如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以及民主协商这一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积极促进不同思想观点碰撞交融，最终在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正合力”。从国际来看，比如美国贫富分化、族群矛盾、发展放缓等问题，已导致其社会“分力”不断加大，出现深度撕裂。而“驴象党争”式民主，不但没有能力控制这些“分力”，反而出于选票政治的需要有意加大这些“分力”，甚至为掩盖旧的“分力”而引入新的“分力”。当前所谓LGBTQ等少数群体权益运动，正是这一特殊背景下的产物。长此以往，一旦社会“分力”大到彻底无法弥合的程度，美国的动荡乃至分裂将在所难免。

基于此，我们很有必要建立全新的“社会力学”理论。建议从国家层面开展研究，结合古今中外的实践经验，深入探索人类社会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社会“分力”和“合力”的产生机制、相互作用、重大影响等，为我们营造更加风清气正、昂扬向上的社会氛围，为在新时代新征程路上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处理好国内国际各种矛盾提供更强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三、面向未来，乘中国制造、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东风，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影响世界、广受认可

当今世界，“天下苦美久矣”。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认识到，美西方推崇的所谓“普世价值”，其背后是“谁强谁有理”的丛林法则，是“赢

者通吃”的零和博弈，其服务的是美西方吸血全世界的霸权统治，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整个世界被拖进停滞与分裂，深受其害的既包括占世界人口多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包括美西方国家自身。与此同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东升西降态势明显，中国的全面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不可阻挡，越来越多的国家无论被动或主动，都选择了拥抱中国，同中国合作共赢。而随着中国制造全球流通、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更加本原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也必然要“走出去”。也只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了，世界人民才能真正理解中国、读懂中国，才能从中看到引领未来世界发展的理性之光、理论之光、哲学之光。

因此，我们在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时，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将其“世界化”，避免闭门造车、自娱自乐。一方面要坚持“以我为主”，深入挖掘。实践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大受欢迎的文化产品，往往首先在国内取得了巨大成功、吸引了广泛受众。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同样要坚持“以我为主”原则，通过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中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精

华，打造能让广大国人认同和热爱的学科体系，为“走出去”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要突出时代需求，回应世界人民关切。中国传统哲学和当代哲学中的许多内容，很容易引起当今世界各国人民的共鸣。比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古代民本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就是江山”等现代执政理念，是解决许多国家内部政治乱象的“良方”；古时儒家憧憬的“大同世界”梦想和我们今天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则是推动世界各国和谐共处、共同应对全球发展难题的“正道”。这些内容对于深受大国剥削和国际资本绑架的其他国家人民而言，可能如同“救世福音”。因此我们在阐述相关内容时，要有时代视角和全球视野。要把相关理论同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结合起来，使之具有更强的普适性、感染力和感召力，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最终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最主流的哲学社会科学。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福建省委主委）



陈奇/摄

一块老怀表

文 / 李来荣

我身边的一块老怀表，跟随我已四十多年了，式样陈旧，电镀磨损，机器也老得掉了牙，老要进表店修理，可我还是把它带在身边。孙女们说，现在都进入80年代了，连小学生也戴上了手表，爷爷这破表还舍不得丢，真小气。我对她们说，这块表可是爷爷的宝贝呢。1944年3月，我从新西兰回国途中，不幸船被日军击沉。我以“战时敌国学生旅行”的罪名被俘虏，关押在印度尼西亚万隆集中营一年半。这块怀表就是那段坎坷生活的见证，它凝结着我与闽南华侨难友的珍贵友情，记录着我们难友团结奋斗的历程。

那时万隆集中营关押着荷兰、英国、美国等与德、意、日交战国的公民，还有许多印尼的爱国华侨，其中有南安的黄贻瓶先生（捐建有名的泉州丰洲华侨中学）、吴伟平先生、陈仁和先生，莆仙的郑志春先生，南靖的庄西言先生、邱元能先生，漳浦的杨纯美先生（捐建了漳浦的纯美中学）、吴汉城先生以及福清的何丕先先生等许多福建华侨，他们都是因为捐款支援抗日战争而被抓，比我先来一年了。

初到集中营时，我除了身穿一条短裤外，一无所有。因为我的一切行李已坠入大海，日本兵又抢走了手表、钢笔，甚至连我身上的衣服、鞋子也都被剥得光光。我受到无数次审讯的折磨，之后，又经过九昼夜的长途颠簸，被带进牢房时已经是九死一生。我见大家都打着地铺，可我用什么来打铺呢？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只好先休息再说。

“是中国人吗？”“是的，福建南安。”我一听那久违的乡音，顿时来了精神，立即用闽南话回答。我的话音刚落，几个福建同胞就忙起来了，有的拿一条子，有的拿一件衣服，七手八脚纷纷拿东西送给我。不一会，穿的、铺的、盖的全都有了。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九天九夜的折磨没有使我掉眼泪，而众乡亲雪中送炭的情景使我热泪盈眶，亲切的乡音把我们的的心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给了我坚定求生的信念。我想，有了乡亲的关怀和支援，我一定可以渡过这个难关。

集中营的生活艰苦而单调，整天关在房子里，每天只有一定的时间允许出来活动，又不给吃饱，难友们吃上顿就盼下顿。每天吹三次号，吹过号就来分饭，早上每人一小碗由木薯粉、地瓜粉掺和着煮的糊浆，中午每人一小碗米饭加一小碗含有几片菜叶的汤，晚上是每人一小块馒头（毛重200g），一年365天，天天如此。难友们个个面黄肌瘦，骨瘦如柴，四肢上下一般细，仿佛风一吹就要倒下似的。每天都要从集中营抬走十几个饿死的难友。除了饥饿，我们还常常遭体罚。有时，日本兵闲得无聊时竟要拿我们开心，中午时喊我们列队在烈日下罚站，一动也不让动，我亲眼看到有人受不了烈日的煎熬中暑而死的惨状。

在那险恶的环境中，我们更思念祖国，难友们经常在一起议论着抗日的前途，我与陈仁和先生是同乡，我们最要好，他告诉我，出集中营后，他要变卖所有家产，全家回国，只有祖国，才是唯一的

归宿。大家坚信抗日的前途是光明的。陈仁和先生说：中国必胜，只要中国人个个撒一泡尿，足以把日本国淹没！我们一致认为要争取活下去，只要坚持下去，一定能回国，一定能为祖国作出贡献。

要活下去，首先要解除饥饿的威胁，我趁着年轻力壮，争取当上了集中营的厨工，这样，我可以分到双份饭，维持半饱的水平，我还常将馒头省下一个偷偷地带回宿舍让难友们轮流加餐，但这也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到哪儿弄食物呢？难友们说，“如果我们会变魔术就好了。”一句话提醒了我，我发现厨房中丢弃的空心菜根、西红柿籽、甜椒籽、甘薯藤可以利用，我每天将它们收集起来，放风时与难友们一起种在集中营的铁丝网边，有许多外国难友笑我们是白费力气，我们不理睬，还是精心照顾着这些“宝贝”。只要有一点希望，我们就要争取，我们要自救，这些植物终于长大了，我们每天摘些嫩叶子，集中营不准点火，只好掺在饭里生吃。甘薯、西红柿和甜椒也收获了。有了“瓜菜代”，肚子好受多了，饥饿的威胁基本上解决了。这一胜利增强了我们活下去的信心，那些笑话我们的外国人不得不钦佩中国人的奋斗精神。有几个荷兰人饿坏了，掏出东西来跟我们换菜吃。那块怀表就是一个荷兰军官给的。

胜利后，难友们将这块表留给我做纪念。这块表就这样到了我身边，跟我回到了祖国。四十年来一直伴随着我。每当我看见它，就想起了集中营那段苦难的生活，就想起了和难友们团结奋斗的日日夜夜，它成了鼓励我斗争的巨大力量源泉之一。

编后语：

李来荣（1908—1992年），福建南安人，1952年在福州加入民盟，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著名园艺学家、教育家，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新西兰皇家学会荣誉院士、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院长、福建农业厅副厅长、福建农学院院长与名誉院长、民盟福建省委副主委、《福建乡土》创刊主编兼发行人等职务，为我国园艺事业和教育事业、为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科研交流和友谊做出杰出贡献。

李来荣博士1941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农学研究院获园艺学博士学位后，为了报效祖国于当年11月底由旧金山启程回国。归途中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搭乘的轮船在珍珠港停留三个星期。后来轮船受美军指挥，开往新西兰。他便在新西兰工作近三年。1944年，他由新西兰乘一艘万吨货轮前往印度，打算取道缅甸回国。船驶至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时，被日本军舰击沉，他同一批幸存者被日军俘虏，关押在印度尼西亚万隆集中营。这篇文章记述的，就是他当年在集中营生活的片段回忆。

（原文由李文芳整理，刊载于《闽南乡土》1986年2期。）



梅妃故里

文 / 郭 风

《旧唐书》《新唐书》未载梅妃事迹。我们是在民间传说、野史和传奇作品中知道她的典故。唐曹邕所作《梅妃传》，以传奇的表现手法描绘这位古代女子的遭遇、性格以及她的痛苦。唐开元中（713—741）她被选入宫，明皇深宠幸之。其性喜梅花，爱淡妆，善诗赋。后杨玉环入宫得宠，她被迁居东宫，作《楼东赋》明志。明皇暗中思念她，密赐一斛珠，她又作诗婉谢。安禄山陷长安，她死于兵乱。乱平，明皇归自蜀中，得妃尸于梅树下，身有刀痕，乃以妃礼葬之。梅妃的遭遇很明显是封建时代某些女子典型的命运的概括。她身陷深宫，得不到真正的爱情的安慰，才智无法施展，只能消极地抗争，她的被冷落和被遗弃是势所必然的。在旧年代的日月里，她的命运得到某些人民的同情。

《梅妃传》云，梅妃姓江名采苹，莆田人。因之，在莆田和她的出生地江东村，有许多关于她的事迹的民间传说。我最喜欢的是，说她出身微贱，小时是个牧鸭姑娘。这次，我到了她的故里江东村。这个村庄位于兴化湾的内澳近海处，村中还有海堤，闸门和围堤后所留下的池塘，这是适宜养鸭的地方。我看到村边的放鸭小姑娘正在赶鸭群。我想，民间传说和这个村庄的人民生活联系起来了，因之，它可能比《梅妃传》更使当地人民感到亲切。

村中有庙曰浦口宫，供奉梅妃和她的父、兄，另供天后像，庙殿的规模比较大，神龛和窗棂为镂空木雕，刻出禽鸟、花卉、山石，至为精致。庙前的石鼓，有龙凤图案的石雕，屋脊上也有龙的塑像。这说明这座宫殿的建筑，是以帝王后妃的礼制相待的。闻村中至今有姓江的。我和村中的一些人在庙前的石庭闲谈，他们似乎都以村中曾出生这么个有气节、有才干的女子而感到高兴；他们似乎也知道，人们之所以推崇梅妃，倒是因为她被遗弃、被冷落而使千百年以后的人还同情她。

离村中一公里处，有著名的宁海桥，我去了。闻桥之东南岸边有数块大岩石，其上镌“梅妃故里”四个大字，但我来不及去了。我想，《梅妃传》中即使不写明她是莆田江东村人，总有别的村庄会认定她为本里人，会立庙纪念她的。

（本文刊载于1985年《福建乡土》创刊号，原为《闽南乡土》杂志。）

海水雕刻出的乡愁

文 / 黄文山

点头是个神奇的地方。这神奇首先来自沙埕湾。不知道是海的杰作，还是山的杰作，东海岸边竟会裂开这样一道深长的口子，涨潮时，滚滚滔滔的海浪，乘兴而来，一直深入到大陆的腹地。望着面前连绵的山岭，摇头摆尾一番，然后倏然退回，留下一长滩随流而来的鱼虾蚶蟹，供人捕捞享用。这道曲折多姿的海湾从东端的沙埕镇到西头的点头镇再往南至白琳镇，一路串起了6个城镇，长达四十多公里。从空中俯瞰，宛若一条蓝色的绸带，飘曳在起伏的山峦间。沙埕湾水深无礁，波澜不惊，自来是船舶的避风良港。海湾的西面和南面就是高耸的太姥山脉。点头镇正处于海湾的纵深处，水域宽阔，滩涂绵延，背山襟海，尽得山海之利。

点头原名店头。而且店头这名字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这是因为点头是由靠山边的孙店村发展出来的，过去只是孙店村延伸的一部分，是为孙店之头。从元代以后，这里便开始成为孙店最早形成海边集市的地方，到了明代，集市更为繁盛，遂有“孙店半月街”之称。由于地处八尺门内湾，点头为福鼎十八渡之一，是闽东北货物的一个重要集散地，往来客商络绎不绝，生意和商机随潮水滚滚而来。正是海洋经济的日益繁盛，促成了一个海边村庄的兴起。还有说，当年店头的文人将村名改为点头，是取魁星执笔点上头之意。这也反映了点头文风昌盛，虽处山陬海隅，依然弦诵相闻。清亮的课读之声与喧腾的人声、海声、市声，一同在老街上流淌，这会是怎样一种动人的情景。

进入老街，最先看到的就是天后宫。宫观的正门为重檐叠山式的木构建筑。门楣上悬挂着“海不

扬波”的牌匾，匾四周缠绕着金色雕龙。宫宇面阔3间，进深6柱，门厅上有六角藻井，悬巨匾“威震海疆”。正殿的斗拱、雀替、梁柱用料粗大结实，人物、瑞兽、花卉雕刻精美，造型优美生动。正殿中厅祀妈祖娘娘。宫前大埕开阔，大埕望柱通高近10米，由石座、双层石斗和石柱组成。中斗四面刻有“天上圣母”四字。正面镌刻对联：“宸山开圣域，航海拜慈天。”可以想见，当年船舶出海祭祀妈祖的盛况。天后宫始建于明代，清康熙年间重建、重修，是考察闽东北海上贸易的重要文化遗存。

沙埕湾畔的点头人，自古与海相伴，识潮音，知水性，善经营。漫步点头老街，依然可以寻访到昔日风情。一座青砖宅院，半圆的券拱门洞内，可窥见庭院深深。迤邐的街巷里排列着长长的旧商铺，柴门半掩，似乎还能听到如潮起落的算盘声。

老街分为横街、上街、中街和下街。明清时期，点头横街的集市贸易十分繁荣。全长三百多米的点头横街，大小商店作坊鳞次栉比，有渔行、染坊、油坊、当铺、客栈、饭庄……其时，柘荣、管阳一带的山民们挑着各种山货经石马岭到点头横街出售，再购买布匹、海产返回山区。而后，远近的客商也接踵而来，很快，集市就从横街发展到上街、中街和下街。点头坊间曾流行这样的顺口溜：“上街拳头、中街钱头、下街人头。”说的是明末清初，上街曾开有武馆，出过很多习武之人。中街店铺林立，海产品生意特别红火。而下街，居住的人口比较稠密，不仅有渔民、商人，还有上下学的学生，每日人流川流不息。

老街上还分布着广顺里、游厝里、茂兴里、合

义里、振盛里等10座大宅，人们称之为“宸山十里”。这些宅院大多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宽敞的四合院，火墙包顶，前后厅堂相连，梁柱门窗上皆雕刻着栩栩如生的祥禽瑞兽。后院天井里则摆放着各种盆栽花卉。显示出主人的富足和风雅。

点头老街更是远离家乡的游子忘不掉的记忆。在他们的脑海里始终有一幅带有咸腥海风气息的家乡画卷：“（中街）狭长的街道两旁是清一色的木制二层小楼。这里有诊所、书店、理发店和各种老字号的小吃店。清晨或是傍晚，家家户户挑水沿街而过，常常把老街的青石板浇得水湿，一路泛着蓝青色的光泽。”“（下街）的道路相对比较宽敞，这里人头攒动，海鲜摊位和山货摊挤得水泄不通。各种叫卖声不绝于耳。还有各种点心担穿插其间，葱油饼、扁肉、馍馍的香气溢满全街。”“妈祖宫前面那片碧波荡漾的小海，岸边有两个埠头。港口每天都挤满了大小小从浙江霞关、沙埕等地过来的渔船，码头工人们来回穿梭，忙着把一筐筐新鲜的大黄鱼和鲜带鱼搬上岸，又忙着把点头、管阳、柘荣等地的土特产搬进船舱。”“当潮水退去，会看到‘罳园’遍布滩涂，跳跳鱼、蛭、石螺、小蟹小虾等小海鲜应有尽有。”“（夏天）将近黄昏，人们将清水洒地。待到热浪徐徐散去，老街就逐渐热闹起来了。横街口有唱嘭嘭鼓的，上水碓有说评书的，门楼里有演布袋戏的。老街上的人们各有所好，有的去听曲有的去看戏了。两旁的屋檐下，三三两两的老妪坐在木凳、靠椅上，边乘凉边唠嗑。还有光着膀子的老翁躺在竹床上跟着聊天南地北的事。蚊子嗡嗡地叫着，满街都是用蒲扇打蚊子的声音。”“在每个夏日的夜晚，老街上的儿歌声总是此起彼落。这些方言歌谣、乡村俚语，伴随着孩子们快乐成长。”

在游子们动情的叙述中，老街昔日的生活况味跃然纸上，一幅活脱脱的海边小镇“清明上河图”！

点头的神奇，还在于这里被称为白茶故里，是中国茶树优良品种福鼎大毫白茶的发源地。点头三面环山，山坡上遍布茶园。清光绪年间乡人陈焕从太姥山引来茶种，精心栽培成功。19世纪末，林圣松在后山采药时，发现一株茶树叶片特别肥厚，将之移植到自家茶园栽培，用之制作出白毫银针，因其香味形色俱佳，在茶界引起轰动。“福鼎大白茶”由此走红。还有一批善于把握商机的茶人梅伯珍、陈炽昌……正是他们让点头白茶行销大江南北，同时让天下人记住了点头。

点头被誉为“中国白茶特色小镇”，在这里注册的茶企超过1500家。镇区内七街八路十五巷，居住人口2万多人，不仅拥有占地4000平方米，有600个摊位的农贸市场，还建成了福建省最大的闽浙边贸点头茶花批发交易市场。茶花市场里省内外客商云集，人头攒动，市声鼎沸。

老街相对于新区而言。点头新镇区的土地，其实都是从大海里长出来的。1988年，历经三年九个月的围垦作业，一道长达1570米的拦海大坝建成，造就了三千多亩的土地，也形成了街肆繁闹的新镇区。新区街道纵横，商铺林立，来往车辆川流不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而老街，正渐渐淡出现代生活的浪潮，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尽管老街的风采不再，但老街的记忆犹存。海水雕刻出岁月的沧桑，也雕刻出无尽的乡愁。

点头向海而生，因茶而兴。一条点头老街，承载着一段不寻常的岁月，娓娓讲述着一个不能忘却的大海故事。



登南峰山寻双世墓

文 / 谢宜兴 图 / 王石斌

从气势巍峨的皇家陵园，到荒草丛中的孤坟野冢，我想恐怕再没有哪一座墓葬，比它更特别更离奇更禅意了：它葬着一个人的前生后世！

它叫“双世墓”，在霞浦县城西南的南峰山上。可在听到“双世墓”的故事之前一直不曾登临。以为南峰山只是今人开发的一处新景点。

其实，南峰山还颇有来历。资料显示，早在后周显德四年（957），南峰山上就建了南峰庵，数百年前便已是一处游览胜地。

明代闽中诗人傅汝舟有诗赞曰：“古树兀危根，依天巧作门；云飞不着迹，虎过应销魂。竹路逢人静，山僧人定尊；朋游坐不厌，落叶满金樽。”

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粤西布政谢肇制登临，作了更详细的记录：“庵在南门三里许，曲径欹崎，跨涧为桥，桥旁两大榕树，悬根出地圈成门焉，行人于此出入。后有小台。”描述了南峰庵周围清幽的环境，尤其是有两株古榕盘根而成供行人出入的天然拱门。

谢肇制笔下的“小台”时称“春风台”。清乾隆时福宁知府李拔专门写下吟咏“春风台”的诗作：“何处重门不削成？南峰古树接云平。年年台上春风起，一派清阴照眼明。”

今天，“接云平”的古榕早已化作记忆的烟缕，“年年春风”的小台也已湮没于岁月的尘埃，只留给“懂得”这座山的人以想象。

沿南峰石阶拾级而上，小气微喘时驻足回首，霞浦县城尽收眼底。目光越过这个曾经叫福宁的古老城池，北面的龙首群峰仿佛簇拥而至，像是要把我们往什么地方赶去。

可第一次登临南峰，我的关注点不在山的景致，也无心探究曾经的榕树拱门、春风台位于何处。

从已经修葺的南峰庵出来，我径直往左上方寻找“双世墓”而去。据说它曾是一座以块石垒成的小古墓，不知何人修于何时。而我见到的是已经后人改建重修、与霞浦民间坟墓造型无异的一处墓园。

抚摸墓碑上的铭文，我仿佛能看见一张似曾

相识的脸。那是七八百年前南峰庵里某个年轻僧人的脸。

也就是这张脸，宋末的某一天，出现在南峰山下的福宁城里。

这一天，恰值福宁州新尹“莅任”。车马官轿，仪仗随从，声势显赫，好不威风。挤在人群中看热闹的年轻僧人不由得“心羨甚”。

回到山上，他对师父说了当日进城所见“仪从赫奕”的一幕，艳羨之情溢于言表。

老僧乃得道高僧，看得出常人难以料想的人生因缘。他对年轻僧人说：“想这样并不难，你也可以做到。”

当晚，年轻僧人突然亡故。老僧“断其一指”并书其“来生事”一纸，置于匣子里，并将匣子锁在一空屋内，告诫众僧：“从此以后这个房间谁也不许开启！”

而在为这个遽然而逝的年轻僧人造墓时，“墓多一圻”。

三十二年后，到任不久的州尹，轻车简从出城西门即觉路熟，仿佛似曾走过。沿路来到南峰庵，一一参观了大雄宝殿、斋堂、僧房，来到了那间关闭了三十二年、落满灰尘的空屋前。

僧众告知州尹，老僧有令“谁也不许开启”。他想，我乃州尹，辖区内有什么我不能看的？于是，强令打开了蛛网横生的空屋及蒙尘的匣子。

看到匣中的断指与老僧的预言，而自己的手上“适缺一指”，他把那截残指与自己的断指处进行比对，恰好十分吻合。

一时恍然有悟，“遂弃官静修于是庵”。后来圆寂，便葬在了当年老僧为其造墓时多出的一圻里。

第一次在《霞浦县志》里读到这个故事，它给了我不少的震撼。虽然我知道这故事诚如县志序言所说“二三父老往往曲援古事，指托仙灵”，乃后人编撰而成。因为，霞浦直到明代始设福宁州治，因此所谓宋时州尹显然杜撰。

后来读到王阳明任兵部尚书时游金山寺的故事。也是说寺中景物似曾相识，走到一间关房前，见房门贴一封条，央求知客师父开门遭到婉拒，理由是关房是寺中老祖师五十年前圆寂之处，里面供奉着他的全身舍利，老祖师遗嘱不可开启。

王尚书再三请求，知客师父难以坚拒，只好打开房门。只见圆寂的老和尚端坐蒲团上，肉身不坏，容貌与自己十分相像。

墙上还留有一诗：“五十年后王阳明，开门犹是闭门人；精灵闭后还归复，始信禅门不坏身。”

守仁先生恍悟，自己与老和尚乃今生与前世！我想，县志所载故事会不会脱胎于此？会不会是这一故事流传至福宁州，时人添枝加叶曲意敷衍附会于南峰山？

但无论如何，“双世墓”故事所指向的人生况味仍然令我感慨万千，其中的禅意让我若有所思似有所悟。

于是，我在一首题为《回家》的诗中，写下了对“双世墓”的感怀：

像一路弃掷的晚归之屠 / 到达墓地 / 我已囊空如洗 / 而那欲望眼中的蓝光 / 仍幽幽地尾随我们

肃静 回避 / 前世的威仪迎面而至 / 我们的佛性就在这时 / 不曾肃静而迷失 / 凡心忘了回避呵

山寺的寂寞因此再生为 / 玉堂金马锦衣御食 / 只有不愿游出青灯的 / 老木鱼 明白 / 那卷宗一页页翻到身外来 / 而经书一字字写到心内去

走出内心就像进城 / 那是一段多么短暂的路 / 身外的世界为我们的加盟 / 欢呼 可你为什么总感到 / 远离尘嚣的山中 / 有我们曾经的迷失

而返回内心却是多么 / 遥远的许诺 踏上归途 / 忘川的水已流了一生一世 / 可谁能彻悟 / 这比佛还佛的一截断指呵

直接指向缤纷的虚无 / 指向家的位置 / 那开道的铜锣虽喊哑了嗓子 / 却不知肃静回避其实就是 / 一对禅意淋漓的偈子

再访琅岐

文 / 一 笔

时维六月，再访琅岐。

琅岐大桥已然建好，长达8公里，跨度极大，造型优美，从主塔上斜拉而出的钢绳似一条条分明的经纬线，交织而成这座岛屿通江达海的新通途。桥下的水则不甚清明，混着入海口特有的浊重，几艘运砂船的航道后生出涟长的浪花，向涉江而来的人们颌眉致意。

行在街巷，阳光穿过浓密的榕荫，在打磨千年的石板路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一如历史的变迁心事，一缕缕地铺展。

琅岐处江海通津要地，古称“琅琦岛”“琅琦山”“嘉登岛”，在南北朝时就有人烟，唐时辟海陬，宋时稠庐宇，明时标宦绩，清时振科名，渐渐就繁盛起来。

许是孕育于江道与洋流的交融环境，琅岐人性格里既有江的沉静执着，又有海的澎湃包容，是以这座小小的岛屿，历史上竟出了40多名进士和举人，甚至还有3位尚书。据史载，北宋刑部尚书王祖道，为官理政思路开阔，兴教育、改政务，识见不羁，施政有度。宋参知政事、礼部尚书林存的故事经闽剧《龙台驸马》传唱演绎而广为人知，其对琅岐“双龟把口、五虎并门、千里花园、万亩鱼池”的描述和“玩龙台，睡凤窝，吃金白米，佐银鱼干汤”的戏言，传神地道出了琅岐的地理特点和丰饶物产。

琅岐是侨乡，青壮年远渡重洋谋生沿袭已久。“身在异乡为异客”，游子对宗族乡情的本能牵挂和回归，缔造了琅岐极具观赏价值和文化内涵的宗祠群。“宗祠一条街”我每至必访，其短短500余

米便汇聚了“朱、董、江、陈”四家各具特色的宗祠。这些宗祠大多始建于明代，轮廓庄严肃穆，门面壮伟美观，历多次重修增建，风格上古今相融、大气恢宏。祠多深数进，内雕梁画栋，装饰精致，令人步步仰止。所立楹联不乏书法名家所撰，真草隶篆，风格各异。宗祠廊顶的藻井重重叠叠，浓重的暗红色调为底，描以靛蓝的山水花卉，看起来繁复明丽。宽广的厅面匾额众多，御赐字碑、子弟献牌、宗祖牌位等排列有序，用料古朴，描金饰彩。其实这种观感颇有些怪异，既金碧辉煌又古秀典雅。不过正如木心所说：正偏巨细倚伏混沌，人事物难免难分雅俗。也是，一个连接着过去和现在、承载着兴衰和更迭的氏族重地，又怎能被轻易归置、轻言雅俗。缓步其间，看长久的历史被浓缩进小小的雕饰，游子的情怀凝练成鲜艳的斑色，一进一进的空格，一重一重的龕盒，就像是不停绵延的时间轨迹，近看浓烈，远看深邃，滴溢着古旧又鲜活的沧桑和生气。

我个人甚为喜欢宗祠这种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传承载体，觉得其极好地融合了古代孝悌思想和聚宗合族理念，既有对祖先的追怀，又有对后辈的诚勉，文化内涵极为祥和厚重，只需静访，便能心乡两安。琅岐的宗祠非常重视保护和修缮，有专人看护，一旦筹资重修，在外游子必纷纷慷慨奉捐，他们的名字被朱砂或金漆书于“功德碑”，立于宗祠进门即见的显眼处。这种“水有源，树有根”的宗族感情就像割舍不断的流水，千年不断地、重复着由吾乡至吾心的模糊到达，再由吾心至吾乡的具体回溯，源远流长。每年正月，宗祠会举办“开灯”

仪式，将新生族人的名字书于宗祠专门的碑石上，称为“上碑”。这种代代传续的生命链接环环相扣，无形但坚固，长远又具象，看似单纯氏族传承名义的守护和维系，在历史与文明的不断涤荡下，愈发深重和厚实，被赋予了全新的传统文化内涵和现实社会意义。此次重访，得知琅岐的多家宗祠曾为族学书院所在，建于明万历年间的江氏祠堂曾开办了琅岐岛的第一所学校——“嘉登中心小学”，可见宗族救济、团结教化亦为宗祠发展的应有之义。另则，宗族理念以儒家思想为主，多有孝长敬老、崇俭戒奢的伦理规范和慎终追远、感恩报本的宗法传承，若通过引导将其内化成民众个体优秀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对创造和谐人居环境的积极意义可谓有益。

历史的记忆最为广袤宏大，又最为细节清晰。当徜徉在凤窝，清静安宁的小村庄像是世外桃源，绝看不出它的前身竟是甘棠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据考证，其时闽王王审知下令开浚琅

岐海道，“碎巨石于洪波，化安流于碧海，敕号甘棠”，随后半个世纪里，琅岐港便是“海外诸番，重译来朝”的通途重港。明航海家郑和“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的征程也由此起航，“招徕海中蛮夷商贾”的历史长卷自此舒展，铺开了辉煌炫目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而今江流汤汤，古迹几无，很难想象当时万国船泊、来往如织的盛景。唯风还如许清冽，吹过古渡头旧址上三面通透的亭。亭上悬挂的“凤窝渡口”四个大字金光四溢，隐约似那些年的繁华喧赫流转而来。亭下乘凉的人们极目远望，许是畅想“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古渡新姿。

回望琅岐，已是次日清晨。云影幢幢、江流蕴蕴，琅岐如一位水湄入骨的佳人，悠悠伫立于历史和现实蒸腾而起的水浪之间，风姿绰约，生机勃勃。

（注：本文写于2015年7月）





寻味蟳埔

文 / 蔡飞跃 图 / 田 米

蟳埔近几年火爆出圈，原因在于它处处展现温暖视觉的风情。

在不同的季节里，蟳埔渔村散发着不一样的力量气息。这个生机盎然的季节，我去追寻蟳埔蓬勃向上的况味。

蟳埔村是古老的，明清时属晋江县三十五、三十六都，民国时归临海乡、法石乡管辖，如今隶属泉州市丰泽区东海街道。蟳埔村北靠鹧鸪山，三面临海，村东是晋江出海口。向海突出的鹧鸪山与

北面的桃花山构成天然屏障，历来是泉州港的门户和东南战略要地。1998年夏天，蟳埔鹧鸪山发现泉州第一件旧石器，泉州古人类活动史向前推进一万年以上。

村巷里，花香随着与惠安女、湄洲女并称福建三大渔女的蟳埔女而来，一位位身着“大裾衫，宽脚裤”的女子摇摆着软软的腰，大多水灵鲜亮，皮肤白皙，锋利的海风，灼热的日光，丝毫没在她们的脸庞留痕。相反，她们微笑的时候，便像夏日

里的荷，花蕊里蓄满着蜜。一不小心，就向四方流淌，去感动别人。她们亲切地向客人点头致意，那眼神，温馨得像月光。

簪花围头饰是蟳埔的最大特色，这与蟳埔女爱花的天性有关。别的地方的女子爱花只是点缀，蟳埔女子爱花却是入心入肺，一生与花相随。从懂事起，渔家囡囡就长发飘飘。到了十一二岁，秀发绾成圆髻，系上“簪花围”头饰。“簪花围”是用鲜花的花苞串成的花环，多则四五环，鲜花随季节的更替变换。据说有些花还是南宋阿拉伯人泉州提举市舶司蒲寿庚从西域引进的舶来品。每当顶着“头上花园”的渔家女出行，村巷便浮动暗香。赠花是渔村的习俗，逢年过节，娶亲嫁女，一篮花环换得一篓祝福。簪花女子东家进，西家出，村庄便成了花的海洋。

蟳埔女不分长幼盘头插花，花色没有严格区分，此样戴花习俗泉州地区独一无二。耳环耳坠是蟳埔女的象征——未嫁姑娘耳环不加耳坠，婚后丁勾耳环缀上丁香耳坠。上了年纪的女子，则戴上“老妈丁香耳坠”。她们走出村外，服饰、盘头插花、耳环耳坠成为最耀眼的视觉标识。

缘于村北的鹧鸪山，蟳埔女又称鹧鸪姨。鹧鸪姨吃苦耐劳，敢于与世抗争，是伟大母性的典型。她们生儿育女，料理家务，敬老抚幼，驾船讨小海，挑担卖海产……里里外外一把手，劳动价值不逊于男人。她们是做生意的好手，心算能力特强，嘴巴甜蜜，即使买主顾而不买，从不恶语相向。这种生意经，反而吸引更多回头客，生意愈做愈好。面对她们，我的心底油然腾升着敬意。

蟳埔蚵壳厝是古民居的珍品。大蚵壳砌就的老墙闪耀着古远的光芒——蟳埔蚵壳厝的墙体由大牡蛎壳砌得如片片鱼鳞，饰以红砖、石材，隔音效果好，夏凉冬暖，不积雨水，不怕虫蛀，据说坚固得可以抵挡枪击炮轰，民间有“千年砖，万年蚵”的说法。这样的蚵壳厝，有粗糙之美，是泉州营造

法的奇葩，于五彩的日光下，垒满历史厚重的断想——宋元的泉州是世界东方第一大港，出洋的商船满载货物从这里出发，空船返程遇风容易倾覆，便装满异域的大蚵壳压舱回舶，抵达刺桐港后弃于渔村附近的海岸。智慧是人的生存本领，蟳埔的先民变废为宝，用蚵壳充当墙体材料。这些丰富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历史文化的异域之物，以天伦般的气息抚慰了我。

在古厝错落的村巷穿行，高高矮矮的房屋，沐着和风，沐着朝阳，小院里，一根根竹竿儿，搭着暂时休闲的渔网，张扬着男性的剽悍。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宋元时期刺桐港跃升为世界大港，出港的大量丝绸、瓷器、茶叶、铁器以及入港的众多蕃货，沸腾了蟳埔海域。

明朝中叶以后，朝纲失举，军备滞后，国运从此走下坡路，海盗经常袭扰我国东南沿海，幸有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追剿倭寇，忠诚守卫疆土。明末之后，海防形势江河日下。天启七年（1627），广东人王猷任泉州知府，他权衡利弊，果断在鹧鸪口营建銃台，扼塞要害。銃台当地人称为枪城，围墙二十四丈，高一丈八尺，形似碉堡，配置大将军銃九门，三间火房列百子銃、神飞炮，募兵200人，易守难攻。崇祯二年（1629），曾任泉州知府的福建副使蔡继善深知泉州海防的隐患，捐俸并委命周斌筑建溜石銃台，与鹧鸪口銃台互为犄角，郡城的安全系数大幅提高。

明朝灭亡，清朝建立政权，为了弹压郑成功反清复明，康熙十九年（1680）晋江祥芝巡检司移建于蟳埔鹧鸪山，改称鹧鸪巡检司。鹧鸪巡检司建在海边，距离蟳埔渔村600米。风雨沧桑，遗址上尚存两座石头房子，1984年，泉州文物管理委员会立了保护碑。

吹过村巷的风，吹远了古丝绸的光泽，吹远了蒲寿庚、郑和、郑成功船队旌旗的声音，也吹远了蚵壳厝辉煌的季节。幸而人们终于认识了蚵壳厝的

价值，采取种种措施加以保护，弥补了曾经留下的遗憾。

妈祖是海上保护神，蟳埔奉祀天后的顺济宫清代风格，现存两进，中有拜亭，大殿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古寺翼角高翘，正殿屋顶的群龙嬉戏浮雕，虽经风吹雨打仍栩栩如生，在独具的风姿中，添加一种神秘感。

顺济宫初现蟳埔是在明万历年间，规模甚小，后几经扩建，香火渐旺。清顺治十七年（1660），泉州水师都司刘盛志派兵驻扎鹧鸪，他吸取以前的教训，严令兵勇不得扰民，促使“桑麻种植渔佃咸安”，当他看到顺济宫失修倾圮，慷慨捐俸重建。他站位高，出于长久保护的考量，“又置义田以祠千春”。刘盛志的善行感动里人，第二年，乡贤富鸿基、龚九震合撰《钦依泉州水师都司刘公功德碑记》，二十余位生员、居士和里老参与立石。这块镶嵌在宫内墙壁上的《功德碑》，信息量丰富，为当代地方史学家提供不少独家史料。

妈祖宫有的地方称为“顺济宫”，个中有韵味可寻——宋宣和五年（1123），给事中路允迪出使高丽，海上航行时遇风，跪求妈祖佑护，得以脱险回国，徽宗皇帝闻奏御赐各地妈祖宫匾额“顺济”，泉州府的天后宫始建于宋庆元二年（1196），最初亦称“顺济宫”。随着元、明两朝皇帝褒封妈祖天妃，泉州顺济宫易名“天妃宫”。清康熙年间，施琅平台后奏封妈祖为“天后”，泉州顺济宫易名天后宫，蟳埔顺济宫之名则维持不变。

宫中悬挂的“靖海清光”巨匾深藏一段故事：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是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扬名的年份，这一年，施琅奉令领兵赴台，去完成统一中国的使命。战前，在泉州海域操练水兵，听说蟳埔顺济宫灵验，特意赶来求签。签曰：“皎皎一轮月，清风四海分；将军巡海岛，群盗忙前奔。”施将军满心欢喜，不日率军出征，台湾果然顺利回归。怀着感恩的心情，于康熙二十四年专程前来蟳

埔敬奉“靖海清光”题匾。

农历正月廿九是蟳埔妈祖巡香日，这已形成一种信俗。每年那一天，全村男女老幼倾村出动，男人们抬着妈祖坐轿，举着旗帜绕境巡游；女人们或肩挑祈福的大红灯笼，或手提装满供品的菜篮尾随其后，整个村庄到处是红的色调。

几位簪花女子从我的身边走过，轻快地脚步声打断了我的思绪。举头四望，那灿烂的光辉一泻千里：洒在古榕的枝头上，庄严的翘脊上……整个庙宇的上空，仿佛都笼罩着一层轻纱，飘飘忽忽的，一种疲惫尽散的快意，从脚至头，从身到心。怀疑自己莫非进入了一个梦幻的世界？

深深小巷，不时飘来香味，那是蚵仔煎的味道，闻了一直想流口水。蚵仔煎是泉州风味小吃，以蟳埔和晋江东石最为著名。蚵仔即海蛎，以蚵仔、韭菜为主要原料的蚵仔煎，如果没有韭菜，也可用蒜仔或葱仔替代，煎时外掺地瓜粉，适当加清水拌匀，然后放在圆煎盘上煎。翻搅时，还得喷洒酱油、老醋和白酒去腥，起锅前打个鸡蛋放在蚵仔煎上面，香味浓、口感佳。我曾经数次陪同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中国文物学会传统民居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陆元鼎教授等名家到蟳埔考察，好客的蟳埔人敲锣打鼓、为宾客戴上花环迎入村中，并演示蟳埔女簪花围。临了，奉上热气腾腾的蚵仔煎。那味道，真是入口难忘。

太阳越升越高，这样的日光让人看到希望，也给人诸多的抚慰。不知不觉地来到江边，缓缓入海的晋江水，以蔚蓝明澈的方式，流成肖邦指尖下的琴音，渲染出一种宁静、祥和的况味。用心倾听那美妙的音节，生命中烦忧和浮躁已然一点一点离去。

姹紫嫣红的节气，蟳埔渔村漾动着妩媚。泉州湾上，一幅幅春和景明的画卷蕴含诗意，把古老渔村拥入一湾脉脉的情怀里。

落雨时分的老街骑楼

文 / 康 瑞 图 / 胡蓉清

今天来厦门看“骑楼”，多是往中山路去的，一是因为中山路上的“骑楼”保存得更为完好与“体面”，二是因为中山路是厦门的商业“第一街”，有得逛也有得吃。

事实上，“骑楼”在厦门最早是出现在开元路。这缘于开元路是厦门的第一条市政建设马路，也由于骑楼与厦门的地域特点相结合，形成了遍及整条开元路的骑楼街市。

与如今众多或繁华或小资的大街小巷相比，而今的开元路并不起眼，老街破落嘈杂，除了两边年代久远的骑楼尚依稀透露着当年的风韵外，如果非要一个词来概括，那恐怕只有“市井”两字妥帖了。

老厦门爱来开元路是因为这里有着厦门岛内的最大的菜市场——八市。八市因邻近码头，得天独厚。远洋的渔船、邻近的龙海养殖水产品，上岸靠的就是八市，故八市的海鲜品种多、花色齐，新鲜

便宜，时不时有见都没见过、新奇得不得了的海鲜新品可以开眼，更可以一饱口福，也难怪近年走平民草根路线的厦门晚报、商报在报道百姓关心的口中食、身上衣的相关信息时，就常常以八市作为信息的来源地。

八市的海鲜品种多、新鲜便宜是有口皆碑的；同样，八市的短斤少两也是众所周知的。商贩的手法花样多多：从特制的秤砣到厚厚的加水的装海鲜的袋，从五花大绑渗沙加土的螃蟹到变色增艳的假“黄花”；不法商贩的聪明才智在金钱的诱惑面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造假的技术与知识面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即使在高科技面前，也是“游刃有余”。市场的工商们顺应民意，统一为市场的各摊位强制配备了电子秤。秤是没问题了，可商贩们在秤旁放一常见的喝水的不锈钢茶杯，杯里放一大磁铁。作案工具齐了，但正如武侠中常描述



的：须择一风高月黑夜一样，狡诈的商贩们是察言观色，择人下菜：是阿公阿嬷等“老江湖”的，假装喝水，移动茶杯；是我等貌似潇洒的所谓“少年家”，茶杯放下，靠近电子秤——“称”是貌似足足的，甚至还要饶你一把——真真是人生无处不江湖，赚了还是赔了又有谁能说得清？

但商贩的做法却阻挡不住老厦门对八市的情与爱。“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有“黑心秤”我有随身“弹簧秤”，外面还有工商的“公平秤”；你的“黑心袋”里装水，老娘我有不是梅超风胜似梅超风的“九阴利爪”；你有各色“造假手法”，我有祖传辨假“葵花宝典”——“想叫老娘吃迷魂药，老娘就叫你喝洗脚水”。但奇怪的是螃蟹绑绳的规矩却被双方认可接受，这也许就是无处不在的中国人中庸哲学的具体体现——市场也因此“和谐”了。

老厦门爱来开元路除了“八市”，还有这一路骑楼里的沙茶、土笋、锅边等小吃，或许更多的是对这市井古早味的浓浓眷恋，还有这街上尚在的老街坊们可以聊聊天、泡泡茶。

而让老厦门魂牵梦绕的还有这街上的阿吉仔糕饼店，这家创立于20世纪初源自厦门同安的老字号以制作纯手工的马蹄酥、素馅饼、桔红糕出名。20世纪后期，三代传人黄聪明将门店开到开元路与横竹路的交接处，至此，每当糕饼出炉的时辰，简陋的店面外面总是排着满满的队伍，形成了二十年不衰的传奇。在闻着那面粉与芝麻等混合的香味里，总是容易让人怀想起那从前，凡是有喜事的日子，都是做饼的日子。

阿吉仔虽然一炮打响，但由于传统面食小作坊极薄的利润以及简陋的包装，阿吉仔常常沦落在为各式游客手中“厦门馅饼”的代工。2014年下半年，聪明的老板黄聪明在位于八市入口的开元路116号一栋南洋风味五层老骑楼建构了阿吉仔吉治百货。阿吉仔吉治百货除了将原地馅饼进行新包装

并与闽南茶文化融合外，以羊羊砖、旧物、旧时的氛围为线索，除了贩售各式“古早味”老厦门的伴手礼外，还有很多市面难以见到的日版和中国台湾版生活美学相关书籍，而四楼的咖啡则以地上铺就的来自鼓浪屿老别墅共52种花色的老花砖为卖点，五楼楼顶则是俯瞰老八市的最佳据点，你可以在阳台上那棵已有六十年树龄的老枫玫瑰旁沏一杯老乌龙就着吉仔糕饼，有一搭没一搭地与旁边的服务生聊着老八市的历史。此时，一楼大堂玻璃门上贴着的那句话会突然地从你的心里冒出：就在门外，这最美也是最后的八市，有一条鱼在等你领它回家——

回到开元路，从轮渡方向往厦禾方向的骑楼群里走约两三分钟，就可看到有一小旅店，挂牌曰“燕青公寓”。旅店的店主不知是否叫“燕青”，但给我的想象却是水浒中的“浪子燕青”，便执着地认为“燕青公寓”是“浪子公寓”。因旅店的简陋，出入的游客极少，多是流浪的歌手、市井中的贩夫走卒，还有大约是来自藏区的药贩、来自新疆的烤瓢卖羊肉串贩子，一个个浓眉多须，高颧碧眼，貌似新龙门客栈中的英雄，胜似现实版的“犀利哥”。旅店中的所谓“大堂”供奉着一幅关公像，美髯的关羽一手持青龙偃月刀，一手拿着书卷的经典造型在缭绕的香雾与梵音中，不觉让人回到那英雄辈出的年代。

而一挨雨落时分，开元老街两旁的骑楼就分外的拥挤，打伞的没打伞的行人纷纷行走在楼道里，不再计较着过道的嘈杂与脏乱，此时，一句“送人玫瑰，手有余香”言语会突地涌上你的心头，这也许就是当年骑楼主人的功德，至今仍能让人怀想与感念的原因。但我却更愿想象那骑楼的设计师是一位喜雨的人儿，爱听那雨打屋檐的声响，爱看那一阵雨后的雾气及那沁人的清新，就这么不用打伞，不用担心雨水打湿裤脚，从街的这头踱到那头，寂静而欢喜！

平和太极村的前世今生

文 / 黄水成

作为一个乡邻，我对平和福塘太极村的认识至今不深刻。数年前，我从一张照片上看到一个陌生的太极村——一湾溪水绕村庄，左旋右转绕出一个S形，沿溪两岸，古厝新屋依次排列，两座土楼宛如太极图上的阴阳二眼，一座古老的村庄瞬间在眼前活过来了。为加深对太极村的了解，我特地前往平和县秀峰乡福塘村，探访这座古老的村庄。

村干部廉兴为我引路。在相邻双塘村的一座高山上俯瞰太极村，廉兴一一指点，在这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村中那条小溪将村庄南北分成“太极两仪”；溪南为“阳鱼”、溪北为“阴鱼”，鱼眼处各建有一座圆形土楼：南阳楼、聚奎楼。从高处看，全村宛如一个道家阴阳太极图。

资料表明，福塘太极村，大致形成于明万历至清顺治、康熙年间，历代加以完善，是平和原朱氏富族聚居区。南宋理学家朱熹的第十八代子孙朱宜伯当年因避战乱逃至此处时，又在其舅父指点下，“依太极图形，取不败之意”定点土楼，筑码头，建城池、学馆、祠堂及大批居民宅，奠定了今天的格局。

村庄还留存下来的明清老屋有：南阳楼、留秀楼、茂桂圆楼、聚奎楼等古民居62座共858间，多为砖石结构的大厝，家家户户有天井、花台，最有特色是两户人家共用一口的八卦井，也称阴阳井；老屋内根雕、古瓷、古玩、壁画比比皆是，雕梁画栋，雕花贴金，在岁月的熏烤下呈现出一片古栗色，精美犹存；一些古民居内的楼板还画有太极古图及动物花草和人物神话故事，可见当年“造屋主”的匠心。

行走在太极村一定要穿梭这些窄巷才有意思，那斑驳的墙花，那被风雨剥蚀的窗棂，那青砖瓦龙间的青苔，那株墙头的草，无一不让你感受到旧日的时光。老屋墙上的秋阳格外明丽，漫步在窄窄的小巷里，时光再次把我拉回童年时光，我也是在这样的青砖灰瓦的老屋中长大。随手推开一扇门，一张偌大的蛛网结在天井中，成了老屋的新景。天井角落的那盆三角梅开得正旺，时光静静地流淌在每一瓣花蕊上。如今大都已人去楼空，走进这一座老屋，仿佛走进历史。

古民居中最气派的当数“寿山耸秀”楼，它的大门正对着南山。据说这是一座内阁中书郎府第，修建于清朝乾隆末年。府第有三个大门，平时只开左右耳门，只有达官贵人到来才开中门。大门前“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石碑一直保存到20世纪末。大门上面象征府第等级的“倒吊莲花”至今还在“开放”着。

留秀楼是另一座精美的古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一座二进三开间的典型闽南风格建筑，被村

民称为“大厝起”。走进楼内可以看到，楼内的窗花木雕、浮雕蝙蝠、古钱币、屏风斗拱等装饰依然保存完好。

“观瀾轩”是至今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屋，三进三开间。青砖、灰瓦、石板屋、斗拱、飞檐、木花雕，每一个细节都完好如初。令我吃惊的是，整座宅院都是青砖砌成，中门两旁耳窗上，还有六根景德镇的青花瓶柱作为装饰，这在当时可是够气派的。

在福塘太极村每一栋楼房里，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太极村之文人，多有通晓音律之雅趣。古时有专门演奏古乐之曲馆及“八音班”，就设在“南阳楼”毗邻的“茂桂园”内，而其鼎盛时期当数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福塘醒民潮剧团”，当时的编导、后来成为中国潮剧院编导、国家一级作曲家的马飞先生，那时来福塘太极村传授潮剧演艺。就是在那古朴幽雅的“茂桂园”庭院的书房里，写就了他的代表作剧本《珠宫血迹》。

而太极两仪定位之点南太极的鱼目“南阳楼”位于南山，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由朱宜伯首创，楼高三层，状如蘑菇，装修别致，气势恢宏。南阳楼年久失修，已经严重残缺了，大门没有了牌匾，只剩下石柱子。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电影制片厂在此拍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平和暴动》时，导演选中的主要外景场地就在福塘太极村的“南阳楼”。导演独具慧眼，看上了土楼遗留下来的残缺美，在此地导演了一场赤卫队员在土楼里宣誓起义、磨大刀的状况。

太极两仪定位之点北太极之鱼目“聚奎楼”位于塘背科，据悉，圆楼的所在地，原来只是一口稍大的古井，井水清澈甘甜，源源不断，被视为北太极之鱼目。1926年，旅泰爱国侨领杨友政夫妇专程回乡带头兴建此楼，请来永定客家设计师来设计，先后花了6年建成聚奎楼。楼内三间一单元的布局，

是目前发现的土楼中所独有的，装修也十分精致，每间门窗上的楹联诗文清新简洁，寓意主人高雅的情怀，读之，一股文人气息扑面而来。

我从一份前人的资料得知，早在明清时期这里就已富庶一方——太极村当地人都叫福塘村，福塘村旧称上大峰。北路通往永定、龙岩，乃至江西赣州；往南是广东梅州、大埔必经之地，历来是闽粤边界古代商旅的重要驿站。当年朱德率南昌起义部分人马途经这里曾作短暂停留补给后，取道永定进入井冈山。朱德的部队受到当地百姓拥戴，连夜舂米送粮拥护这支英雄的部队。

太极村这座几百年的古村落，是什么力量支撑它时至今日的辉煌？细细一想，觉得还是文化力量在引领着一个村庄一直前进了几百年。是道法自然的道家文化与积极入世的儒家文化共同成就了太极村。太极原本是道家文化精髓，它蕴含阴和阳，表与里，依存与对立的诸般关系，朱氏先人深谙此道。可以说，朱宜伯是一个有传统，胸中有大气象的人，自他定居太极村伊始，朱氏后人历代重视文化教育，崇文敬儒，朱子家学渊源深厚，他在努力打造一座美丽村庄的同时，也努力在为后人留下一笔文化。从这些美好的愿景中，我们看出几千年来士大夫们在人生不如意时退隐一方山水的耕读思想，太极村是他们心中最理想的和谐之地。胸中有太极，天地万象生。

太极村的故事还一直在延续，如今村庄居民逐渐离开，足迹遍布海内外。勤劳的福塘人，走到哪都能开辟生活的战场，靠面包、沙发这些小作坊一个个发家致富。荣归乡里后，纷纷建起新崭崭的小洋楼。这些红砖白墙的小洋楼与青砖灰瓦的古民居形成天然的对比。多少村庄人去楼空，化为烟尘，而福塘太极村依然热闹，新屋与旧厝，宛如挂在村庄的两本新旧年历，把村庄的脉络照得格外清晰。

于山摩崖石刻

文 / 江 榕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于山，就是这样一座海拔仅有58.6米的名山，乃福州“三山”之一。相传汉武帝时，江西临川何氏兄弟九人居此炼丹，后升仙，故名“九仙山”。史载，汉高祖五年（前202），无诸复封闽越王，曾于九月九日宴集群僚于山巅，故又名“九日山”。原是海岛的于山，民间曾称之为蓬莱仙岛。

于山脚下的白塔，像一位穿越千年而来的儒雅之士，在坊巷街道间成为地标性的建筑，引领笔者向山林里走去。从古至今，众多文人墨客的神来之笔被嵌刻在山石之间，或道丽沉着，或真草并列，饱经岁月风尘，屹立草莽间，静候来者的鉴赏。

由南入口沿山道而行，阳光在林木间明灭交错，吸翠亭映入眼帘。正德十四年，掌管福建外贸的“市舶司督舶太监”尚春建此亭，并邀官员题纪刻石于野意亭下。今亭乃一九三六年重建。亭后崖石上纪事文尤在，这是一份福州对外贸易的史料。石上还镌有楷书“廓然台”三字。宋政和年间，闽清陈旸游此，见风景佳妙，遂命名，和尚鸿份书丹。朱熹曾在这里观天象，并作诗：“年随流水逝，事与浮云失，了知廓然处，初不从外得。”

廓然台的前方是威公祠。明嘉靖年间，民族英雄戚继光在福建平息了骚扰沿海多年的倭患，班师回浙江时，福州官绅在于山为其设宴接风，后人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在此设祠立碑。今威公祠是由祠厅、平远台、蓬莱阁、醉石、文光塔、醉石亭、万象亭、榕寿岩、补山精舍等景点组成的古园林式

建筑群体。已被列为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能取得赫赫战功，不仅因为戚继光平时训兵有素，还得益于他发明的武器装备，祠厅内展出的兵器工具可见一斑，土撬、枪、矛、盾、大炮……最令人兴奋的是看到他用过的宝剑，想象着剑拔出鞘的那一刻，刀光凛冽，在沙场上，他为了保家卫国，奋力厮杀……在福建行军打仗吃的粮食正是展台里的光饼、鼎边糊、征东饼等。

风餐露宿、一生戎马的戚继光不仅是杰出的军事家，也是一名著名的爱国诗人和书法家。中国现代作家郁达夫十分崇拜戚继光，在福州工作时期曾多次来于山祭拜他。时值国家动荡，郁达夫有感报国无门，留下了《满江红》等诗词，也是他投身抗日救国行列的开始。现为郁达夫生平展厅的蓬莱阁，前身是木构双层八角亭，因戚继光籍贯是山东蓬莱故取名“蓬莱阁”。

蓬莱阁院前崖石的榜书题刻“醉石”，字迹刚健有力，嵌入石中，传闻戚继光当年宴饮畅怀，不觉醉卧该石上，酣然入睡。后人追昔抚今，感赋书石，崇祀先贤，石上“誓血国耻”等鲜红题字，让笔者感受到爱国人士的满腔热血。

蓬莱阁后院可见山下鳞次栉比的马鞍墙屋宇，飞檐如烈马驰骋。为纪念戚将军而修建的小炮台和威武塔，如今隐于这闹市的一角。几枝翠竹林立，补山精舍的隔墙将造型别致的“平远台”山石分为两部分，石顶有仿楼阁式小石塔，石刻有笔画灵动的小篆、有端正娟秀的楷书等，记录着前人的游览足迹，使人读之兴致盎然。

补山精舍现为福建事迹展厅，精舍前的“寿字榕”在2002年福州十大古榕评选中，名列第三。大自然赋予榕寿岩龙头凤尾的吉祥造型，中间环抱的大方石壁上刻着一个丰润饱满的草书寿字，相传乃清道光十六年（1836），为奇树祝寿而书。大自然和人文景观完美融合，是人们祈福长寿之地。

从补山精舍拾级而下，来到万象亭。万象亭原

建于宋代，一九六三年移建今址。宋代词人辛弃疾（山东历城人）当时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期间，曾于重阳节在亭上作《西江月》中的“万象亭”而得名。岩石上题刻的“万象亭”榜书，可在字间领略当年这里包罗万象的辽阔气韵。

离开戚公祠，上坡可见九仙洞和炼丹井，相传汉初江西何氏九兄弟，唯老大额上开一眼有点视力，其余全是瞎子，他们一起来到于山，住在此处岩洞，在洞外挖井炼丹，丹成服下，又用丹井水洗眼即复明。后云游四方，到仙游九鲤湖，以丹喂鱼，九兄弟骑鲤飞升。九仙洞上的“寿”字因这美好传说更显神采飘逸。南向岩壁，镌有乾隆闽郡守李拔榜书“丹井流香”，清朝的杨叔恠曾写诗赞美这口炼丹井：“神仙炼丹处，丹成神仙去。甘美井中泉，清可涤吾虑。”

沿炼丹井旁的斜坡而上，大士殿西侧岩石上“月朗风清”榜书舒朗俊逸，为乾隆二十六年（1761）时任福州郡守的李拔所题。

红墙古朴的大士殿宏伟壮观，东侧的狮子岩峻石林立，枯木虬枝从崖石缝中向苍天延展，“护国禅院”四字榜书题刻其间，许是因这禅院，狮子岩多了几分庄严肃穆的气象，引人静穆沉思。狮子岩因形似一头蹲着的狮子而得名。明正德年间（1506—1521）福建左参政陈策登平远台，有“气势虎头何敢敌”的诗句，赞美它对峙五虎山，坐守制高点，保卫福州城的勇猛气势。

寻幽踏径，不觉来到兰花圃，园内有小榭亭台、花鸟游鱼，天香亭旁的集仙岩上有两处榜书“幽兰谷”和“登云台”，在小涧崖壁上书写出一份清幽雅致的意境。相传何氏九兄弟升天后仍怀念故地，集仙于此。清朝林直诗云：“云开露岩扉，中有仙人住。不闻空谷音，山花坠秋暮。”

山顶东部的九仙观俗称天君殿，为于山现存最大的庙宇。九仙观始建于北宋，祀何氏九兄弟。在九仙观西侧，镌有楷书“舒啸台”三字。

黄仲昭（莆田人）明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后应邀主持编撰《八闽通志》，在九仙观旁东轩刻苦劳作仅花六年就成书八十七卷，是当时方志中水平较高的，书的体例成了后来方志分门别类的范例。这里是黄仲昭和他的助手，在疲劳时呼啸高歌，活动筋骨的地方。时成化二十三年（1487），黄仲昭与镇守福建的太监陈道游此地，“爱其高敞幽胜”，遂开辟此台，赋诗一首，并请陈道命名，由千户王渝镌石，下侧为黄仲昭诗刻：“榛莽新芟辟，天然数仞台。烟云连睥睨，殿阁俯崔嵬。远岫横江断，寒潮到郭回。登临一舒啸，天地旅怀开。”

于山第一名胜——平远台，始建于宋代，在于山第一峰，该台毁于元朝战火。明朝重建的平远台移至鳌顶峰。曹学佺曾发“台存则名山存，台废则名山废”之感慨。“平远台”刻石是明代张炜的手书，旁边的榕树把这块石包裹住，只留下形似梳妆台镜框形的椭圆面，尚可见其雄浑厚重的行楷。

岩上“仰止”两字自是因旁侧的状元亭，状元亭是于山的最高峰和中心位置，宋代陈诚之在此苦读，考取状元。“十年寒窗无人知，一朝中榜天下知。”金榜题名是读书人最大的愿望，后人为此刻字建亭，以供学子瞻仰学习。

踏青石登“云梯”，立于状元亭才见平远台崖石高处还有“小华峰”等题刻。有诗赞曰：“古涧郁孤松，来寻小华峰。青天澄夜碧，何处一声钟。”这钟声想必是出自亭下的大士殿。

平远台下“九仙赋”石碑，读之如乘一叶之扁舟，遨游于山林之中，把全山的美尽揽于怀。它们是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宝库，也是研究摩崖石刻、以及福州历史人物事件重要的实物资料。2013年，于山摩崖石刻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山灵有应，斯文不坠。于山摩崖石刻，见证了过往兴衰，书写着国人不变的风骨气韵，刻画出了一个民族不灭的生命线。

古驿道秋色

文 / 马照南 图 / 章礼提

秋风，如同一位轻盈的画家，悄然间在闽清下祝这片古老的画卷上挥洒自如，绘就了一幅令人心醉的秋色图。下祝，这个隐匿于群山怀抱中的高山小镇，仿佛是大自然特意雕琢的一颗璀璨明珠，在秋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天空，高远而深邃，宛如一块巨大的蓝宝石，几朵白云悠然自得地游荡其间，它们或聚或散，为这宁静的秋日增添了几分灵动。阳光透过云层的缝隙，如同金色的细流，倾泻而下，将大地装扮得金碧辉煌。那光线，柔和而温暖，仿佛能穿透人的心灵，带走所有的烦恼与忧愁。

田野里，稻谷低垂着头，金黄色的稻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是在向大地母亲致以最深的敬意。村民们忙碌的身影在田野间穿梭，他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和满足。那笑声、谈话声以及农机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首欢快的秋日交响乐，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和谐。

古驿道上，落叶铺金。漫山遍野的树木，如同大自然的调色盘，它们的叶子在秋风的吹拂下，变幻出无穷无尽的色彩。有的叶子依然翠绿欲滴，宛如夏日的余韵；有的则已泛黄，如同古老的金币，散发着岁月的光泽；还有的则红得如火，热烈而奔放，似乎要将整个秋天都燃烧起来。这些色彩斑斓的叶子，在秋风的吹拂下，翩翩起舞，发出沙沙的响声，仿佛是大自然的低语。把驿道铺成了一条金黄色的地毯，每一步都踏出了岁月的回响，轻轻踏上去，仿佛能触及那段被时光温柔包裹的历史。

大儒朱熹，无数智者，其身影在秋日的余晖中渐渐清晰，又缓缓淡去，如同这古驿道上缥缈的云雾，让人心生敬畏又充满遐想。他们的脚步，轻盈而坚定，每一步都在与这古老的土地进行着深邃的对话，其思想，如同秋日里和煦的阳光，穿透云层，照亮了下祝，也照亮了广袤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滋养了无数学子的心田，让他们在求知的路上，有了更加坚定的方向和不懈的动力。

古驿道，不仅是商贾、农人来往的坦途，写满士子赴考的梦想。它更是时间的见证者，是历史的诉说者。闽越王无诸入闽之路，黄巢起义军的进军之途，这些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都在这条古道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它们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更是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桥梁，无数

思想的光芒在此交汇，无数文化的种子在此生根发芽，最终绽放出绚烂多彩的花朵，点缀了福建乃至中国历史的璀璨星河。

黄巢起义时，农民军选择古驿道，经渡塘、下祝、洋头、杉村、后峰、雪峰间道作为进军福州的捷径，这一决策不仅展现了起义军领袖的非凡胆识与智慧，更彰显了古驿道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性。它如同一条隐形的血脉，连接着北方的壮志豪情与南方的秀美风光，也连接着历史的厚重与未来的希望。

著名历史学者朱维幹先生的两次论述，为这条福建最早与中原连接，被称作“福瓯路”的古驿道，披上了一层神秘又庄重的历史光辉，使得它在人们的心目中更加崇高，让人感到敬畏。每当秋风起时，古驿道两旁的树木便轻轻摇曳，仿佛在低语着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诉说着朱维幹先生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和准确考证。

更有意义的是，时光轻抚过历史的尘埃，20世

纪30年代，这条古老的驿道悄然蜕变，宛如时光深处绽放的奇迹之花。它不再仅仅是岁月的低语，而是化作了现代文明的序曲，福州、古田、建瓯、上饶，这些古驿道名字如同珍珠般串联起一条璀璨的公路，它不仅铺设在广袤的大地之上，更深深烙印在人们的心中，成为现代福建与江西、浙江之间不可或缺的交通大动脉。

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人民解放军铁流千里，沿着这条路，怀揣着对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向往，直捣福州，解放了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古驿道和公路同时见证了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与无畏，也见证了福建人民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壮丽历程。它不仅是交通的便捷之道，更是信仰与希望的传递之路。如今，当我们再次踏上这条古道，心中不禁涌起无限的感慨与敬意。

下祝古驿道，无边秋色，美丽而悠远，让人在感受历史的同时，更享受到大自然赋予的宁静与美好，让心灵得到了一次深刻的启迪与升华。

家乡山水

文 / 杨少衡

那一年春天，我与几位家乡文友结伴，泛舟九龙江北溪，从华安县新圩渡口登舟，顺流而下，一直漂到九龙江入海口。时为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都还年轻。我们所搭的乌篷船属于一对小夫妻，船是他们的家，兼运货谋生工具，靠人力撑杆上行，下行顺水。航行中同伴们围坐船头甲板，喝茶赏景。江风轻拂，船行轻快，两岸林木茂密，怪石耸立，风光迷人。水声风声交融，起起落落，恍然间像是在亲切低语，述说着什么。那时我忽有所感：这条溪流流淌了亿万年，阅尽世间人与事，她一定是在讲述那些久远的故事，以她自己的语言，对我们娓娓道来。

北溪于我早算熟识。我曾在北溪左岸的长泰县生活多年，那里有一座吴田山，海拔1129米，号称“闽南厦漳泉临海第一山”。我当知青时在山北参加过修渠，后来又 to 山南工作，曾一路往上，拜访坐落于山顶的电视转播站。有众多山涧小溪从吴田山发源，与周边天柱山、天成山的溪流汇合进入龙津溪，从长泰县城流过，最终汇入北溪。我还曾在北溪近侧的坂里从教数年，当时常沿着溪流走十余里山路，到北溪边搭火车，来来去去总是行色匆匆，无暇他顾。直到有机会泛舟溪上，听水声泊泊，心旷神怡于平静的漂流中，才意识到被我们誉为母亲河的这条江流竟是如此美丽而深沉。那时心里便有了期盼：或许我还能听到她更多的讲述，看到更多的壮丽与美好？

多年后，我有机会拜访连城，该县属龙岩市，境内有一座将军山，位于曲溪乡冯地村，这里有一

条万安溪，是北溪上游，九龙江正源，全长274公里的福建第二大河以此为起点。另有一条素有“宝镜灵虚印碧波，龙川十里晓烟多”美名的龙川流经龙岩市区，与主流会合后经漳平再纵贯华安，汇华安境内诸河流，包括“八闽奇观”贡鸭山之水，下行经华安县城，我曾泛舟的河段更在其下游。作为九龙江主流，北溪发源自福建中部腹地，穿越崇山峻岭，自西北蜿蜒东南，江面渐阔，水势渐壮，大气渐显，在我的感觉里却还是那般春风满面，温文尔雅，亲切宜人。

比较起来，九龙江第二大支流西溪于我更为熟悉，我是喝她的水长大的。我出生成长于西溪畔漳州市区，早年间我的生活、工作轨迹一直与当地名山芝山相随相伴。小时候常爬到芝山上的“老鼠亭”游玩，长大了才知道是本地话谐音弄混了，该亭其实是“仰止亭”，取“高山仰止”之意。这座山不算高，却是本城一个中心区域，可能因为紧挨市区，或许还因为明代有紫色灵芝生长其间，瑞气旺盛并因之得名。从芝山向西南方向远望，有一座雄峰独自高耸，突起于原野之上。这是园山，本地人多读“黄山”之音，漳州城的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到这座山。东去十余里至漳东名胜云洞岩，回首投眸，最感震撼的景致还是远方的园山。如同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漳州民间亦有“园山十八面”之说。小时候与伙伴骑着自行车郊游，总以远观园山化出不同侧面为乐，但是心中永远是其标志性的，正对城区之崇圆雄伟一面。园山俯瞰下的漳州大地肥沃富庶，鱼米丰饶，



有水仙花生长，有西溪滋润。我曾多次沿西溪上行，寻访其上游南靖、平和，到过平和的九龙江高峰谷、南靖的虎伯寮自然保护区和乐土亚热带雨林等地。那一带名山众多，以天宝山、灵通山最为知名。天宝大山地域广阔，极其壮观，我读中学时曾有机会到山下的省热作所种橡胶，据称当年它突破了北半球橡胶种植的北缘。灵通山上灵通寺被称为“悬空寺”，我曾夜宿悬空，半夜动身，沿山路台阶上行，数小时后登顶。时为冬季，寒风之中，一轮红日在东方群山间喷薄而起，令人身心暖意融融。其时还有一座高峰在另一侧沐浴于晨曦，与灵通山默默相向，那是大芹山，海拔1544米，傲然耸立于天地间，为闽南第一高峰。在林涛、山风中，我发觉山岭和河流一样，也能用独特的语言讲述久远故事。对之了解越多，越是悉心倾听，似乎越能听出一点意思。在倾听之余还可以述说，山川能分享快乐，也能慰藉伤痛。

我也拜访过南溪。九龙江三大支流里，南溪流程最短，源于平和，流经漳浦、龙海，于龙海浮宫同主流会合，即进入九龙江出海口。九龙江至此蔚然大观，涓涓细流已成浩浩荡荡。出海口后方是广阔的九龙江冲积平原，学名漳州平原，方圆五百余平方公里，在多山的福建称最，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造就了这块平原的丰盛与富足。九龙江注入台湾海峡，有一座城市如明珠闪耀于出海口北岸，那就是厦门。有无数人知道并惊叹于厦门的美丽，现在他们也知道了是哪一条江流在滋润她。

家乡大地还有更多山川令人叹为观止。九龙江流域以南，浦云诏东一线实为唐时漳州发祥地，

有鹿溪、漳江、东溪诸川福泽当地百姓，有诸多名山如繁星分布。我曾有缘拜访过其中若干，在漳浦玳瑁山上遥望厦门；在云霄、诏安两侧领略乌山著名的“山险、雾迷、石奇、涧深、泉响、洞多、谷幽”；在诏安九侯山欣赏层峦叠翠、怪石嶙峋和摩崖石刻；在东山九仙山寻访历代名人古迹。漳浦火山岛，云霄七高礤瀑布，诏安望洋台，东山风动石无一不是海天奇观，在我的感觉里还别具温馨，都能跟你亲切低语，也能听你述说，山含情水含笑，一如所有的家乡山水。

我曾告别家乡，工作生活于外地多年，也曾远去异国，把故园留在梦里。我总在远方想念家乡山水，用她润泽身心。我曾经有过漫长的水上旅行，从重庆到上海，再登上驶向广州的海轮，纵穿台湾海峡，中途于厦门上岸。我还曾搭乘邮轮，从北欧斯德哥尔摩夜航至赫尔辛基。深夜里我独自靠在巨大邮轮船舱尾部的栏杆上，看着波罗的海浪涛在暗夜里翻滚，灯光在远处岸线闪烁。那时我的脑海里飘过一叶阳光照耀下小小的乌篷船，在一条清澈的江流里行驶。母亲河对游子的温暖如此浩大，足以远越重洋。家乡山水那般美好，有如我所喜爱的一首老歌所唱：“我走遍海角天涯，总想念我的家。”感谢大自然造化神工，让家乡山水得天独厚，她是风光绮丽，是岁月静好，是心之维系，是魂之安所。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她的美好与温情，她属于我们，也属于所有有心了解、欣赏并热爱她的人。无论生活于此地，或者远在天边，都可以走近她，用心倾听她的娓娓讲述，也任你向她倾心诉说。

故乡的龙眼干

文 / 朱谷忠

我的故乡西庄，坐落在闽中萩芦溪畔一片椭圆形和平畴上。溪畔，种植着成百上千棵龙眼树，一年四季，树叶常青，每一片龙眼林都像一座撑开的绿色帐篷；逢到农历七月半，浓黛盈盈的树梢叶隙，便显露出如铸如塑的龙眼果，一簇簇、一串串，闪烁着黄金般诱人的色泽。

龙眼，即桂圆，又称龙目、圆眼等。明代文学家宋钰白在他的一首《桂圆诗》题句云：“圆若骊珠，赤如金丸，肉如玻璃，核如黑漆，补精益气，美颜润肤。”接着又盛赞道：“外袞黄金色，中怀白玉肤，譬破皆走盘，颗颗夜明珠。”李时珍更在《本草纲目》中述及：“龙眼性平，主治五脏邪气，安志厌食，久服强魄。”但这般好果，却不易保鲜，因而自古以来，闽中广袤平原上的莆田许多乡村，就有将龙眼果制作成龙眼干的传统技艺。明代方志世家何异远在《闽书》中对此有过记载，说莆田“因有龙眼之利，焙干而行天下”。

小时候逢龙眼丰收之年，见村前屋后都是成串丰盈的龙眼，不谙世事的我曾问过大人一个可笑的问题：“这么多龙眼，吃不完怎么办？”大人说：“吃不完拿去街上卖了。”又问：“卖不完怎么办呢？”大人说：“那就做龙眼干了。”我还是不甚明白，继续问：“龙眼干怎么做法？”这时大人手头正忙，便瞪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问这么多做什么？去园顶三叔公的焙房看看就知道了。”

大人说的园顶，离家不足半里，是一块隆起的溪地，它坐落在龙眼林的顶头，故叫园顶。世代以焙制龙眼干出名的三叔公，每年在龙眼成熟后搬到

那里的一间草房住下，一边忙着收购龙眼，一边又雇请五六个壮实的汉子给他做帮手，在一间土格子垒成的焙房里日夜焙制龙眼干。那焙房紧邻草房，门面完全敞开，朝向土路，由人进出，十分显眼。

在我的记忆里，园顶三叔公的焙房很少有小孩能进去，因为在焙制龙眼干的日子里，那里忙忙碌碌、进进出出的都是干活的大人，一个个都忙得头上冒烟；若在那边游戏追逐或弹琉璃球，都会被大人叱喝道：“还不回去！这里是玩的地方么？”挨了骂的孩子，只好一溜烟跑了。

但我有些例外，一是我家与三叔公沾亲带故，二是我与三叔公的孙女阿香同在一所小学读书，我头几次去焙房看三叔公焙制龙眼干，就是阿香带我去的。阿香人极聪明，焙制龙眼干的事情懂得又多，使我心里很是佩服。记得第一次与她进焙房前，她叫我把鞋子脱了，说赤脚进去反而干净。我一看，果然三叔公和几个正在干活的人都赤着脚，脚圈泛着白尘。那时年纪小，看焙坑上铺着一层被木耙掀动的龙眼滚来滚去的，散发出一种呛人的姜黄味，有些受不了，便不觉得有什么好玩，但阿香却在旁很认真地告诉我：“你要用耳朵听龙眼滚动的声音，听久了，听熟了，以后就知道什么时候龙眼干已制成了。”“啊？用耳朵听就知道？”这有些神奇。但我哪里听得懂，倒是看见三叔公用手抓起一颗龙眼，在手里搓揉了一会，又放耳旁摇了摇，也不知他听出了什么，只见他一边吩咐手下的伙计把火加大一点，一边又领着另一个伙计开始翻果。折腾了半天，又拿起一颗龙眼在耳边摇着，一会说“减火”一会说“翻果”。好一阵，脸上才现出几分神秘的笑意。

说实话，虽然多次去过焙房，但直到后来自己长大成人了，才真正悟到三叔公手摇龙眼听声的奥秘：原来龙眼在经过几次完全掌握火候的烘焙后，从外表看还很难判断内部肉质是否成形，这时得不断地挑拣一些颗粒，以手摇的方式放在耳边聆听，

确定龙眼干制作成功与否。阿香后来还告诉我，其实那也是一种平常人听不清、道不明的声音，只有像三叔公这些极富经验的焙制人才能听得出来。我也几次尝试去聆听这种声音，摇着摇着，觉得传到耳畔的，隐约像雨打芭蕉的声响，又像管弦丝竹断续的余音；有时候，听上去感觉是一粒黏土在蠕动，又像田野里倏然滑过的一声布谷的啼鸣……最终，啱嗒一声，正是龙眼干内质成形发出的声音。

话说回来，在三叔公焙制龙眼干的园顶走动，印象最深的是三叔公手上的老茧，两只手起绽的茧子起码有六七个，一只只又粗又厚，但正是那样的一双手，却能敏捷地抄起剪刀，剪下梗长仅有一毫米左右的龙眼果，又以手捞沙，渗入鲜果中，左右搅拌，上下翻动，使果皮变得光滑溜圆；在焙房里，他还时时以手细致地在热烘烘的焙床上测温，手心、手背完全被粉尘涂抹；有时，长期摩挲的手甚至变得鼓胀起来……那时我就不由想到：这世上的人，当他们品尝着甘甜的龙眼干时，有多少人懂得那制作中一长串繁复而艰辛的流程？都说“兴化桂圆甲天下”，那外观圆润、浑然一色且富有营养的龙眼干，一粒粒，一袋袋，其实凝聚着像三叔公这样的传统手工制作人，多少淳朴的智慧和汗水。为此，后来我曾在一首短诗中这样描写龙眼干：

从青涩到成熟 / 从喧闹到沉默 / 我始终相信 / 有一种灵魂在闪烁

闪烁季节的奥秘 / 闪烁乡土的史册 / 一切都源自内心的温度 / 还有未忘的爱的轮廓

时光的脚步匆匆。今年立秋过后，正是龙眼成熟时节，我回到故乡，想收集、采写一下乡村振兴中的龙眼干传统焙制技艺，便找到了儿时的玩伴阿香，一转眼，她也添了斑白鬓发。寒暄一阵，在我要求下，她领我再次来到了园顶。此时的溪边果林，一片寂静。当年的草房和焙房早已不复再见，三叔公也在二十多年前离开他挚爱的土地，令人格外怀念。值得欣慰的是，村里已盖起一排崭新的焙

房，溪畔仍生长着一片新老交替、繁茂翠绿的龙眼林。午后的阳光，穿不透浓密的叶子，只筛下缕缕半透明、半淡紫的薄光，轻灵如纱，恬淡如烟。我们在林中走着，话语仍离不开三叔公。阿香说，她祖父一生辛劳，专心技艺，诚恳待人，遵天守地，三乡五邻的人都敬重他。陡然间，我们还想起他说过的一句话：“脚下沾了泥，手上才有艺。”这朴实的话中深藏的含义，是多么的叫人深思。

再次打开有关龙眼干的话题，阿香脸上浮出一丝甜笑。她说：“龙眼干的制作没有什么秘密，但精品无一例外不是出在手工定制上啊，用你们作家的话讲，那是一种有情感，有心思，还有温度的制作方法呢！”接着，她又告诉我：“现在，村里已成立了龙眼干合作社，我也应邀参加了，目的就是要传承和发扬龙眼干的传统焙制技艺。”我欣慰地点点头，眼前不禁又浮现了当年三叔公焙制龙眼干的情景：点火、烘焙、翻果、再焙、起焙……整个过程，约需三天。这三天内，五六个人轮班值守，但三叔公每隔两小时左右都得入房观察，检查火候，手测温度，闻嗅果味，摇果听声，时时不敢掉以轻心。这期间，火势腾挪的声音，果壳碰撞的微响，烟与果香的气味，糅合着，飘散着，四周似也氤氲着白色的雾气，显出了几分迷蒙和神秘。直到焙制成功，将龙眼干装入一个个木箱运出时，所有的人，脸上才会露出灿烂的笑容……

龙眼干，就是这样汲水土之灵气，聚乡人之技艺，静中寓动，生雅显贵，成为百姓喜欢的珍品，让天下共尝之！

想到这时，恰好溪边有一阵凉风吹过，一下子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一晃多年了，时间过得太快了！

是啊，岁月流转，但总有一些人、一些事以及根植于坊间的价值观风尚令我们依旧萦怀。只是，眼前这一片果林，倒显得格外静谧和淡定，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

透堡，这片神奇的土地

文 / 陈道忠

透堡镇位于连江县东北部，面朝烟波浩瀚罗源湾，背靠七十二福地炉山，坐拥马透平原，山川毓秀，地灵人杰，是福建省第一批五大历史文化名镇。透堡古代有“滨海邹鲁”之誉，科甲蝉联，仅宋代就出了40名进士；近代有“中流砥柱”褒奖，一段荡气回肠、碧血黄花史话，流传千古；现代有“闽东革命摇篮”之称，热血男儿顶天立地、气壮山河，中共党史和军史有他们浓墨重彩的一笔。

寻根溯源五千年

透堡这片神奇的土地，是福建海洋文明发源地之一。2015年1月，省考古专家在透堡镇馆读村黄岐屿发现了贝丘文化遗址，除出土了大量的贝壳，还有砂粗陶釜、罐、器座、泥质软陶片、动物骨头、植物种子、石刀、石斧等。考古专家认为：这个小山丘过去是一座岛屿，周边是一片汪洋，约5000年前就有一群人在此繁衍生息。现有的遗址就是当时人们生活时遗留的生活堆积物，证明了透堡一带在五千年前就适宜居住。他们沿海而居，靠海吃海，与闽侯县石山文化为同时期，是新石器时代一处古人类居住遗址。透堡馆读贝丘文化遗址的发现，把连江县的人类活动历史推向了五千年前。

1987年，县市文化部门在馆读村的后门仑山和瓦窑坪采集到陶瓷瓦片，经鉴定属于青铜器时代（约商周时期），迄今有3000多年历史。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中原战乱频频，有少数汉民避乱进入透堡。西晋末年，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八姓入闽。据《郑思肖集》菊山翁家传记述，郑氏于晋永嘉间分派入闽，居于连江东导村（今透堡）。隋唐时期，随着中原汉民的陆续迁入和先进文化的传播，透堡的经济、文化等有了长足发展。到了宋

朝，透堡经济发达、人文荟萃，进入了鼎盛时期。

刚烈状元桑梓情

清乾隆版《连江县志》载：郑鉴，字自明，号植斋，连江透堡人，签判南卿之孙也。宋乾道五年（1169）补太学生。宋淳熙元年（1174）释褐，除太学正，入对称旨。“释褐”就是脱掉布衣，改穿官服意思。“两优”是指太学上舍分优、平二等，其中优者再赴会试，又入优者谓之“两优释褐”。宋《会要辑本·崇儒》引《野朝杂记》云：旧制太学上舍生，积校已优，而舍试又入优等者，就化原堂释褐，号“释褐状元”。淳熙元年（1174），郑鉴应廷试对策，成两优释褐状元。

郑鉴任太学正后，奉旨拨皇银在家乡东导村建状元坊，铺设四大街石板路面1200米；在出生地岭兜自然村建东里桥、状元井等。郑鉴三十八岁英年逝于任所。挚友朱熹祭郑鉴文称：……伟哉！自明之为人，凛手其有古诤臣之风……惟平生之忠赤，谅虽死而不忘。跪陈情于一酹，词于泪而俱扬，呜呼哀哉！乡亲们为缅怀这位忧国忧民的赤胆忠臣，永远铭记他为家乡所做的贡献，将他铺设的四面通达大街叫透街。郑鉴公孙三进士（郑南卿与子郑璠孙郑鉴同登进士）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

思肖“一中国梦”

“力不胜于胆，逢人空泪垂。一中国梦，万古下泉诗。日近望犹见，天高问岂知。朝朝向南拜，愿睹汉旌旗。”诗的作者是宋末元初爱国诗人、著名画家郑思肖。诗中的“一中国梦，万古下泉诗”，常被仁人志士所引用，成为千古名句。

郑思肖原籍连江透堡。《苏州府志》中元代卢熊撰写《郑所南小传》中载：郑思肖，字忆翁，号所南，福建连江透乡人也。郑思肖系郑鉴玄侄孙，继承了先祖尽忠报国思想，爱国之心，至死不渝。他立志要把亡国之恨、爱国之心载入史册，把所著的《心史》七卷，外以铁函，内封石灰，灰内锡匣，匣内生漆，四重包锢，沉苏州承天寺古井中。明崇

祜十一年（1638）冬，承天寺和尚因久旱掏井，发现铁匣，匣中有一部书稿，名《心史》，书稿外写有“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乃知作者为南宋诗人、画家福建连江人郑思肖。

《铁函心史》被誉为天下奇书，三百多年来，激励无数热血男儿为拯救民族危亡而赴汤蹈火，续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伟大民族精神。近代梁启超《重印郑所南心史序》称：呜呼，启超读古人诗文辞多矣，未尝有振荡余心若此书之甚者。呜呼，此书一日在天壤，则先生之精神与中国永无尽也。后人称《铁函心史》为“弘扬民族气节，延续中国正气的爱国主义诗篇”。

碧血黄花棋盘堂

棋盘堂原名祗园堂，位于透堡镇西部，建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面积约五百平方米。棋盘堂很平凡，在透堡几十个宫观寺庙中没什么名气，可就在这平凡地方，来了一群不平凡的人，他们中有郑思肖族裔郑瑞声和黄克安、黄忠柄、王灿登、吴适、卓秋元等等，他们在这里秘密组织广福会（后改光复会），歃血盟誓，商谈反清大计，决心为推翻腐败没落的满清王朝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1911年春天，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决定在广州举行起义。林觉民回闽招募爱国志士，福建同盟会下属的光复会积极响应。在吴适率领下，二十多个光复会会员从棋盘堂宣誓后出发，到马尾乘船经香港抵广州，编入黄兴领导的第一路“先锋队”。1911年4月，黄兴率领的“先锋队”直扑两广总督衙门，后分兵攻打督练公所、军械局等处，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先锋队孤军奋战，起义不幸失败。

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冒着生命危险把七十二烈士的遗骸收殓安葬于红花岗，后改名“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在七十二烈士中，福建人有20人，其中连江县占了10人，透堡籍有两人——黄忠柄、王灿登。这些革命志士，以壮烈牺牲践行了自己在棋盘堂上发出的“报国为

革命，舍身拯危亡”誓言。孙中山先生褒赞“闽有连江，粤有花县”。

英雄被载入史册，棋盘堂作为光复会会址、培育过这些英雄而成为圣地。透堡棋盘堂扬名海内外，成为辛亥革命福建省的一个标志地。

闽东革命第一枪

民国二十年（1931）10月间，中共福州市委巡视员邓子恢巡视连江透堡，协助杨而菖取得了减租减息斗争的胜利。同年12月21日深夜，不甘心失败的恶霸地主纠集民团武装和流氓200多人，手提大刀猎枪等武器，猛冲共产党领导的农工会会址北街林氏宗祠。杨而菖领导农民自卫队和农夫会员举行武装暴动，激战三昼夜，终因寡不敌众，暴动失败。杨而菖带领骨干分子30多人突围，隐蔽福州等地继续革命。

透堡农民暴动，打响了闽东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从此，透堡革命的星星之火，迅速燃遍罗源、宁德、福安、福鼎等十一个县域，掀起闽东地区土地革命高潮。

杨而菖是连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17岁担任中共连江县第一任县委书记，主持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东游击第十三支队”，任政委，后扩编部队为“闽东工农游击十三总队”，任总队长兼政委。杨而菖牺牲后，十三总队在透堡寺厅改编为“闽东工农红军第十三独立团”。1934年9月底，闽东工农红军第十三独立团和第二独立团等合编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后来，由叶飞率领的这些闽东健儿驰骋于抗日战场、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透堡是华东野战军二十军发源地之一，飘扬的五星红旗上有杨而菖等透堡革命先烈血染的风采。

透堡是土地革命时期闽东地区革命的中心，是中共连江县委、连江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留有邓子恢、陶铸、叶飞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斗足迹。现在保存有邓子恢旧居、红军兵工厂旧址、透堡暴动纪念馆、二三革命纪念碑、杨而菖烈士陵园等。

泉南豆腐之乡玉湖

文 / 叶忠惠

秦汉以来，为避战乱，大批中原和北方人民带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丰富的饮食文化、多元的民间信仰南迁入闽，一部分人来到石狮宽仁、玉湖一带定居。

玉湖靠海，紧邻龟湖塘，地势低、多洼地，周边布满水潭、石窟、浚沟，发源于宝盖山、风炉山、狮仔山的溪涧都经玉湖入海。受潮汐和台风影响，每到雨季，玉湖一带洪涝灾害频发，人们生活深受影响。

时任泉州太守蔡襄很忧心，他集官民之力，组织群众疏浚通渠、挖塘蓄洪、筑堤防潮，穷尽一切办法治理洪涝灾害。为治理水患灾害，保障农业生产，蔡襄亲自起草《龟湖塘规》，发动民众改造滩涂，鼓励围垦造田，引导人们种植水稻、黄豆、花生等作物，化解人多地少、粮食短缺的困境。

据《龟湖塘颂德碑》记载，从蔡襄制定“塘规”以来，石狮粮食产量“二三倍于他乡”。充足的粮食供给促进当地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蔡襄的继任者王十朋到任后，继续治理龟湖塘，组织民众开展水利设施建设，他多次亲临石狮，在田间地头调研，指导抗洪，发展生产。1168年汛期，王太守冒着狂风暴雨，在龟湖塘组织救灾，其间，他登临灵秀山察看汛情，留下墨宝《咏灵秀山金相院》（又名《灵秀峰》）：

小小精蓝亦自奇，
一峰灵秀蕴幽姿。

无缘细听山僧话，
太守偷闲只片时。

王太守结合石狮沿海潮汐和雨季山洪多发的特点，修改完善《龟湖塘规》，形成十八条接地气的《先宋塘规》，并以府衙公文的形式颁布实施，使龟湖塘水患治理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道路。一前一后两任泉州太守制定的两部“塘规”，为泉南一带田塘水患治理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经过两任太守悉心治理，龟湖塘由乱到治，经过整治，泛滥成灾的恶水成了灌溉农田的生命之水，玉湖也从“水患之地”变成“泉南粮仓”。吃水不忘挖井人，玉湖人深切感念两位心系民间疾苦的父母官，感恩和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在龟湖塘边为蔡襄树碑立传，“拆桥苦留”卸任返乡的王十朋太守，思之如父母……

曾任福建茶史和泉州太守的大书法家蔡襄，在石狮留下治水佳话，为当地农业生产和发展繁荣做出巨大贡献，作为历史文化名人的蔡襄，是石狮人民的宝贵财富，应当修馆缅怀，给感念他的石狮人民一个追思的场所。

苏东坡任杭州太守期间，推动西湖治理改善民生，人们修堤纪念，建成的“苏堤”成了杭州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苏氏文化”的植入，引来文人墨客，“苏堤春晓”成为杭州著名景点和文化名流打卡点。

龟湖塘边若有一座蔡襄文化馆或王十朋纪念馆，展示两任太守的治水功绩和他们的文化建树，

有助于增加石狮这座文化上相对单薄的“海丝名城”历史厚重感。蔡襄和王十朋两任太守治理龟湖塘水患，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若能充分利用这些文化资源，结合影视、文学、戏曲等艺术形式，讲好“石狮故事”，对促进石狮文旅发展和文化繁荣大有裨益。

二

文史资料显示，玉湖曾是泉南黄豆重要产区，这里出产的黄豆，品质好、颗粒大，是做豆腐的好原料。

那个时候，每逢年节，定居玉湖的中原移民必做豆腐祭祀、待客，也拿豆腐当拜访邻里亲朋的伴手礼，豆腐是当地最受欢迎的高档礼品。豆腐制作技艺从玉湖传开，渐渐发展成一种发家致富的产业。

明清以来，闽南下南洋谋生的人与日俱增，豆腐制作技艺随之传到海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旅菲龟湖籍爱国侨胞、大实业家郑声党先生到南洋初期，就曾涉足豆制品行业。

清雍正年间，玉湖已有专营豆制品的“豆腐作坊”和不少老字号豆干店，玉湖生产的豆腐、豆干畅销泉南城乡广大地区。这个时期，全国许多地方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蒙昧状态，大多数人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完成原始积累的石狮，已经出现商品经济的萌芽。

石狮人为什么能用短短30年，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建设成名震东南的“全国文明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年，玉湖出现了规模化生产的“豆腐坊”，有经营性豆干社数十家，晋江粮食局创办的“石狮豆干社”就选址玉湖洋顶，玉湖成了名副其实的“泉南豆腐之乡”。我很早就知道玉湖豆腐，也喜欢吃玉湖豆腐，玉湖豆腐悠久的历史、玉湖人锲而不舍的创业精神是我所不知道的。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石狮商品经济飞速发展，一度形成“全国跑石狮”的繁荣局面，人们亲切地称石狮为“小香港”，打趣儿石狮“人傻钱多”。“人傻钱多”听起来有些刺耳，却歪打正着反映了石狮富足和石狮人豪爽质朴的性格。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在鲜花和赞许中、在金钱和利益面前，有人迷失了方向；有人在创业中受挫，从此一蹶不振；有人没有跟上时代发展步伐，事业停滞不前……玉湖人坚守初心，牢牢把握时代发展机遇，潜心研究豆腐制作技艺，硬是把小小的“豆腐坊”捣鼓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

三

一年做十件事，运气好的人可以挣到钱，但不一定能把事做好；十年做一件事，未必能发财，事情肯定会做得更好。在商海中沉浮的玉湖人，一定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心无旁骛，在波涛汹涌的商海中仍能专注自己的初心和梦想，潜心研究豆腐。

今天的玉湖人比他们的前辈更有远见，他们不是简单地把“做豆腐”当作一种谋生手段，而是把它当作一个事业去经营。为做强做大豆腐产业，2005年以来，玉湖社区相继投入2000多万元，在风光旖旎的湿地公园创建“豆制品公司”，引进现代化生产线，建成全省最大豆腐坊，实现全程无菌化生产。科技助力，为“玉湖豆腐”赢得口碑，玉湖豆制品质量深得市民认可，近年，公司先后斩获省市县三级“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和福建省著名商标、泉州市知名商标、石狮市科技进步奖等荣誉。

勤奋务实的玉湖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爱拼敢赢的“晋江精神”，把一块小小的豆腐做成省、市名优商品，源源不断收获财富和赞誉。尽管取得可喜成绩，玉湖人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也没有沉浸在成功的喜悦里，除了继续把好产品质量关，他们开始专注企业文化和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创造

性引进“生产+文旅+研学”的模式，布局企业发展。厂区开创的手工豆腐体验馆，为“豆腐研学”注入文化内涵。在这里，孩子们可以走进车间，全程观摩豆腐生产，品尝新鲜的豆浆豆花，还可以从推磨碾浆开始，参与豆腐制作，这些体验有助于丰富孩子们知识阅历，帮助他们积累习作素材、锻炼他们的劳动品质。

体验馆外的“豆腐文化墙”上，展示着豆腐悠久的发展历史，在这里，我知道了豆腐起源于西汉，是淮南王刘安炼丹发明的。关于豆腐的历史，我想知道得更详细些，查阅资料，读到一篇名为《豆腐的来源和历史故事》的文章，认为豆腐是汉代医学家葛洪发明，有《神农本草经》为证。

我无法判断两种观点孰是孰非，只好搁置争议，把学术的问题留给专家去研究和论证。“豆腐起源说”激起我的好奇，我会继续查阅史料，设法弄清豆腐发展演变史，目前还没有头绪，留下一点

遗憾，我会带着这点遗憾继续探究。倘若没有来这里研学的经历，我肯定不会主动关心豆腐的身世。研学是一个契机，它激起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借助这个契机，“豆腐研学”从简单的生产体验上升为文化传播和技艺传承，触及教育的真谛。

我很纳闷，为什么要在豆腐厂区立一尊高大的“二师兄”石像，“二师兄”和豆腐有何关联？民间虽有用“吃豆腐”隐喻好色的说法，将“二师兄”请到豆腐厂，难道是批评他好色，以此增加“豆腐文化”的趣味性？我查阅典籍，未发现“二师兄”与“吃豆腐”的关联，强行把二者扯在一起是否牵强？

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关于“二师兄”和豆腐的关系，是一个可以深入探讨的文化课题。借助这样的探讨，若能激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增加豆腐的文化色彩和品牌价值，岂不妙哉！



栖岸赤雁正飞翔

文 / 林在辉

大赤岸位于永泰县东北部的多云乡，由赤岸村、前洋村与溪坪村组成，前洋、溪坪两村是解放后自赤岸村分出，三个村虽有行政区划之别，实则亲如一家。

相传，此地因村域境内有七座类似雁形的小山而被称“七雁”，方言中“七雁”与“赤岸”谐音。磨笄山为七山之主峰，亦为永邑之主山，城关龙脉之始。该村建村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于2019年6月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赤岸村距离永泰县城关29公里，距福州大学城32公里（葛丹公路通车后）。从永泰城关出发，驱车前往赤岸村，沿蜿蜒山道一路盘旋而上，四周峰峦罗列如屏，地势雄奇高峻，森林郁郁苍苍。

赤岸村到了！放眼望去，山间民房大都沿公路两旁依山势而建，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溪畔矗立的四座铕楼，当地向导告诉我，这就是大赤岸核心区域“赤岸铕楼群”，现保存祖忠铕楼、则水铕楼、世瑀铕楼和春铕楼等，为建筑文化地标。

走进村庄，抚摸着铕楼那斑驳古旧的土坯墙体，甚为惊叹！留痕岁月，温暖人心！这里曾经是繁华集市，每一块土坯都是村人往事的记忆和承载。翠绿山色、潺潺流水，映衬层叠的铕楼，赤岸村灵动也温馨。

《永泰县志》（民国七年版）记载，这里在唐宋时期便有先民定居，经历宋、元、明时期，村庄发展到清朝时期最是繁荣，曾创造过“赤岸市”的

辉煌历史。赤岸村地理位置特殊，与永泰白云乡星联村、闽侯竹岐乡溪南村毗邻，此地自然是出入永泰县城与福州市城必经之地。又因运皇粮的通道由赤岸经过，赤岸溪畔云集一大批商贾小贩经商，逐渐形成贸易集市；集市渐渐繁荣，便形成了“赤岸市”。寨堡式铕楼群便应运而生，四座铕楼分别建于清朝中后期至民国初期，均为土木结构，三层主体，黑瓦覆顶，上有狭长的斗形窗和枪眼，造型、风格迥异。四座铕楼形成四角布局，联合防御，实现自治联保。除此之外，统楼兼当店铺，经营食品、糕饼、药铺以及杂货等，其中和春铕楼曾是恒春林药铺，后改制为村卫生所，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些铕楼群是昔日繁荣最好见证。

整个村落呈船形，四面环山，自北向南与自西向东的两条溪流穿村而过，交汇在折桂桥，形成了“T”字形的水网格局。与桥相拥的两棵高大枫树蔚为壮观！粗壮的树干三人合围才能抱住；树的表面凹凸粗糙，似乎每一处都记载着赤岸村过去的风花雪月，倾诉着其辛酸往事。

折桂桥，位于赤岸溪与门前溪的交界处，始建于明朝成化年间，至今600余年，是赤岸王姓始祖武节将军王宁后裔王琬所建。取名为“折桂桥”，蕴含着蟾宫折桂、金榜题名之寓意。明清期间多次毁于水患，几番重修。1938年，一伙匪徒劫掠赤岸市铕楼群未果后，放火烧掉了此桥。折桂桥的沧桑隐没于历史烟尘之中，如今已然修葺一新。

桥下一处鳌头潭，深不可测，相传与东海相通。潭中蛰伏一只巨鳌，时常出没。乍看潭中有一块硕大岩石，酷似昂首游行的鳌鱼，估计潭名是出自此，寄寓独占鳌头意。此桥古时是读书人上京考试必经之处，民间便有“巨鳌灵显”的传说：上京考试的读书人过桥时，若能见得巨鳌，便可金榜题名。据说赤岸村清朝举人王凤书就曾见到神鳌的尾巴，所以最后中得举人，擢候补知县，官至邵武教谕。又传说，经风水先生点化，村里人在桥畔栽

种了两棵枫树。长成的枫树，在夕阳斜照下幻如两杆伸向潭中的钓竿，满树枫叶为食饵，便可钓出巨鳌，圆成金榜题名的梦想。

清代乡贤王梦熊曾在此题诗《折桂春韵》：“但见蒹葭苍，不闻木杵香。一曲渔家傲，矶头神飞扬。”生动刻画了诗人怀揣着梦想与激情，奔赴考场。

亭上题两副对联：“探花乘轿去，折桂跨鞍回”“鹅峰标雁序，鲤濑起龙吟”。亭上文昌阁供奉“魁斗星君”，每到考试季节时，许多读书人到这里烧香，以祈增慧开智，金榜高中，福荫门庭。

此村文风浓厚，才子辈出。清代光绪年间曾出三位举人：王梦熊，光绪十年甲申（1884）举人；王绍沂，光绪廿八年壬寅（1902）乡试举人；王梦柏，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乡试举人；其中王绍沂为《永泰县志》（民国版）总编纂，名噪一时的才俊。此三人均出自马鞍乾厝王氏一家族。

折桂桥下游300米处的福禄桥与之遥相呼应，因福禄桥地形呈葫芦（谐音“福禄”）状，故得其名，寄托着赤岸先民“先折桂，后福禄”的美好寓意。福禄桥地处低洼，经常被山洪冲毁，2019年重修，溪畔砌筑驳岸，围住水流，自然有“留住福禄”之意。小小村庄，移步换景间典故频出。

走在赤岸溪畔古驿道上，倏忽间仿佛穿行在百余年间的光阴中。昔日繁华裹挟在时光中渐行渐远，令人嗟叹。

如今古驿道与前洋景观步道相接。前洋景观步道修建于2022年，共投资150万元，起点为赤岸铕楼群，终点为前洋将军庙，长约5公里。行走在景观步道上，游客可以感受“处处有文化，满眼皆山水”的人与自然和谐之美。

一段悠扬动听的音乐旋律从远处飘来，我深深地被吸引。顺着乐声寻到一家小小的“乡村音乐酒吧”。酒吧由废弃的水碓房改造而成，屋里保留了

古老的石墙与复刻缩小版的水车等。在这里放空一段时光，享受一份悠然自在，感受到乡野乐趣的慢生活。

与音乐酒吧仅一墙之隔的溪居民宿，总面积260平方米。清晨，起床就可闻到茵茵草香，听到喳喳鸟鸣；黄昏，临窗眺望，近可见到村中袅袅炊烟，远可望见郁郁山林；夜晚，透过斗型天窗，窥见璀璨星空。可以在露天阳台与朋友喝茶、聊天，感受到静谧的乡间生活，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随后，叶子渊经理带着我们先后参观了丹云中草药博物馆、建设中的天叶生态园与大赤岸乡村会客厅。

大赤岸乡村会客厅，是对旧供销社进行活化利用成果。会客厅是集餐饮、民宿、展销、会议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含有文创中心、网络直播平台、青年旅社等项目，适合开展研学、团建等活动。后院改造成公益性的人民大食堂，为全村60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提供日常三餐，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临近中午，老人们三五成群，说说笑笑，向着食堂聚集而来，每个人的脸上，无不荡漾着对生活满足的笑容。

站在知青旅舍阳台上，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百鸟鸣啼。夕阳辉映，青山笼红纱，风姿旖旎。

大赤岸立足实情、因地制宜、顺势而为，着力于保护文化遗产和推动旅游业发展，实现三个村齐头并进、协同发展的宏伟目标，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新篇章。笔者特填一阕词赞之：

风入松·赞多云乡赤岸村

磨笄山麓掩云屏，千嶂翠鬟倾。晓风暖树流莺啭，赤岸村，三里桥亭。鳌钓月潭溪影，笛吟枫落芦汀。

当时商贾市朝名，田稼几蛙鸣。凭河屯御黎民乐，铕楼群、除去纷争。堪笑人间尘事，喜逢栖雁新生。

雨绘汀州 梦泽流光

文 / 唐 禧 图 / 谢桂生



汀州，这座承载着千年风霜的古城，在雨的轻抚下，缓缓掀开了她神秘而温婉的面纱。夜幕低垂，细雨如织，宛如天界的织女，以无尽的柔情，为汀州披上了一袭柔和而幽深的绸缎。每一滴雨珠，都像是时间的低语，轻轻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将历史的厚重与现实的宁静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一幅幅动人心魄的画面。

石板古道，在细雨的润泽下更显古朴与典雅。雨水沿着岁月的痕迹汇聚成涓涓细流，在昏黄灯光的映照下，仿佛银河倾泻人间，闪烁着银白的光辉，为旅人指引着一个光与影交织的梦幻之境。脚下每一步都伴随着清脆的水声，那是细雨与石板路的私语，它们共同编织成一首宁静的雨夜乐章。

汀江之上，雨雾缭绕。古桥在雨幕中若隐若现，宛如一位温婉的女子，在历史的长河中静静地诉说着她的过往。灯笼在雨中摇曳生姿，发出温暖而柔和的光芒，与雨珠共舞，绘就出一幅光影交错的梦幻图景。雨点击打在江面上，激起层层细腻的涟漪，与波光粼粼的江水相互交织，绘制出一幅动人心魄的雨夜江景画卷，让人沉醉其中，忘却尘世的烦恼。

穿梭于街坊巷陌之间，一座名为“丽园”的雅致建筑悄然映入眼帘。她宛如汀州古城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在雨夜的映衬下更显其幽静与雅致。受邀踏入丽园，一股宁静与洗涤之感油然而生。园内翠幕深幽，雕梁画栋，雨丝轻拂，檐下雨帘挂夜微，仿佛所有的尘世烦恼都随着这细雨飘散而去，只留下心灵的纯净与平和。在这里，丽园成了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让人忘却尘世的纷扰，沉醉于这份宁静与美好之中。

继续前行，古色古香的建筑在雨夜中更显庄重与古朴。雨水沿着屋檐轻轻滑落，发出悦耳的滴答声，宛如古老的编钟在轻轻敲击，回响着历史的回响。每一滴雨珠都像是历史的见证者，它们汇聚成流，从屋檐下滚落，如同晶莹的珍珠般洒落人间，为汀州古城增添了几分生动与活力。

登上古城墙，雨中的城墙更显巍峨与坚韧。雨水顺着城墙的缝隙缓缓流淌，留下一道道斑驳的痕迹，那是岁月留下的印记，也是汀州不屈不挠精神的见证。站在城墙上眺望远方，整个汀州城在雨夜中更显宁静与祥和。灯火阑珊处，古城被一层柔和的光辉所笼罩，显得更加温馨而浪漫。雨珠在灯光的照耀下闪烁着晶莹的光芒，如同点点繁星落入人间，为汀州古城增添了几分梦幻与诗意。

汀州的雨夜，如梦似幻，让人久久不愿离去。在这里，时间仿佛变得缓慢，让人有足够的时间去品味这座古城的韵味与风情。雨珠在灯光下闪烁，如同点点星光，照亮了游人的心房，也照亮了这座古城的历史与未来。在这样的夜晚，汀州不仅是一座古城，更是一个充满诗意与梦幻的仙境，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漫步汀州古城，仿佛穿越千年时光，与古人对话，与历史共鸣。在这里，每一块石板路、每一座古建筑、每一滴雨珠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的积淀。雨夜汀州，不仅是一幅动人的画卷，更是一首深情的诗篇，让人在品味中感受到历史的深邃与文化的厚重，也让人在宁静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湛卢山下走茶道

文 / 黄菜莹

茶园茶园，茶的家园。室内品赏茶道久了，总会猜想，这些离开乡野来到茶壶茶盏里的叶子原本住在哪里呀？它们的家是个什么模样呢？于是，就喜欢探访山野茶园，寻觅茶道的上半截子。曾在苏轼诗文里读到多篇对建茶的赞颂之作，据《建茶志》记载，松溪亦属建茶主产地。来到松溪，自然要去领略一番远近闻名的茶平万亩茶园。巍巍湛卢山横亘松溪，春秋时期欧冶子在此铸成天下第一剑，当地人称之为剑山，不到湛卢山等于没来过松溪县；茶平万亩茶园位于湛卢山脚，据说剑山深处尚存古代摩崖石刻“香岩茶记”四字，山下茶平乡现有茶园3.5万亩，占全县一半，不到茶平不知松溪茶的前世今生。

其实，茶不仅仅是用来品的，也是用来看的。书本记载的传统茶道只是品赏茶韵的说法，从味觉滋生万般情致，而那些套路仅仅发生在茶成品范畴，显然颇有局限性，它只写了下半截；真正的茶道应当还有上半截，那就是茶青的原生态，观赏叶子们的家园景象，从视觉展开无边的遐想。茶平万亩茶园建造了不少观景台，我直奔最高的一座空亭。环顾放眼，茶园近处有如工笔勾勒般发散着无数弯曲的茶畦线条，缭绕环绕地渐伸渐远，消失在山坡后边，几片水洼地亮晶晶地晃乱了流云和飞鸟的影子，远天被耸进苍穹的湛卢山峰挡去了小半面，似乎莽莽苍苍地昭示这片茶园与众不同的立地不凡。置身空亭，强大的茶树气息写意般裹挟周身，袅袅馨香，郁郁清香，沁人心脾，妙不可言。举凡茶痴皆有体会，茶道在品赏与观赏之间，贯穿味觉与视觉的还有一个嗅觉审美，那就是闻赏，用

鼻尖来辨识茶趣。户外闻香更识茶道，一如这茶平万亩茶园的满山气韵，天然地催发愉悦的灵感。

离开亭子，漫步茶园，远望湛卢山苍茫雄姿，近观斜坡叶子优雅秀色，山风清凉地拂过，灵台上渐渐就延展出第六感觉，似乎茶气与剑气纠缠弥漫。

关于茶气，千百年来尚未发现体系完整的研究专著，基本散见各类诗文茶论，零散之中不乏独到见解。唐代卢仝《七碗茶歌》说的是茶气的文化体验：“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宋代苏轼亦有“清风击两腋，去欲凌鸿鹄”的茶气描绘，并赞曰“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卢仝对下半截茶道这种时空交叉的茶气感应，堪称境界，精彩传世。茶平万亩茶园的技术指导人是工程院院士、中国茶学学科带头人陈宗懋先生，他主编的《中国茶叶大辞典》认为，茶气既是蒸煮茶叶的热气，又指蒸气辨汤，也指茶味，这是从茶科技角度的解释，也是针对下半截茶道而论。翻阅当代茶说，会看到另一种跨入上半截茶道的茶气理解。比如中国西南一带著名的“山头韵”说法，认为茶气是由种植地赋予的，不同土壤、不同海拔、不同气候的茶山会造就茶的不同气场，形成独特的山头韵。中国茶道的禅茶一味学说影响全球，在2009年第四届世界禅茶大会上，中国茶人李彦锋先生发表《漫谈禅茶之道——用身体读茶》论文，认为身体感应的茶气引领了茶道，强调借由茶气入静来修养身心，引发各国茶人共鸣。此文提出“茶有三气”，亦即地气、茶气、人气。地气，是茶的本味，什么地方产什么样的茶；茶气，讲的是茶叶本身的小茶气，是该茶所具有的能量，是一种抽象无形的感觉，需要用身体用心才能感受到；人气，是共同喝这泡茶的人所形成的气场，同一款茶对不同的人会引发不同的经

验、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历史、不同的见证。这“三气”构成大茶气。我以为，茶平万亩茶园尽可以接纳和验证这些精彩的茶说，然后让自己更加精彩。

至于剑气，显然是因为剑山湛卢而起的联想，却更是因为茶平万亩茶园蕴含的愿景而生的期许。剑，原为冷兵器君王，后世更多地成为高贵的佩戴，以至剑的杀气逐步平和化，剑气在众多辞典中演化成为人的才华和才气、勇气的比喻，南朝·梁·任昉《宣德皇后令》说的“剑气凌云，而屈迹於万夫之下”正是此义的感叹。徜徉万叶丛中，渐渐感应此地气场，古剑山，老茶乡，似乎湛卢剑气赋予了茶平万亩茶园充沛的发展勇气和才气。万亩茶园的学名称作“茶平乡绿色循环优质高效示范茶园”，这满园的叶子以“质量兴茶”为目标，要给绿色循环和优质高效做示范，显然是可贵的发展勇气。而叶子们深藏不露的修身才气，则从茶园建设的诸多法门展露出来。他们跻身国家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绿色循环优质高效特色农业（茶业）促进项目”序列，让叶子们的家园有了一个高位依托。他们实施“规划科学、梯层等高、路网硬化、园地植树、梯壁留草、自动灌流”，让叶子们的家园有了幸福美满的高位品质。他们打造全县有机认证生态茶山样本，采用病虫害绿色防控措施，应用太阳能风动力捕虫灯、可追溯视频监控系统等科技手段，以有机肥替代化肥，让叶子们的家园有了健康洁净的生活。他们组织茶山联合体，身处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各产业链条以及管理环节之中的单位和个人共同加入，共塑公共品牌，让叶子们的家园有了互济力量。他们推行茶旅融合，吸引游人，休闲观光，体验互动，认领定制，让叶子们的家园有了无形传颂的美好口碑。

显然，这是一座有抱负的茶叶家园。在剑气与茶气纠缠弥漫之间，似乎剑气也化成了茶气，立地不凡的湛卢茶气。茶气氤氲，茶道漫漫，湛卢茶气

穿透了世间茶道下半截与上半截的阻隔，上下衔接，贯成一径圆融无碍的完整茶道，直通天人合一的境地。君不见，茶平万亩茶园鲜活的叶子竞相仰脸，那饱满多姿、昂扬朝天的生动容颜，洋溢着勃勃的生命隐喻，仿佛自信地等待一双纤手，那一捏一翘的兰花指，把自己采进高品质的出路，融入美妙的人间茶道。

是呀，茶园的山道弯弯曲曲，顺着家园茶道走出去，这满园的叶子离家之后会出落成什么样的身份面目呢？当地茶农告诉我，它们会进修成为绿茶、红茶、白茶三个族类，叶子们离家之后得看市场行情和加工工艺来选择自己变成哪种身份面目。我知道，这涉及茶树的适制性，同一株茶树使用不同加工工艺可以制作出绿茶、黄茶、黑茶、白茶、青茶和红茶六大类，一棵茶树只有适不适合制成某类茶的讲究，并不存在只能制成某样茶的规则。茶平万亩茶园的叶子们最适合绿茶红茶白茶三种成品身份。

茶是最善涅槃的叶子。茶平万亩茶园山道蜿蜒，正是茶道趣味落地的象征写照，仿佛圣洁灵魂的轮回。是的，茶有四次涅槃。第一次涅槃，是在茶枞。茶在自己的家园逢露而醒，一芯一叶，一芯两叶，一芯三叶，朝着天空婀娜伸展。第二次涅槃，是在茶厂。从工艺里醒来，获得成品命名，走向千家万户。第三次涅槃，是在茶盏。睡着的茶与沸水相遇就活起来了，蜷缩的叶子缓缓张开，舒展身姿，释放魅力。第四次涅槃，是在人的心灵。把人的灵气带回茶的家园，让山野的心旷神怡接纳人间各味悲欢乐与炎凉沧桑，让天地人在茶气弥漫中交相感应，物我两忘，安宁，欢喜，那是真正地活起来，永远不会睡去。从茶的家园出离，再回归茶的家园，所谓茶道应该就是这样的轮回，永无休止。茶平万亩茶园发愿的“绿色循环”追求，不正是这样的茶道魂魄再现吗？湛卢山脚，谷风习习，和美茶园，起起伏伏，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壮士已矣 忠魂不灭

文 / 杨际岚

冬日。灯下，翻阅“海峡诗会”资料，读到席慕蓉的《谢函》，油然想起十七年前的往事。那年，台湾诗人席慕蓉应邀访闽，在福州和泉州活动之后，抵达厦门，随即游览集美学村和鼓浪屿。著名诗评家陈仲义、诗人舒婷夫妇专程到鼓浪屿码头迎候。“海上花园”的美景，让席慕蓉赞叹不已。她幽默地对舒婷说，真是羡慕她也嫉妒她，能拥有这样一处绝美的故乡！当晚，在下榻宾馆，从阳台上眺望，海浪翻涌，波光粼粼，远方，岛屿横卧若隐若现，渔船亮着暖黄的船头灯一闪一闪地横过海面。面对迷人景色，席慕蓉不禁慨叹，多么美好，多么平安的夜晚啊！福建省文联、作协、《台港文学选刊》等曾经联办了十届“海峡诗会”，多次邀请台湾诗人来闽，行程大多安排在厦门。厦门湾，鼓浪屿，演武大桥，滨海大道……洛夫，余光中，痖弦，郑愁予，张默，向明，大荒，陈义芝，白灵，焦桐，詹澈，张国治，尹玲，古月，陈育虹，潘郁琦……数十位台湾诗人畅游鹭岛，对这片海域，这番美景，都留下难以忘却的深刻印象。

一百多年前，有些来自遥远国度的人们，也曾对那里产生浓厚的兴趣。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致信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提出：“假若认为台湾占领起来太大，那厦门包括金门岛，可以给我一个良港，可以控制，并可以据以劫取台湾商业。”巴麦尊则直言不讳：战争开始后，英军立即封锁广州等处海口，占领厦门作为“供应中心与行动基地”，“将来也可以作为不列颠商务之安全根据地”。鸦片战争中，这些不速之客，迅即将贪婪的欲望付诸行动了！

历史定格于1841年8月26日。厦门湾顿时成为战场，硝烟弥漫，炮火连天。在船坚炮利的入侵者猛烈攻击下，鼓浪屿失守。闽浙总督颜伯焘赶忙下令“所有分防各将领等，交金门镇江继芸竭力支持”。自个却退往同安。面对横祸，江继芸无所畏惧，始终在“竭力支持”，率众“抵抗得十分顽强”，直至以身殉国。

关于江继芸之死，说法不一。事后，钦差户部右侍郎端华奉旨调查，奏章详述水操台战况之署参将陈胜元供称：“七月初九日申刻，突有逆夷船数十只，驶到大担。初十日辰刻，该夷船三十四只一齐起篷，由南太武山迳扑厦港。各处弁兵开放大炮，并力夹击，先后经水操台、大炮台、鼓浪屿、屿子瓦等汛，打沉火轮船一只，兵船五只。维时南风盛发，愈打愈急，并放下杉板船多只，夷众纷纷向各处四散上岸。我兵分头截杀，伤毙逆夷多人，夷匪退而复进者数次。迨至日暮，夷匪数千，四面围杀，总兵江继芸追贼落水，游击张然奋力追捕被杀，把总李启明、杨肇基、绳国庆及兵丁四十余名，登时阵亡，其余弁兵受伤甚多。陈胜元被伤仆地，各弁兵抬扶，回守后路等语。”其他“接仗之员弁”也接受讯问，均一一宣告，情状大同小异，但没有具体描述江阵亡情形。上引当事人陈胜元陈述经过，钦差端华据实上奏，“追贼落水”的说法应有一定可信度。《平潭县志》（1922年版）叙述更为详尽：“继芸奉调赴援，战于水操台，身先将士，奋勇杀贼，贼船驶遁。急追之，耸身跃入贼船，撑拒移时，后援不继，受重伤落水殒命。”此为第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见之于多种史籍。《清史稿》：“七月，英舰泊鼓浪屿，集水陆师御诸屿口，炮毁敌舟，而敌已扑炮台登岸，陆师先溃，继芸急赴援，中炮落海死。”《夷氛闻记》：“咽喉调金门镇江继芸，陆路提督普陀保分防要隘。继芸战败，落水死。”《中西纪事》之《闽浙再犯》：“金门镇总兵江继芸抢护炮台不及，被夷炮轰击落水死。”

而在某些外国人描述中，则是投海捐躯。这是第三种说法。柏纳德说江是“一声不吭地跳水溺死”，麦克法森称江“以最镇静的态度投海自尽”，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这样写道：“他一见到战争失利就从一个炮眼里走来自溺而死。”

陆嵩《听闽客谈厦门死事诸公本末记之诗》云：“何人拒贼誓死战，金门总兵江继芸。从而起者副将凌，都司王公勇绝伦。水师把总李杨纪，或鲸腹葬或刀殮。浩然正气留乾坤，天阴月黑来忠

魂。”当时场景，后人难以完全还原。然而，无论追贼落水，或者中炮落海，还是投海自尽，如史书所述，均为“阵亡”“殉节”，全都表明，面对凶虏，江继芸等毫无惧色，“拒贼誓死战”，决不退缩半步！身为战将，陷入敌强我弱的绝境，毅然选择喋血疆场，直至生命最后一息，“浩然正气留乾坤”，何等忠勇，何等坚贞！他以死战报效社稷宗庙，以死战报效黎民百姓。

江继芸海中生，海中长，毕生与大海相伴。他于1781年出生于平潭侯均区五福境，行伍出身，弱冠时从军，编入福建水师海坛镇。四十载戍边护疆，历任额外外委、把总、千总、守备、都司、游击、参将、副将、总兵等职。平潭，与台湾的澎湖列岛，广东的南澳岛，并列称为海中“三山之目”，加之金门岛，同为东南沿海上的要冲。江继芸先后在四处重镇效力。仅最后二年，他的人生轨迹，

便与上述四地完全叠合：1839年（道光十九年）9月，任台湾水师协副将；1840年（道光二十年）3月，署理广东南澳镇总兵；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3月，任福建水师海坛镇总兵；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5月，任福建水师金门镇总兵。他的戎马生涯，和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等名臣良将叠合在一起。每次升迁、调任，均为上峰保奏。先是，以“继芸年健技练，熟谙水务，屡经巡洋，获盗多名，著有劳绩”“于台地洋面情形素为熟悉，升补台湾水师协副将”。而后，“该员才识明练，董率有方，堪胜水师总兵之任”，委署南澳镇总兵。其后，“总督邓廷桢荐其才，寻擢海坛镇总兵，调金门镇，从颜伯焄守厦门”。直至在厦门保卫战中，江继芸拼尽生命的最后一息。噩耗传开后，当地民众到沿海边寻找，声嘶力竭地呼唤：“江大人回来呀！”第三天中午，他们终于找到了江的遗体。亲属扶柩回平潭。船驶抵城关渡船头，百姓自动夹道迎灵。停柩两年之久，道光帝终遣钦差大臣带恤银、葬银、祭银和祭文一道，来到平潭，为江继芸举行隆重的致祭仪式。灵柩沿途经过时，百姓跪地焚香烧纸，场景令人动容。上千人跟随灵柩抵墓园，哭喊声响成一片。江继芸墓，位于平潭北厝镇田美村东南。墓前立石碑坊，中门楣书“钦赐祭葬”，左门楣书“正气长存”，右门楣书“心昭日月”。主圹两旁石柱镌刻对联：“鹭岛一时殉大节／螭廷千载重精忠。”左右两侧墓圹刻着：“报国心常青；荣褒姓氏香。”“好教修史者；椽笔表幽光。”墓圹中存有墓志铭，书写于两片红砖上，墓早年被盗，剩下一片《武显将军江府君墓志》，写着：“呜呼！天生人，人生必有死。死有轻于鸿毛，公为国捐躯，其死重于泰山。其忠肝义胆，不特口碑载道流传罔替，而且青史纪功昭若日月。荣与辱天壤之间，予可毋庸赘叙。”“嗟呼！而今而后，普天之

下林林总总，寿终正寝不数而默默无闻者。大人虽死犹生，有余荣矣！然而山陬僻壤黄童白叟皆知。当今皇帝钦赐祭葬之隆，概未尽知。”道尽世人对于英烈的崇敬和钦仰。道光赐圣旨颁祭文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江继芸，赋性忠直，国尔忘身，御敌冲锋，奋勇阵歿，朕用悼焉。特颁祭葬，以慰幽魂，呜呼！聿昭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如有知，尚克歆享。”迟到的荣誉，总算降临英雄出生之地了。如今，在英雄故乡，江继芸纪念馆落成，民族英雄江继芸研究会成立，先烈英名“黄童白叟皆知”“青史纪功昭若日月”。

回首往事，厦门保卫战中，江继芸“奋勇阵歿”。许许多多爱国将士以身殉国，让世人万分痛惜，其牺牲精神，又令人们无比激奋。道光二十二年七月，距江继芸阵亡一年，林则徐自西安出发赴戍伊犁，写下千古名篇《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慨曰：“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千古绝唱，倾诉无数志士仁人的忠肝义胆！壮士已矣，忠魂不灭。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昔日烽火渐渐消散殆尽。然而，往事并不如烟。20世纪初叶，著名南社诗人陈去病，从汕头到厦门，写下《自厦门泛海登鼓浪屿有感》：“西风落日晩天晴，列岛遥看战一枰。番船正连鹅鹳阵，怒涛如振鼓鼙声。凭高独揽沧溟远，斫地谁为楚汉争？海水自深山自壮，不堪重忆郑延平！”借景抒怀，凭吊先贤。今人遥念前尘，“凭高独揽”，依旧“怒涛如振”“海水自深山自壮”……仿佛仍在吟唱，在传颂：

鹭岛一时殉大节

螭廷千载重精忠……

“侨心渡”：朱熹与江为的诗缘及悲歌

文 / 许寿辉

走进建阳考亭，步入山野之间，山岚浓郁，水汽蒙蒙，处处弥漫着“诗与远方”的气息。这里的每一块石阶，皆涵透了文字，轻轻触摸，宛若在翻阅一本厚重的青简，捋一捋都是字典。位于破石自然村老渡口那块“侨心渡”的石碑，便是一个经典中的经典。

渡口不远处，原来有座桥——瀛洲桥，历史上很有名，既是闽北的交通要道，也是文人骚客赏景吟诗的好地方，自然留下许多奇闻逸事、雅事与故事，历史典故“江郎才尽”，其实有两个版本，浦城“梦笔生花”的江淹为大家耳熟能详，建阳“高起悲落”的江为却鲜为人知，诗云“昔有桥东江处士，解道人家蔼秋色”，说的是——

桥东萧墩有一宅子，住着一位高人，名江为，时称“南唐处士”，是个不求闻达、清高的代名词，这位沉寂在历史长河中的“江郎”，史书记载甚少，大多是在介绍同时代文人官臣时而把江为顺带记之，如《建宁府志》在“文学”篇中对杨徽之所述：“徽之少工诗赋，与邑人江为、江文蔚齐名。”虽然史书《唐才子传》亦专门为他立传，然其所述，只有“江为，建阳考亭人，少游庐山，师从陈颙，才高八斗，为由傲肆，屡谈不第，有《江为集》一卷，已佚”等寥寥百余字，史海钩沉才发现，他的人生是起之辉煌，落之悲凉。他生卒何年？悲情中有哪些才智、家国情怀及荡气回肠的故事？或许，更多的是散落在文献、典籍、人物传记乃至残存的诗句之中，需要从一些只言片语中去探赜索隐，披沙拣金。

江为式的悲情由来，最有噱头的当数与南唐后

主李煜这位“千古词帝”的交集，“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此等千古佳句，有人云幕后功臣正是江为，其实，这是“错将杭州作汴州”的谬赞，因为到李煜时代江为早已作古，但江为命运之波折，亦如那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充满了无尽的悲怆，却是不争事实。

桀骜文士大多命运多舛，而江为的多舛，则是酷烈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云月黄昏”，这句咏梅的千古佳句，实则脱胎于江为“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云月黄昏”之残存诗句，江为所描述的当是初秋考亭的山明水秀：黄昏下的田野，淡淡的月光倾洒山坡树林，清澈的小溪边竹绿蓼红，微风中有阵阵的桂花香气袭来，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林逋将“竹”易为“疏”，“桂”换作“暗”，移景寓梅，如丹在手，有点石成金之妙，但亦多少有“偷诗”之嫌，真正的文学，不因质疑而蒙尘，唯有思考而永恒，只是当时之江为，早已失去质疑之力。

少颖悟纶、才情傲岸的江为，自谓可俯拾青紫，一如他在白鹿寺留下的那句残存诗言“吟登萧寺旃檀阁，醉倚王家玳瑁筵”，渴望建功立业，却时运不济，屡试不第，怏怏不得志，心灰意冷而萌生去意，终致身陷囹圄，起因则令人唏嘘，一曰交友不慎，“与人谋奔吴越”，谋泄被杀；二是会福州乱，有故人欲投南唐，为代草降书，其人被获，株连被杀。究竟何为？虽不能确定，但从《五代史补》卷五记载其因祸临刑的文字看，其形象无疑是伟岸的，且看他的《临刑诗》，俨然把生死当作一场旅

行：“为临刑，词色不挠，且曰‘嵇康之将死也，顾日影而弹琴，吾今琴则不暇弹，赋一篇可矣’，乃索笔为诗曰‘街鼓侵人急，西倾日欲斜；黄泉无旅店，今夜宿谁家？’闻者莫不伤之。”衙鼓声声催命，日之将西，悲风骤急，全是应景大白话，没有故作慷慨铿锵，全诗不着一个“悲”字，却大悲尽含，作者烹字炼词的功力和“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气概已是跃然纸上，力透纸背。一代才情终相负，亦如他的《水》诗遗留残句“远远朝宗出白云，方圆随处性长存”，壮志难酬，却始终保持清直品质，令人动容。

据史书记载，为缅怀其人，邑人将其旧居改建为靖安寺，历代文人墨客纷纷前来凭吊，“废宅寒塘水，荒故宿草烟”（杨徽之诗），留下的诸多“留题诗”中，尤以高僧元贤“晦翁杯酒饯季通，步吟桥上成胜集”背后的故事最为人称道。此事发生在“庆元党禁”之际，庆元三年正月的闽北，乌云密布，噤若寒蝉，“潭阳七贤”之一的蔡元定因“伪学”获罪，已在建阳被朝廷逮捕，正在送往湖南道州“偏管”途中，途经考亭渡口，落职罢祠的朱熹早已不顾朝廷监视，率弟子百余人在此恭候，执差的衙役或是生怕触犯众怒，或是为他们的凛然正气与真挚友谊所感动，竟然放蔡元定下船，成就了“靖安寺”内这一场震撼朝野的饯别——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两位理学巨子把酒抒怀，肝胆两昆仑。据建阳《庐峰蔡氏族谱》卷三记载，有百余名当地村民彻夜围观，场面感人至深，朱熹见蔡元定生离死别之际的泰然自若，不禁叹息：“朋友相爱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谓两得之矣。”蔡元定亦回诗曰：“执手相送别，无为儿女悲。轻醇壮行色，扶摇动征衣。断不负所学，此心天所知。”他们念兹在兹的依然是“爱君希道泰，忧国愿年丰”。次日，两人在渡口依依惜别，朱熹不忍，又随船相送至马伏的“寒泉精舍”，再度促膝谈论，通宵达旦，共同修正了《参同契》，亦成就了一段历史佳话。

朱熹与江为虽未同时代，但朱子对江为的才华极为赞赏，曾多次在其著作中提到江为的诗作。为凭吊江为，朱熹在靖安寺亦留下了一首感怀诗《访江为故居》：

旧宅荒凉草木深，松声竹韵自成吟。

江郎才调今何在，唯有诗篇动古今。

细雨斜风，依稀可见的是朱子伫立于此，时而摇头，时而击节的身影，字里行间，沉浸着无尽的哀思与惋惜。江为似一颗流星，但文学段位不可谓不高，留世诗作仅存八首，残句二，皆属佳作，流传甚广，如《岳阳楼》中的“晚叶红残楚，秋江碧入吴”，《瀑布》中的“万里朝沧海，千寻出白云”，此等美景，何其诱人？《旅怀》中的“半夜闻鸿雁，多年别弟兄”以及“月寒花露重，江晚水微烟”，此等生离死别的感悟，又是何其深刻？这些诗句又具有无限的故事想象力和豪情感染力，无不展示出诗人观察细微的特点与清新明丽的风格！

流水依旧，山色依然，唯有诗心与学问的交融在历史长河中愈发莹润。朱子与江为的诗风迥异，一个豁达，一个写实，他们的诗缘，共同构筑了一幅生动的文学画卷，更是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几分文化的厚重与深情，遗憾的是，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正史并无记载，正如钱穆先生所言：

“历史，没有过去，只有现在与未来。”

漫步考亭，寻寻觅觅，瀛洲桥畔再回首，考亭渡口换新姿。其景，有文化的考亭村民，已将古老的渡口命名为“文公渡”，还配了一道“文公菜”，立了个碑曰“侨心渡”，初衷是为纪念侨领捐建浮桥的功德，却与右侧那棵中华一绝的千年古樟“树抱佛”形成绝配。相传，也是当年当地村民为纪念朱子与江为的这段诗缘与悲歌而栽种的！彼此交相辉映的风景、风貌，如今早已超越定位与时空，折射出一种风骨、风范，已然成了一道考亭之旅的网红“打卡”点；其情，木字旁的“桥”，改为“人”字旁，可谓一语双关，寓意深刻。

闽剧中的英烈传奇： 凌福顺烈士的红色记忆

文 / 周而兴

为更好铭记革命英烈事迹，传承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5周年华诞前夕，经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福建省委主委阮诗玮提议排演的闽剧《烈士凌福顺》，在凌福顺的故乡周宁县如期上演。这场精湛的艺术演出，生动地再现了凌福烈士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大无畏革命形象，事迹十分感人，催人泪下。

在新中国诞生的曙光中，一张照片的发现，揭开了一段尘封的革命历史。1950年，当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朝鲜战争爆发，国内残留的反动势力趁机作乱。为了巩固新中国的稳定，党中央发起了镇压反革命的专项运动。在福建省周宁县，一个地主恶霸被清算，而在审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在地主家墙缝中发现了一张旧照片。照片中，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赤裸着上半身，双手被绑在十字架上，身上布满了伤痕，但他的眼神坚定，毫无畏惧地正视着前方。这张照片，成为革命的见证。

照片中的主人公，正是本文的主角——凌福顺，一个在1936年牺牲的闽东红军独立师独立营的营长。他的故事，是一段充满苦难与斗争的历程。

童年苦难，练就坚强的斗志

凌福顺，1912年出生于周宁县端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那时候社会动荡，百姓也都是民不聊生。凌福顺的童年充满了苦难，父亲因病失明，母亲带着他乞讨度日。13岁那年，母亲去世，凌福顺不得不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

为了维持贫苦的家庭，凌福顺便开始到处为地

主们打工，并学习着各种各样的生产技能，靠着这些一技之长才勉强生活了下来。

他四处找活干，无论是零工还是学徒，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

凌福顺年纪轻轻就对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充满怨恨，对那些整天作威作福的“老爷们”更是恨之入骨。他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不用劳动就能过上好日子。他梦想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心中反抗的火焰越来越旺。尽管日子过得艰难，但这并没有击垮他，反而让他练就了坚韧不屈的性格。

得遇领路人，走上革命路

1931年，凌福顺19岁，为了填饱肚子，加入了南墩县城的保安团常备队。在这里，他遇到了地下党员吴少安，这位党员正在当地秘密进行兵运工作。吴少安注意到了凌福顺的正直与勇敢，将他发展为同志。不久，凌福顺离开保安团，开始在农村鼓动村民们一起参加革命。

1934年初，凌福顺担任周墩游击队的队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他悄悄回到老单位保安团，鼓动士兵们加入革命队伍。在他的带领下，游击队不断壮大，最后正式命名为闽东红军游击队第十一支队。

中央红军长征时，闽东留下了一支由叶飞领导的武装力量，也就是闽东独立师。叶飞打算进攻周墩县城，凌福顺主动请缨，带领队伍悄悄进入城内发动暴动，准备和外面的人一起行动，一举攻下县城。他装作无路可走，去找他的“老领导”求助，



常备队队长见到他挺高兴，以为失去了的得力助手回来了。没想到，凌福顺趁队长魏海波不注意，突然控制了他。这时，分布在城里的游击队员突然暴动，内外夹击，和独立师一起，轻松攻下了周墩。

在那一仗之后，周墩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凌福顺被选为军事委员，他的名声因此在闽东传开了。中央红军长征期间，留守在中央苏区和闽东的红军部队受到了残酷的围攻，叶飞带领的独立师也没能幸免，同样被列为围剿的目标。

到了1935年8月，凌福顺带领的游击队变成了“独立营”。凌福顺当上营长后，迎来了自己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叶飞带领的队伍一直被国民党军队追着不放。凌福顺建议师长，在周墩城外的萧家岭埋伏起来，由他的独立营来切断敌人的退路。大家早就料到了，敌人紧跟着独立师走过萧家岭，结果被凌福顺来了个“口袋战术”。紧接着，叶飞带兵突然回头给了敌人一击，把还没站稳脚跟的敌人打得乱七八糟，他们只能往回跑。这时，凌福顺早已带着部队封住了他们的退路。

凌福顺带领50多人的队伍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他们不仅击毙了敌人的连长和排长，还消灭了大约50名敌人，缴获了不少弹药。萧家岭一战让他的名声迅速传开，但也因此成为反动派的眼中钉。国民党当局加大对闽东地区的围剿力度，派出了约10万人的部队。在周宁县，凌福顺因为是重点

目标，当局派出“军统”特务四处查找他的行踪。

党组织建议凌福顺暂时隐藏起来，躲躲风头，等以后有机会再带领队伍。可凌福顺不愿意为了自己安全就解散队伍，所以他决定继续带领大家行动。

为掩护战友，负重伤被捕

1936年4月，游击队藏在山区，物资越来越紧张。凌福顺决定铤而走险去筹集物资，没想到回来的路上被特务盯上了。他们在山里左拐右拐，终于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追踪。天色已晚，大家决定在附近找个老乡家休息一晚，第二天再继续赶路。这个临时的决定竟然让他被抓了。

凌福顺带人悄悄进了村子，在一户老乡家休息，没想到被村里地主看见了。地主赶紧去告密，国民党部队随后就来了，要抓他们。

抓捕队一进村，狗就开始狂叫。凌福顺意识到自己被发现了，赶紧带着队员们迅速离开老乡家，避免牵连到人家，他们最终顺利逃出了村子。

敌人实在太多了，要是队员一块儿跑，根本没人能逃脱。他立刻有了主意，心想得给革命多保留些力量，于是让其他人赶紧朝相反方向突围，他自己则毫不犹豫地开枪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已被敌人包围，无法脱身，为了不被敌人活捉，他把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

己，不想子弹打偏，受伤的他被敌人抓住。

一天夜里，凌福顺趁敌人瞌睡之机，慢慢地爬上楼，想从窗口跳到巷子里脱身，可惜用力过猛，落到对面人家的院子里，摔折腿，无法站立，只好爬进稻草堆里藏起来。第二天，敌人发现凌福顺跑了，立即全城戒严搜查。翌日凌晨，搜查的声音渐渐平息。凌福顺掀开稻草，爬到外面，却被两名敌保安团团兵发现，凌福顺再次落入敌手。

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没等到凌福顺康复，敌人先用高官厚禄收买凌福顺，这一招显然是徒劳的。接着，敌人对凌福顺施以各种酷刑，但始终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知道的东西。但这对凌福顺不起作用。诱惑不行，敌人就转而用酷刑和审讯来对付他。

“整天躲躲藏藏的像野人似的，有啥意思啊，直接说出来不就行了，啥都有了。”“真的要什么，就给我什么吗？”“当然，只要你说得出来！”“那好，我要你们的脑袋……”敌人气急败坏，连日来对凌福顺施以酷刑，但除了发泄怒火，只得到了他的冷笑。最后，敌人明白从他这里得不到任何东西，于是决定在众目睽睽之下处决凌福顺。他们不仅当众处决了凌福顺，用的还是最残忍的凌迟。这么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泄愤，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震慑其他人。

1936年4月25日，浑身是血、瘦得只剩排骨的凌福顺，被绑在十字架上，双手还被钉子穿透了手掌。他站在人群中，最后的呼喊响彻四周：“乡亲们，革命一定会成功，不会断代！”刽子手残忍地一刀刀割向他的身体，而敌人甚至拍下了他的遗照作为“剿匪”宣传。然而没想到，14年后，这张照片反而变成了人们纪念这位英雄的珍贵文物。凌福顺的呐喊，是无数革命烈士为祖国慷慨赴义的写照。

也正因此，他英勇就义的照片不仅保存在周宁的凌福顺事迹展陈馆内，还展示于福建省革命历史

纪念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并被载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今日长征路》大型画册以及《为了共和国的诞生》革命英烈事迹巡礼一书，他的事迹还入选了《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虽然英雄们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的精神永存。正因他们的牺牲，我们才有今天的和平生活。凌福顺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为了缅怀革命英雄凌福顺，2021年10月，民盟福建省委会在周宁革命烈士纪念碑陵园捐建了一座名为“砸碎锁链——十字架上的英雄凌福顺”的大型雕塑。以“砸碎锁链”为名，一方面是想告慰凌福顺烈士，告诉他无数华夏儿女前仆后继，最终彻底砸碎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枷锁”，如今的中华民族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次闽剧《烈士凌福顺》如期上演，正是为了缅怀、弘扬凌福顺等烈士的伟大精神，让大家永远不要忘记先辈们用热血铸就的丰碑，永远不要忘记作为后人的我们要传扬先辈们的精神与血脉、风骨与气节，像先辈一样奋力打碎美西方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枷锁！

闽剧《烈士凌福顺》由民盟省委会副主委、闽剧院院长周虹同志，带着剧团艺术家们倾注心血、精心创作、用心排演，最终生动再现了革命烈士凌福顺在战场上骁勇善战足智多谋、立下大功以及不幸被捕的三个真实事迹。值得一提的是，参演大都是剧院的“90后”，甚至“00后”新生代演员，同时有来自周宁县实验小学等多所学校的学生孩子们同台演出。

周宁专场演出会上，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福建省委会主委阮诗玮感慨地说出肺腑之言：“通过这部红色题材作品，能激励我们年轻一代不忘初心，不仅是一场艺术的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记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发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开辟秘密交通线

文 / 杨国栋

卢肇西，男，1906年出生在福建省永定县金丰大山脚下陈东大陂村的一户农家。他是震撼八闽的“永定暴动”的副总指挥，总指挥为张鼎丞。1931年被杀害。

一

1925年上半年，卢肇西在厦门集美学校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号召永定人民行动起来支援北伐大军，坚决与北洋军阀血战到底。同时，卢肇西还在金丰组织了“金丰青年联合会”，积极搜集军事情报，并且准备在北伐军入闽时为之做向导或者带路，运送物资。卢肇西等人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永定县当局的仇视，他们将卢肇西“打入另册”，想方设法四处捉拿卢肇西。卢肇西因为有一批青年和广大老百姓做掩护，敌人的阴谋都没有得逞。狡猾的敌人于是狠出恶招，将卢肇西的老父亲抓去坐牢，企图达到诱惑卢肇西主动出来的目的。然而卢肇西不吃这一套，依然立场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誓与敌人血战到底。凶残的敌人便将卢肇西的父亲枪杀。卢肇西从家信中得知这个噩耗，无比悲痛，由此更加坚定了卢肇西的革命意志和决心，表示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绝不宽恕。

同年10月，北伐军打响了福建战场的隆隆炮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从潮汕入闽作战，直指永定。卢肇西和阮山、林心尧等中共党员，积极带领永定人民，参与到破坏军阀部队的军事设施，切断其军事联络等斗争中，极好地策应了国民革命军袭击永定县城军阀及其走狗的军事战斗。10月10日，在卢肇西等人代表的永定人民的支援下，国民革

命军攻克永定，取得进入闽西首战的胜利。此后，入闽国民革命军组成北伐东路军，福建军阀周荫人闻风而逃，不及三个月，北伐军攻占全闽。

二

1927年春，卢肇西受党组织的指派，曾一度参加了北伐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的工作。两个月后，党组织针对国民党右派日益猖獗的不良动向，又调卢肇西回到永定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建立农民协会。这时，永定湖雷已建立了以阮山为书记的中共永定支部。为了扩大党的活动范围，卢肇西在下洋公学进步师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建立了中共金丰支部，由陈正任书记。卢肇西除担任支部委员外，还负责与闽西各地党组织进行联络。金丰大山，山峦重叠，纵横18乡，几百个村落。为了打开新的工作局面，卢肇西经常跋山涉水，深入各个村落和群众促膝谈心，传播革命思想，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农会组织，农民运动在金丰地区蓬勃发展，如火如荼，声势浩大。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导致全国哗然。为了应对突然巨变的斗争形势，卢肇西赶往上杭县，与中共闽南特委书记罗明同志等，在官田李立民家里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了今后斗争的方针，部署了发展秘密农会的工作，把党的活动转入乡村和地下。此后，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卢肇西不顾生命危险，坚持在金丰地区发动群众，进行艰苦卓绝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

1928年5月，中共永定县委在石岭湖塘小学召开全县党的代表会议，部署发展农民武装，参加永定暴动等重大工作。会议产生了永定暴动委员会，由张鼎丞任总指挥，卢肇西和阮山任副总指挥。会后，卢肇西返回金丰，马不停蹄地深入到陈东、坎市、下洋、岐岭等地，指导基层农会筹集经费，建立人民武装队伍。在卢肇西等人的积极努力下，金丰各乡村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的武装队伍。

同年6月29日，卢肇西根据暴动委员会的决定，领导和指挥了永定暴动的第一步行动——金丰暴动。暴动武装人员以风卷残云之势，快速地攻打陈东、岐岭、下洋、八联等村，冲入地主豪绅的宅院，收缴武器，烧毁田契、借约、账本，击败“团防局”的反抗，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胡生恒等人，让革命烽火燃遍了整个金丰地区。

三

国民党军队张贞师长派驻永定县城的江湘支队，接到金丰方面的告急后，急忙调动一个营的兵力前往镇压。卢肇西在实现暴动委员会“调虎离山”的意图后，指挥暴动队伍迅速转入金丰大山隐蔽。此后，卢肇西领导的金丰暴动，有力地策应了张鼎丞率领的永定溪南暴动武装队伍进攻永定县城，并且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声势浩大的永定暴动后，相继成立了中共闽西特委和闽西暴动总指挥部。参加永定暴动的金丰、湖雷农民武装也整编为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第五十六团，由熊振声任团长，卢肇西任党代表。从此，在张鼎丞、卢肇西等人的率领下，红五十六团、五十七团经金丰下洋、月流、初溪等地向平和县芦溪出击，沿途宣传党的土地革命主张，打土豪，烧田契，开仓济贫，有力地打击了永定、平和、南靖和广东大埔边界的反动势力。

四

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卢肇西等带领闽西红军进攻湖雷，较好地策应了红四军解放永定县城的伟大战斗。

同年7月，卢肇西出席了在上杭蛟洋文昌阁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闽西特委，卢肇西被选为特委的军事委员。8月，以闽西红军为主的红四军第四纵队组建，卢肇西被任命为四纵队二支队队长。同年深秋，卢肇西陪同毛泽东在永定进行社会调查，毛泽东与他讨论了永定苏区的党政军建设等

问题。此后，卢肇西在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的指导下，带领二支队先后攻下了下洋中川、洪坑、古竹等地，歼灭国民党军陈维远部数百人，击毙了作恶多端的金丰“团总”苏逸之，扩大了苏区的土地面积，赢得了反“围剿”斗争的伟大胜利。

同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卢肇西以红军四纵队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这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就红四军建设和党的建设问题接受了深刻的教育。翌年春，卢肇西被任命为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不久，他随四纵队挺进江西作战，取得了胜利。

红军和红色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巩固，成了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心腹之患。为了把中央红军消灭在苏区以内，蒋介石不断调兵遣将，对中央苏区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围剿”；同时，对苏区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沟通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联系，1930年春，中共闽西特委委员卢肇西受到毛泽东的委派，从闽西工农通讯社到上海党中央所在地汇报，请求中央批准建立一条从上海出发，经由香港、汕头、大埔、永定等地，开创新的秘密通道和革命联络点。

卢肇西接受任务后，直奔上海党中央机关。他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等首长对加强闽西赣南等交通线建设的思路想法，周恩来深表赞同。接着，卢肇西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回闽西后制定了建立“工农通讯社”作为武装交通机构的设想，开辟了秘密红色交通线。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部属，后来都经过这条交通线秘密进出中央苏区。

1931年春夏，卢肇西不幸被污蔑为所谓“社会民主党分子”，受到错误批判，遭遇自己同志错杀，使得闽西苏区失去了一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闽西人民失去一个忠诚的好儿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卢肇西同志由人民政府平反昭雪，被追认为红色革命烈士！

日子（外一首）

文 / 蒋夷牧

日子，总是太快太快

是一群长着翅膀的小鸟

是一个醒来留不住的好梦

是从身边飘散的歌声

一个个我真想张开双臂拥抱的日子

一个个让人希望年轻二十岁的日子

日子，就像守财奴扳着指头算计着的

那些花出去的钱财一样让人心疼……

用快乐串起的日子啊

来不及我细细品尝

就像被风带走了……

只能再让回忆一一找回它们

然后珍藏在心间

怀念

无法不在这个时候怀念

怀念那个年轻的老人

他勒住了一个滑向悬崖的世纪

他推醒了一个昏迷中的民族

他把种子还给了土地

把风还给了江河，把鸟儿还给了天空

他让国门和所有男人的衣领都散开了

他让胭脂和口红美丽了所有的女人

虽然，他自己已经跋涉在

生命的冬天，给我们留下了一路的春天

我们留给他的，将是一个世纪的怀念

此处有不可言说的秘密

——写给万寿岩

文 / 林秀美

——

此处幽深 有不可言说的秘密

流水 田园 树木 洞穴

以及山峰 大抵符合想象

人类居住构成的要素

从一条流水的记忆去寻找

那些 被淤泥掩埋的真相

静静行走 在草木茂盛的万寿岩

一些用于生存的细小事物

在沉默中留下痕迹

成为必须 求证的光阴寂静 缓慢

沙粒摩擦的尾音

穿过疏阔斑驳的词语

贴上 18 万年前的标签

编排顺序 从溶洞前的小溪循序渐进

注解着田野里的果实

野果 野兔 听候石器的安排

一些隐晦的叙述 像大小相近的河石

流入岩洞 铺成人类奇迹

二

山路纵横 叶子逼仄

机器轰鸣 山体断裂所有的修辞

黑暗中缓缓流动的不仅仅是雨水

消失 消失 即将消失

是谁坐在万寿岩高处哽咽

是谁奔走于时间之外

他们负重前行

他们相互指认 万寿岩

这些隐藏的厚重而陡峭之美

三

给翻开的岁月标上记号

在此之外 谁在领略四季汹涌的春天

一支倾听历史的笔

最终留下重重的印记

一个季节落幕

炸药 雷管 运输车 铲车

一些名词紧随其后 一一撤离

一个个季节呼啸登场

草木顺应 野径芳菲

深处疾驰的簇拥从未停止

更深邃的惊喜在语言之外

堆叠成崖

饮风而歌 如期而遇

春天的鸟鸣 正滚过博物馆的屋顶

慕名而来的人 听着故事

多少人热泪盈眶

多少人沉默不语

一个即将消失的岩洞

因为一个人

最终抵达历史的高地

紫泥（外一首）

文 / 少木森

流水是新的，在九龙江出海口

奔腾、翻涌，不舍昼夜地奔流

冲积出这片土地，她名叫紫泥

浒茂、乌礁两岛，宛如她的身躯

卧在那水天之间，承载着往昔

岁月的故事层层叠叠，时光的痕迹

或深或浅，刻满了每一处角落

却掩不住她目光里藏着的憧憬

与厦门特区隔海对望，那眼神中

满是对未来的期盼，对繁华的遥想

和中银开发区隔江而叙，仿佛在轻声

诉说着变迁，交流着成长的秘密

日月是旧的，从宋淳祐以前走来

带着古老而悠远的光晕

俯瞰着这片土地上更迭的多少代人

默默地，见证着每一场相聚和别离

始终带着那么一点古意，照着这岛屿

让那些记忆，在光影里越发清晰

红树林也是旧的，它们扎根在

潮起潮落的滩涂边际

葱郁的枝叶，在海风里摇曳生姿

像是为紫泥舞动翠色裙摆，唯美惊艳

又似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古拙诗意

还有那一些古榕，也是旧的

站在路旁或村头村尾，站在岁月深处

枝叶舒展，古意苍苍，似老者守望着

守望着紫泥的日升月落，四季交替

守望着这里的烟火人间，无尽欢喜

嗯，紫泥就是这般新旧交织的一幅画

在时光长河里，闪耀着独有的魅力

让每一个靠近她的心灵，沉醉不已

沉醉在这江水、岛屿、日月

以及榕影和红树林的绿意里

红树林底栖动物

再低，就低到海底去了

红树林的底栖动物

把低微渲染到极致

它们穿梭在泥沙的缝隙间

螃蟹横着身子匆匆忙忙

钳子一张一合似在打着节拍

螺儿驮着斑斓的壳缓缓爬行

留下蜿蜒曲折的踪迹

如灵动的舞步线条

沙蚕扭动着柔软的身躯

一伸一缩仿若在尽情摇摆

将这海底的世界当作专属舞台

我很自然地想到人类的街舞

到处是动感，到处是节奏

到处是音乐…… 每个生命

似乎就是一个舞者

在大海创设的低矮场景中

热闹地表演。再看

几只虾欢快游着，偶尔蹦跶跳跃

如闪耀的音符在水中跳荡

只只海星伸展着腕臂悠然漫步

举手投足间带着别样的韵律

海葵随着水流轻轻摇曳

恰似配合着无形旋律舞步翩翩

在这样低处的舞台

演给谁看？它们无暇去想

跟着季节成长

文 / 念 琪

夏至

一场战争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人类总是躲不过刀枪箭

不是天文学家无能

也不是太阳引力太强

地球也盼望，在宇宙中做一个流浪的

孩子

从小叛逆。天马行空

银河系一成不变，望不到边

谁也不愿挪动一个巢穴

生命此消彼长

单调反复。意义何在？

蝉鸣声声，蝉还是去年的蝉

谁用绳子捆绑了季节

大暑

还得再忍受这瓢泼的热情

只能想想荷花在荷塘中静立

期待风杜苏芮更近些

每天可以沐浴在宋词婉约中

躲在 AI 屋檐下

研究驱逐散落在人间的固执

凝视白棋和黑棋

怎样围歼兵临城下的幻影

回头很难

这样的日子

是不是与过去一样
也不堪回首？

立秋

想到去年的立秋模糊不清

回忆童年，立秋他没有写下胎记

秋老虎吃下半个太阳

挪步都得配套三个驱风器

蛙声惊醒低垂的星星

稻田的体香是九儿高粱地最美的期待

池塘里传来大闸蟹求偶的信息

秋夜月圆拂开了白天迷雾困境

明年立秋记得喝一碗浓浓的鸭汤

与渐渐明晰的秋风印证枯黄的开始

小寒

又见雁归来，带来冰天雪地的问候

一场战斗不可避免，从装甲防御材料

入手

收起温情脉脉，自下而上泛滥成灾

地面所有的皮都一起向天长笑

共同点火成为了这一季的主题

南北在大小的语意表述上标新立异

这个节气的谜底是南方人始作俑者

当下，北方的话语权降到零下

很难收齐一百个小寒的嘘寒问暖

与先人一直百度一片芳草地

避开二十四个烧脑的名词

掐指布局黑白相间的日子

麦子的往事

文 / 远 方

我没有和成片成片的麦子

站立在一起

面对收割季节的镰刀

他们的表情是一样的

而我，独立路边

陪伴野菊等待秋风骤起

我扶着月光的肩膀

让路边的麦子一粒一粒成熟

那些守望麦田的人

太阳穴青筋暴露

疏影下，他们低声浅唱古老民谣

穿红衣的女人

捻着灌浆的麦粒

她说，今年一定好收成

而我，越过一望无际的麦田

回想起很多很多麦子的往事

亲娘坐着牛车

很早以前，就走出了我们的视线

亲娘的哀怨和遗落在田野的乡愁

十分接近秋天的暮色

一筐麦穗和秋色一路颠簸

我希望那些麦子和车辙

能够种在远方

那片潮湿的土地

一棵麦子依旧独立路旁

梅子熟了

文 / 黎 虹

等待一场雨来

东山梅林等来了我们

阳光一般的笑声

铺在弯弯的山路上

青翠的树

掩映着羞涩的果子

它们正用好奇的眼睛

打量远方来的客人

一只雀鸟急急地飞来

打着招呼

与初夏的风撞了个满怀

望着梅子，也能止渴

一壶清澈的水

酝酿着久远的乡村

醉了远山

从《乡土中国》看乡村之变迁

——读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有感之二

文 / 筱 陈

——

“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有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费孝通先生将这种社会圈子称之为“面对面的社群”。他说：“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在‘面对面的社群’里甚至可以不必见面而知道对方是谁。”“在‘面对面的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

费孝通先生给我们描述了乡土社会“面对面社群”的特征。笔者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插过队，那时，乡村确如同先生所描述的“面对面的社群”。那时，还是人民公社体制，一个行政村就是一个生产大队，一个自然村就是一个生产小队，除此之外，一个生产大队还有一个耕山队，负责集体林木的采伐与种养。田地划分到生产小队，那时候，白天集体劳动，晚上集体派工，一个自然村就是一个面对面的群体，村落不大，人口就百来号，在这样社群中生活，彼此照应，也彼此熟悉，每家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大人们三两天不见，就会问，他上哪去了？孩子们不论到哪家，人们都知道这是谁家的孩子，天黑了，可以睡上一宿，吃饭的时候，可以坐上餐桌。那个年代，正逢“割资产阶级

尾巴”，每家每户鸡养几只，鸭喂几头，猪饲几头，自由地几分，都有明确定数，由于数量有限，走在村道小径上，看到这些鸡鸭，都可以说出这是谁家的。还有，跑在田野的土狗。那时的乡村，各自保持着自己孤立的社会圈子。

随着改革开放，随着包产到户，随着乡镇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的出现，乡村人口出现了大流动，面对面的社群格局被打破，我在与许多乡村百姓接触中，同村人彼此不认识、不熟悉已经是常见现象，乡村不再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已经不再是“可以不必见面而知道对方是谁”，已经不再是“从熟悉得到信任，法律意识，尤其是契约意识正在百姓中悄然树立。

如今的乡村，乡村依旧充满土气，但是这种土气，不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而是与外界的充分交融而让传统的土气融入现代气息，生发出的新的乡村土气。

如今的乡村不再是封闭的，信息不再是封塞的，不再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样的“面对面的社群”。

——城郊型的乡村，呈现出“双向流动”态势。因为离城市近，一部分村民离开了传统农业，投向了城市的服务业，如餐饮业、出租车业、快递业等等，有的进城成为个体工商户并且壮大成为民营企业家。而又因为是城乡接壤，出租房相对便宜，成为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地，白天在城里工作，晚上在村里住宿。笔者曾询问在一个小区从事卫生

清洁的老人，他从永泰来，一个月挣近3000元，白天在小区打扫卫生，晚上到居住的村居的村民家居住，一个月花三四百元。在城郊接合部，早上可以看到浩浩荡荡的电动车队从乡村通往城市，傍晚又可见浩浩荡荡的电动车队从城市去往乡村。

——文旅型乡村，呈现出村民大量外出，而一些城市又流入成为新村民。笔者先后走了永泰的大喜村，屏南的龙潭村、四坪村、厦地村，福清的吉岚村等一些村庄。在改革开放之后，大批的村民走出乡村，如大喜村依湖畔山，初春时李花盛开，花映乡村。2014年去时，全村只有几十号常住居民，大部分人都进了城。这些年，美丽乡村的建设，大喜村开发乡村旅游，一些城里人在这里租房，开发民宿。今年3月我再上大喜村，一处民宿前坐着一位老人，他告诉我，他是福州来的。他说，这里的空气好，利于养身。屏南的龙潭、厦地等村落近年成了“网红村”，不少年轻人涌入乡村，在这里开咖啡屋、面包屋甚至书店等，老村民出去了，新村民进来了，村里有了人气，有些村子，如春节、五一、国庆这样长假，有上万人到村庄旅游，在与城里人接触中，乡土社会所养成的习惯正在慢慢地改变。

——偏僻型的乡村，人口大量外出，有的乡村几近“空壳”。地域封闭止不住村民外出的步伐，相反加速了村民的流出。三明明溪的一个村庄，村里有不少新盖的“洋房”，原来这里的村民许多年前去了国外，在那里创业。先是一二个人去，有钱挣了，又带动了其他人，如今，他们在国外成立了商会。

渔村型的村子，不少人外出创业，也有不少外来务工人口进村从事养殖业甚至出海打鱼。连江县的同心村，该村适宜养殖鲍鱼，他们的“同心鲍”品牌远近闻名，原来的老村民有海，他们雇用了重庆、四川等地的外来人口帮助养殖，自己成了“老板”并从事其他创业。还如平潭的一些渔村，还雇

用了外来人口出海打鱼。这些外来人口入村，乡村也不再是“面对面的社群”。

还有，随着人口流动，乡村小学的归并，孩子已不在村里上小学。

二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费孝通先生畅述了土地与人口之间的关系，在土地不足以供养村子的人口时，或者是劳动距离太远时，于是就有部分农民外迁，便于缩短劳动距离，以取得较高的生产效率。

实际上，村已经是最基层的社群组织，但这个社群并不是最小的。去过许多村庄，一个行政村是由一个中心村和若干个自然村组成，犹如今天的城市社区，一个社区有若干个片区组成一般。

20世纪70年代，笔者插队的那个行政村，就由五个自然村组成，村部所在地的村子叫中心村。村子间的距离大约在20分钟到半小时的距离。农民劳动以自然村为中心，出工路程一般在半小时路程，如果村民都居住在中心村，那么劳动距离就会大大超过这种距离。因此，在脚步出工劳动年代，自然村是解决劳动距离的一种方式。

改革开放之后，不仅农村交通得到极大改善，而且农民步行出工劳动到依靠现代交通工具参加劳动，这样的改变，不仅自然村在式微，行政村人口也在减少，有了现代交通工具，让他们可以住在人口更集中的镇区，因为那里有更旺的人气，更丰富的文化生活，更多的公共资源，他们在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时，可以兼作其他劳动，如开个小店等。笔者在2010年曾经去过寿宁县含溪村，那是一个革命老根据地，四面环山的一块盆地，时至午后，村子里没有见到多少人影，等了近20分钟，村支书才

骑着摩托从镇上赶过来，通过交谈我了解到，他住在镇里。我问他村里人住在镇里多吗？他告诉说，多，有的还住在县里。我又问他，那平时劳动呢？他笑着说，现在都是骑摩托、电驴出工劳动，锄头等生产工具捆在车上方便得很，比过去步行出工迅捷多了。

从事农业生产，有农忙与农闲之分，农忙时，农民下田劳动，农闲时，从事一些副业，如编织箩筐等，以往人口流动的少。而交通改变了，以种田为主的农民从事副业的领域更广了，甚至出现倒置，种田成了副业，经营产业、从事工程，或搞文旅成了主业。

2024年4月，我去了屏南乡间，正是春耕时节，跑在乡间小道上的已经不是摩托、电驴之类，而是小型三轮车，农民用上这车，不用怕被雨淋，不用担心太阳晒，遮风避雨，也可以用于劳动果实的运输，现在在乡村，过去那种“板车”已经不多见了。

劳动条件的极大改善，也改变了农民以居住自然村守望田园的方式，不是将过剩的人口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而是进一步的人口向中心村、向镇区转移，因此，出现了自然村空壳现象。

三

《乡土中国》中说道：“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费孝通先生还指出：“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

在我的记忆中，“乡里乡亲”四个字记忆深刻。最近，去了屏南漈下村，村里有一座廊桥叫“花桥”，村民之间发生了什么纠纷，村民们常说：敢不敢到花桥头说说。言意之下，让乡亲们听听，评

理。还有一些村庄，村民间有什么矛盾，发生什么争执，往往会找宗族长辈出面调解。而这种调解往往有效。为什么宗族长辈的调解往往有效？因为村庄在迁徙中形成，往往一个村庄就一个姓氏，彼此间都沾亲带故，溯起源都是一家人，作为这个家庭的长辈，在村子里有一定威望，也体现中华民族尊老的礼俗，长辈的“决断”，后辈们从尊重的角度是会接纳的。想想，一个村庄，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不是叫这个叔叔，就叫那个为婶婶，不是堂叔，就是堂侄，一个村子，也可以说是“小家庭”的升级版，一个村子就是一个大家庭。

一个乡村有一个乡村的公序良俗，让村民有所依循。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那样：“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时至今日，“面对面的社群”的乡村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村子里的村民不再是“熟悉的面孔”，有的村子，只有春节的三五天热闹一番，有的村民，即使回乡过年，也不住在老宅，而是住在城市的宾馆里，只是大年三十回家团圆。

一些文旅乡村，老屋盘活，引来了“新村民”，他们在与老村民的交往中，信用关系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老室出租需要签订合约，土地转让承包等需要签订合约，当然，这并不是说村规民约的已经不起作用，你要借个小东西，打个招呼就可以拿走，但这种行为，农村存在，城里存在，一是因为你拿走不还也无所谓，不会有大的损失；二是因为人有信任别人的基因。看了这个人顺眼，是个可以信任的人，就把东西借给人家了。

因此，我以为，如今的乡村开放度越来越大，“面对面的社群”正在改变，因此乡村也越来越需要法律的维系，同时，又必须维护乡村弘扬乡村信用，在法律的框架内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发挥公序良俗的作用，将二者有机融合，形成乡村治理机制。

百年前的译诗

文 / 李秋沅



十多年前，我从菲律宾著名教育家邵建寅先生手中，得到其父邵庆元先生的译诗遗稿《觉庐译诗遗稿》，邵庆元先生所译《宁有故人，可以相忘》，是我见过的，对《Auld Lang Syne》这首歌最优雅、妥帖的翻译文本。译文讲究“信达雅”，这首译诗无疑已达此境界。《往日》（《Auld Lang Syne》）是英国诗人罗伯特·彭斯采集的苏格兰民歌，因 1940 年的美国电影《魂断蓝桥》用作主题曲而广为流传，通译名为《友谊地久天长》。邵先生译此歌，是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早于电影《魂断蓝桥》，距今已近百年。译者早已作古，但译诗之美，在百年之后，依旧深深打动了。他的译诗是这样的：

Auld Lang Syne（宁有故人，可以相忘）

邵庆元 译

1. 宁有故人可以相忘，曾不中心卷藏？
宁有故人可以相忘，曾不睚怀畴曩？
副歌：往日时光，大好时光。我将酌彼兕觥！
往日时光，大好时光，我将酌彼兕觥！
2. 我尝与子乘輿翱翔，采菊白云之乡。
载驰载驱徵逐踉跄，怎不依依既往？
3. 我尝与子荡桨横塘，清流浩浩汤汤。
永朝永夕容与徜徉，怎不依依既往？
4. 愿言与子携手相将，陶陶共举壶觞。
追怀往日引杯须长，重入当年好梦！

这首译诗如此之美，令我忍不住想为它写故事了。它犹如一道霹雳，剖开逝川深处的黑，昔日光影摇曳浮现，而我也得以重拾吉光片羽。我杜撰了

一个故事。故事的标题，我直接借用了这首译诗的标题。

在参与厦门市社科联组织的鼓浪屿口述实录工作中，邵先生的生平足迹，在我心中渐渐明晰。邵庆元生于 1895 年，字觉庐，曾任厦门大学林文庆校长秘书、中文系讲师、厦门毓德女中立案后首任华人校长、《江声报》总编，还曾是厦门市抗日后援会委员。抗战爆发后，邵先生避难至新加坡，1948 年回国，1950 年在鼓浪屿辞世。

《觉庐译诗遗稿》收录的译诗，多为脍炙人口的名曲，如《往日》《黄昏》《昨夜》《繁星》《虚左以待》《盈盈凌波去》等。其中《繁星》（《stars of the summer night》）译自 I. B. Woodbury 所作的歌曲，歌词为美国大诗人朗费罗的作品。当时邵庆元先生因不愿与日本人合作而被日本人逼迫，只好离开鼓浪屿和家人赴南洋避难。1938 年 2 月 4 日他在新加坡期间，对这首诗进行重译。《繁星》翻译得典雅而灵动，译诗是这样的：

繁星

邵庆元 译

槛外参横斗转，
熠熠长空漫漫，
金光莫入朱栏，
伊人好梦未阑，
伊人好梦未阑；

天际一轮皓月，
照见悬崖清绝，
且请稍敛光明，
伊人好梦未醒，
伊人好梦未醒；

透帘飒飒西风，
幽香似带忍冬，
为请敛将风翼，
好令伊人将息，
好令伊人将息；

斜月一帘幽梦，
为语伊人珍重，
情人时刻依依，
不曾稍离罗帏，
不曾稍离罗纬。

这首译诗《繁星》，亦促发了我创作短篇小说《且敛风翼》的灵感。隔着百年的时光，我用我所杜撰的故事，向养育我的故乡，向百年前的文士邵庆元先生致敬。我从邵先生的译诗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如此，才有了以故乡鼓浪屿为故事背景原型的木棉岛系列小说。

美自有其生命力。百年的时光不短亦不长，译诗在译者创作之后，便按自己的生长节律生枝萌叶，超越时光与生死，找到并感动着同样被美所吸引的人们。

十年前，我曾听邵建寅先生的至交好友黄猷先生，用闽南语吟唱邵庆元先生所译的《宁有故人，可以相忘》。邵庆元先生的译诗，用带有唐宋古韵的闽南语吟唱，古意典雅，别有情致。可惜啊，用闽南语吟唱《宁有故人，可以相忘》的黄猷先生，也在几年前离开我们了。

谁能留得住那些才情、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岁月……幸好，还有这些影迹、这些文字留下了，也算有了些许安慰。

我们都在岛屿讲故事

文 / 欣 桐

有个成语叫“蕙质兰心”，每当看到祥鹭乖巧的样子，就会联想到这个词。与祥鹭相识于 2018 年，记得是岁末，《平潭时报》征稿主题是“海岛年味”。我在邮箱发现她的文章，一下子就被这个“95后”女生灵动的文字吸引了。她将视角落在过年时，阿嬷在灶台上包“时来运转”的种种趣闻轶事，清丽笔触，回味童年灶堂炊烟袅袅的温暖场景……

文化更多是过日子的哲学

大学毕业，林祥鹭考入《平潭时报》成为一名记者，分在专副刊部，成为我部门的一员。因为喜爱文学，她在这个需要用眼睛去发现，用脚力去丈量，用脑力去思考，用笔力去写作的职业中如鱼得水，每次的采访都充满了热情。如同多年前的我一样，她行走于海岛的大小乡村、田间阡陌、海礁岬角、离岛沙滩……

她将第一本书命名为《岛语集》，这是她献给海岛家乡的散文集，也是她写给这座岛的恋恋情书吧。

都说，记者是记录历史的人。《岛语集》里有实地采访、人物讲述，还有村子的历史沿革、风物风貌等，这是记者在现场最真实的记录。如同祥鹭所说，“石头厝是岛上村庄关于生存记忆的直接观众”“村庄是被我们带在身上的烙印，里面有伦理，有生活方法，更有浸入骨血的文化记忆”。

我一直认为，村庄是一座城市最基本的组成，是城市的母体，城市不过是乡村的某种延伸和延续。我与祥鹭都喜欢行走于海岛渔村，这座岛上有

许多好听的村名——紫霞村、梧凤村、江楼村、山显美村、月举村、加兰村等等。因为这些美丽的村居，《平潭时报》专副刊开了专栏《我们的村落》。祥鹭如同我当记者时，用眼睛重新去审视这座生她、养她的岛屿，包括她的出生地龙头村的那口老井：“奶奶家就在古井附近，取水非常方便。以前生活困难，衣食住行都成问题，多亏了这口古井。父亲说，夏天将瓜果浸泡在冰凉的泉水里，可以储存好几天；冬天泉水是暖和的，洗手洗脸都不怕冻伤，真是好井好水啊……这泉水犹如母亲一般，哺育、滋养着村民。敬畏自然，感恩造物者，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功课。”

读到这段文字，我感动于入世尚浅的姑娘能有“敬畏自然，感恩造物者，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功课”这样的感悟。在这个信息爆炸、快节奏和内卷的时代，祥鹭年轻的身体里怀揣着一颗安静的心，心无旁骛地写作，坚持自己的理想。读书、写作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奢侈之事，短视频和网络爽文的横行，很难容下一张写作的桌子……我和祥鹭，还有更多的岛上青年，像海边开民宿的小白、从上海回岛创业的公子伊、坚持手工做美食的秋瑟、从北京回岚创办“海岛客厅”的陈明、在岛上以画笔绘理想的晒蓝……这些优秀的女性，平潭人和新平潭人，她们在岛上谋生亦谋爱，这个爱不仅仅是爱情，更多的是爱自己，爱自己的职业，以爱的力量谋求生存空间。

把故乡作为写作的源头活水

现在的平潭，早已不是二十几年前的偏隅海

岛，作为祖国大陆距离台湾岛最近的地方，这里成了东南旅游胜地，甚至成了国际旅游岛。那些曾经灰扑扑的石头厝，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他们在这些古老的石头厝内倒腾出了极具艺术感的各类民宿，成就了岛上“彩色城堡”的美誉。

祥鹭与我都喜欢在岛上行走，她有一双慧眼，总能发现岛上平常又不平常的事物，这就是一名作家与生俱来的敏感和灵性吧。她说，“若要梳理一座岛屿、一块石头的历史，时间就显得局促起来”“有人寻梦，有人归家，有人路过，有人停留……来自五湖四海的创业者们……他们是追梦人，亦是造梦人，更是圆梦人”……这样的语感，有诗歌的精炼，又蕴含哲理，祥鹭属于写字人中的天选之子。在她这样的年纪，我断然是写不出这样的美句，真真是后生可畏呀。

都说，写作之人有柔软的心灵及悲悯之心。与祥鹭相处久了，总能在她身上发现许多让人温暖的地方。每次见面，她总是微倾着身子，行着鞠躬礼，如果去参加采风活动，她总会一路照顾着老作家的行程，谦逊有礼，敏行少言。这个“95后”的姑娘娴静中透着书卷气，不慌不忙，徐徐向前，工作之余坚持写作梦想——前年加入了福建省作家协会，成为岛上年轻作家中的励志青年。

更励志的是，她当了两年记者后，说要辞职去读书，我听后很是吃惊。当她拿着一叠申请香港浸会大学研究生的资料，请我写推荐语时，我还担忧地问她，是否真准备好了，裸辞去读书？

她坚定地点点头，而后开启了南方的求学之路。两年后，研究生毕业的她，成了平潭职业中专的一名教师，三尺讲台，教书育人，这是对她求学最好证明，曾经当记者想兼济天下，现在授人于知识，并不忘她的写作梦……

人生中大部分答案，要靠自己去找，而写作就是寻找人生答案的最好方式。写故乡，写自己最熟悉的岛屿，因为故乡是一个人精神的原乡和生命的

现场，它不仅意味着历史和记忆，也意味着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如同贾平凹与闽籍作家谢有顺对话时所说的，“文化更多是过日子的哲学”。

付梓出版的《岛语集》，就是祥鹭为故乡写作，并为海坛岛造像的一种方式，这是一名作家的责任，同时也是她的文化自觉。

这本书是祥鹭的处女作，这本集子，不是简单写日常生活，而是一部写故乡的散文集成，每一辑都有一个海岛的“小人物”出现，这些人物背后都有故事。讲故事是写作的基本元素，祥鹭的散文都有生活的场景，还有个人的在场，这是独属于她的散文表达方式。

如同我很喜欢的台湾作家吴念真的《这些人，那些事》，在这本书里，他的笔触落在台湾的乡土味上，与福建的生活方式十分相像，让人熟悉又亲切。他的文字魅力在于，明明是那种再朴素不过的语言，却有着不一般的厚重感，能让人在不知不觉间递增着所投入的情感，一点一点地与那些文字里的人同哭同笑，感受着别人的生活，看遍人生百态。祥鹭的小散文也具有这种真挚的情感投入，那种自然而然地表达，这就是在场写作的场景感，她的故事很普通，甚至就是每天生活的某个瞬间，但却有情有义，有温暖，也有惆怅和伤感……这是女性写作以柔情似水、细腻委婉见长的一种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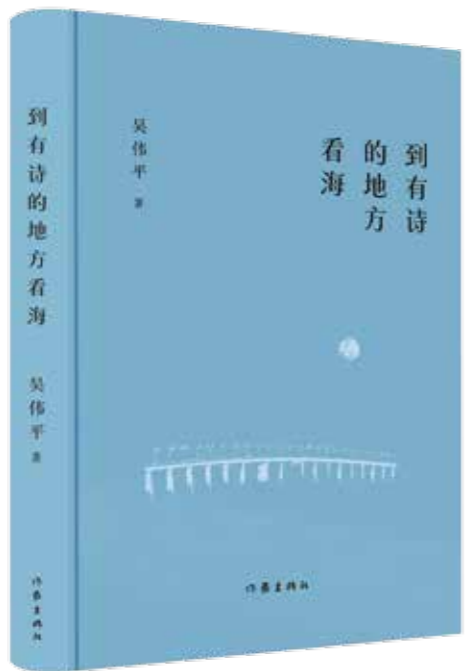
对读者而言，需要平心静气坐下来翻开书页，最好觅一处落地窗，窗外就是海浪声声……我读完这本集子，抚书长叹，此女子身体里不仅住着一位少年，还住着一位中年兼智者。

这是个非常不诗意的年代，似乎每个人都步履匆匆，为了碎银几两慌慌张张。祥鹭也很努力工作，读研究生的学费也是自己挣的。奋斗一直是青春的底色，只不过她的青春，因为有了文字显得格外绚丽，这是对坚守写作梦最好的褒奖。她一直坚守着，并且持续而隐秘地写着并不拿出来发表的许多文字。就凭这一点，她就能走得很远……

如歌的行板

——读吴伟平诗集《到有诗的地方看海》

文 / 林 哲



文字是生命里的另一个自己，遇见即是一种欢喜。人生海海，四季轮回，一路走来，与本人一道“茁壮成长”的吴伟平诗集《到有诗的地方看海》如同如歌的行板，其朴实而动人的文字韵律，予人心的思考和慰藉。

贯穿这部作品的成熟睿智、通达洒脱，字里行间的闲庭信步、怡然自得，将作者对人生、对世界、对周遭的通透参悟和多年的笔耕不辍体现得淋漓尽致。近六十年的生涯，作者从学生到教师，从基层干部再到市直、省直行政工作管理者，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人生体验，使其文章如河蚌里的珍珠，晶莹剔透，闪耀着生活磨砺后的光泽。

人生阅历多的人，写的文章最耐看，饱满度也最好。这本诗集正是如此。它或回忆成长，抒发对亲情的万千思绪；或抒写鹭岛，回顾基层干事创业的火热岁月；或雪泥鸿爪，将教育、人生、创作的感悟融为一体，与流逝的时光对话，与过去和现在的自己对饮，如同行板意犹未尽的音符，余音绕梁，引人深思。

说真话，说自己想说的话，是作者最突出也是最值得赞颂的行文方式。当一些创作者习惯于把真实掩藏，作者却始终坚守着最真实最朴素的写作理念。正如作者自序《诗歌，是生活的回音》中所言：“行走在生活的归途，跚音哒哒，发掘、组成、解放，洞察、勾连、贯通，方觉诗歌用语言与思维联结心灵，连接时空，永远有着新鲜的质感。”而我以为，这“新鲜的质感”，最核心的要义便是真善美，摆在首位的、最珍贵

的乃是真——日常生活的里里外外，生活中的琐事杂事，作者都能真实地细细品味，有所感悟，并诉诸笔端，在细微之处显示出独特的人生见解：

重回闽南故乡，怀念烈士祖父，作者说：“能飞的，不会只有子弹 / 正如会痛，是越不过 / 窗门的那一颗弹孔 / 上穷碧落两茫茫 / 极目山川亦沧桑 / 远处招展 / 是枪林弹雨洗礼的风采 / 如时光穿堂而过，清明君临 / 今日，在烈士陵园前 / 以君子兰的名义草拟疾书 / 我多想借你一只千疮的眼 / 诵读那久违的墓志铭”（《窗门，那一只千疮的眼》）——这是“你是岁月长河 / 星火燃起的天空 / 我是仰望者，就把你唱成歌”的深情赞颂，亦是“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 / 我愿活成你的愿 / 愿不枉啊，愿勇往啊 / 这盛世每一天”的慨当以慷。

回忆恢复高考后到福建师范大学求学的场景，农家出身、通过奋斗终于“跳入龙门”的作者说：“我不相信天是黑的江湖闯荡 / 我不相信善无善报秉烛画像 / 我不相信山穷不会峰回路转”（《我多想再听一堂》）——这是作者多年来选择坚守自己理想信念的动力。他用内心的纯净表露其价值取向，对世事沧桑的感叹和社会人生的感悟使其文字散发着瑰丽、雄浑而又灵动的气息，是声情并茂的散文诗，也是优美深情的咏叹调。

缅怀已离开多年的慈父，作者通过白描“为了顾三顿，你透早就出门 / 一年收成，压扎着厚厚的纤绳 / 你习惯高抬双手，习惯 / 一丝肉，给一篮子咸菜热锅”的劳动场景，真实再现我国最平凡也最伟大的劳动人民的可爱，又以“我生命的年轮千回百转 / 枯井里的天空没有色彩 / 你眼里的云朵 / 是我层林尽染的乡愁 / 那，最为纯洁的一抹”（《放下此后，你不再衰老》）抒写了人世间最深沉如山的父爱，令人不禁恍然——当今，人工智能时代到

来，人和机器人之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呢？——我们是带着爱生活在社会，只要推己及人，无论科学如何进步，人类共同的主题——爱，只会更加坚不可破。

重温如火红凤凰花开的干事创业岁月，无论是在那个年代的中专执教时教导学生“亚热带的孩子总是有爱要表达 / 眼前，凤凰花虔诚地向着夏 / 五月的海风，吹在我的脸上 / 想起，这个日子要礼佛大海 / 选哪一句，都得有普希金的气概”（《到有诗的地方看海》），还是作为纪检干部带着感情做事绝不感情用事地教育帮助暂时犯了错的干部“何曾不想能再拥怀 / 然而咫尺天涯槛内门外”（《山寺桃花》）；无论是在基层教育部门工作时强力推行“教育就要为生命立心”的“三尺讲台下如梭的经纬 / 不忍惊扰不忍惊扰压在心底的 / 近乡情怯的雁字回眸”（《话别白鹭》），还是远离鹭岛来到省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诠释“十年树人百年树己 / 一次次负笈的行囊 / 消失在云端径斜 / 不变的是你，稔熟的平方 / 次第花开在塞上人家”（《次第花开》）……作者深耕教育行业领域，把所思所想所行用最朴实的文字转化为最真实而感人的道理——“教育说大很大，大到党之大计、国之大计；说小很小，铁肩担道义。只要眼中有光，心中就有爱。”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忙碌工作之余，作者没有囿于人情交际与觥筹交错，在每一个宁静午后或夜阑俱寂时分，他深居简出笔耕不辍，读书饮茶静品文字，听凭心间的旋律静静流淌，流过生命中所有的磕绊与创伤，续断中成珠成宝。我深以为，这样的文字不只是如歌的行板，更是一种独特的救赎，对作者自身如此，对广大读者亦复如是。

文旦柚

文 / 李朝全

在京城漂泊数十年，每年春节回到家，父亲总要立刻从草木灰堆里挖出一颗还保存着黄色外皮的文旦柚剥开来让我吃，既可当作茶水解渴去乏，又是一种很好的消炎止咳祛痰的水果。这枚像秤砣一般、重量一斤左右的小小的文旦柚里，包裹着浓浓的乡思乡情和无尽的父爱亲情。当脆嫩多汁的柚瓣含在嘴里，那些甜美的汁液流淌于唇齿之间，童年以来关于家乡水果的美好记忆便被倏然唤醒，几十年前的往事猝不及防扑面而来，文旦柚伴随着我们走过了贫困，迎来了今日的富足。近几年，老家的亲人每年都要给我寄来上百斤文旦柚，聊解我这位远方游子的思乡之情。只要有家乡独特的水果、食物，一个人，无论走多远，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把家乡带在身边，都能够凭借熟悉的味蕾记忆唤醒浓浓的乡思、乡情与乡愁。

文旦柚是我家乡仙游县度尾镇的一种地方特产，是与龙眼、荔枝和枇杷齐名的莆仙四大名果之一，也是一种闻名全国的名优水果。父亲每年摘下柚子，都要用心地用草木灰将它们掩埋起来。这样可以让水果保鲜的时间更长，而且不易腐烂。我猜测可能是由于草木灰具有吸水的功效，又能隔绝空气减少氧化反应，因此这些文旦柚摘下后放置上三四个月都还能保存着充沛的水分和原本的滋味。吃柚子便成了我回老家后的第一道进门礼。

度尾出好柚，绝不是偶然。我的家乡位于木兰溪上游、莆仙著名的西乡平原上。这是一个丘陵环抱的盆地，犹如一座天然的聚宝盆。丘陵上有大量的砖红性红壤、沙质黄壤，这些土壤都属于微酸土质，富含腐殖质和有机物，土壤厚度在一米以上，

加上亚热带气候，日照充足，雨量充沛，水源丰富，这些都让文旦柚在我的家乡能够得到最好的生长。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翠绿的柚树便绽放出一团团、一簇簇洁白的花朵，花蕊是浅黄色的。柚花的清香沁人心脾，让人清醒，让人的每一个毛孔都舒坦惬意，感觉就像是夏日里的一片阴凉或是一抹清凉油，让人倍感凉爽受用。柚花的香气不似玫瑰、牡丹的浓郁，也没有茉莉的醇厚，它只是一缕淡淡的清香，带着凉意，袅袅娜娜地飘荡在空中，但这缕清香却像空气一样包裹着人，仿佛要让人经受一场柚香的沐浴和熏陶。

到了春夏之交，柚子树冠抽发出新的嫩芽，这时就需要摘去多余的梢叶，还要摘掉过多的花朵，每根枝条只留下两三个壮果，从而使得果实能够充分吸纳营养，结得更为丰硕、更为膨大。待到花落，花蒂处便挂上了一个个墨绿色的小果，像小绿球，又像绿宝石。慢慢地，这些小果长得越来越大，长到像人的拳头那么大，然后继续生长，长得像大鸭梨，像大秤砣。这时它的颜色便渐渐地由深绿变成浅绿，再逐渐地变成青绿色或青黄色。此时已到了白露节气，也就是中秋节过后不久，文旦柚便到了采摘的最佳时节。这时摘下的柚子皮还泛着绿色，放置上个把月。柚皮便渐渐地变成浅黄色，如果继续放置一个月，柚皮就会变成深黄色，并且开始微微地起了皱褶，此时的文旦柚正是食用的最佳时间，因为柚子经过消水之后，果肉里水分减少，糖化增加，犹如经过时间的酝酿，使酸度降低，甜度升高。取一把小刀，沿着柚子正中间划个圆圈，然后分别向两头剥开，便能将一只柚子完美



郑金相 / 摄

地剥成两半。两个半球状的柚皮，就像两顶小帽子一样，小孩子也总是喜欢把它扣在头上，或者抛着玩，亦不无乐趣。其实，柚子的皮还可以炖汤、沏茶、煲粥。柚皮加上蜂蜜冲制而成的蜂蜜柚子茶是消炎止咳化痰的佳品。文旦柚的果肉同包裹着它的那层白色的皮特别容易剥离。一瓣瓣或浅黄或米白色的瓤肉，晶莹剔透，一见便令人食欲倍增。将梳子一般精美的果肉剥离开来，放在碟子里，随时取用，食之脆嫩爽口，汁液四溢，唇齿留香，那时人便感觉，这无疑是天底下最好吃的柚子，一旦遇到，便终生难忘。

我在北京寓居数十年，每到秋冬时节经常会想念家乡的文旦柚。然而超市和市场上所卖的多半都是福建平和的琯溪柚或者广西、广东的沙田柚。偶尔也有朋友寄来四川的柚子或者湖南的柚子。然

而，这些柚子要么皮厚肉少，要么裹着果肉的白皮很难剥净，要么就是籽粒甚多，吃时特费功夫，要么便是吃起来口感较柴，渣多汁少，或者味道偏酸，或有一股苦味、涩味，甜美不足。总之，我尝过了全国各地种种的柚子，依旧觉得唯有家乡的文旦柚最为美味，最方便剥食，也最鲜嫩多汁、甜酸适度。那种口感和滋味堪称秋冬时节一道真正的享受。难怪1983年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同志在福建考察期间食用过度尾文旦柚后，赞不绝口，并亲自命名为“无籽蜜柚”。从此度尾文旦柚便名扬天下，成为全国的驰名商标，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水果品种。

关于文旦柚的起源，在我家乡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是：清朝道光年间，度尾镇潭边村有位中举的举人吴登青，到浙江金华会友，品尝到了美味的

柚子，便索取幼苗带回家乡种植。不料，这些柚子换了水土以后虽然结的果实硕大，但是味道偏酸，而且籽多。此时，吴登青听说同村有位在莆仙戏戏班唱戏的名旦，家里也种有一棵柚子，果实味道鲜美。于是，吴登青便专门登门拜访这位名叫吴接母的花旦，品尝了她家的柚子，感觉味道确实不错。但是，花旦家的柚子个子太小，一个只有半斤。吴登青便取了花旦家的柚穗，嫁接到自家的柚树上，结果树上结出的柚子，不仅个大、汁多、渣少，而且无籽或少籽，味道甜酸适度，脆爽可口。从此，乡人便纷纷移植这种柚苗。因为是一名文举人和一位花旦合作培育的柚子新品种，人们便把这种柚子称为“文旦柚”。

其实，在我国的其他地方也有种植文旦柚。譬如，在台湾台南的麻豆就有著名的麻豆文旦。在麻豆，关于文旦柚的起源另有一种说法。传说清朝乾隆年间，当地有一孝子名叫林旦，他的母亲久病卧床不起，在冬天醒来后突然想吃柚子。林旦便外出去寻找柚子。可是寒冬腊月，柚树怎么可能开花结果。无奈之下，他跪倒在柚树之下，向苍天祈祷。林旦的孝心感动了上苍，当他的眼泪滴在柚树上，便立刻结出了一只柚子，滴多少颗眼泪，便结多少颗柚子。他摘了几个柚子带回家孝敬母亲，母亲吃过后病情竟然好转了。这件事传到了乾隆皇帝耳中，他派太子亦即后来的嘉庆皇帝专门去台湾寻访。当得知事情的原委后，为了表彰林旦的孝心，乾隆皇帝便把这种柚子命名为“文旦柚”。事实上，根据考证，台湾麻豆文旦是康熙年间从福建

漳州长泰溪东移栽过去的。同样从福建漳州移栽去的文旦柚还有浙江玉环市的楚门文旦，时间在清朝光绪年间。玉环文旦亦名扬天下。文旦柚在这个海滨半岛及岛屿地区得到了很好的繁殖，结出的柚子个头硕大，形态饱满，扁圆或尖圆形，平均颗重在3斤左右，外皮光泽亮黄，看起来特别诱人。在玉环，关于文旦柚的由来另有一说法，说的是有一位姓文的名旦家里种的柚子特别好吃，人们便将这种柚子称为“文旦柚”。

全国能够种植文旦柚的地方想必还会有许多。比如四川、重庆、湖南、江西、广东、广西、海南等与我家乡类似的水土气候条件，相信都能种出美味的文旦柚。其中，最为令人感慨的当然是海峡两岸同此柚源，同胞共享此人间美味。柚子的传承、繁衍，如同人口、语言和文化，在台湾和福建之间串联起了诸多共同的记忆和血脉。文旦柚也是中华饮食文化的一种，自古闽台为一家，无论从人口来源、语言文字、水果的起源、传承，饮食、习俗、信仰、人文等各方面都无不相同或相似。山川相连，血脉相通，村落同名，文化相融，自然地理、人文风情，所有的一切，在台湾和在福建都是相似的相近的。台湾和八闽大地都是中国，天下都是家乡，有爱便是天堂，血永远浓于水。期待着有朝一日，闽台一体，祖国一统，离散多年的亲友拥坐一起，品尝共同的文旦佳果，体认相同的人间滋味，通过味蕾、血脉认亲，铸牢祖国一家人的命运共同体。



那一口冒着热气的温暖

文／傅翔

武平地处福建、广东、江西三省接合部，南邻广东梅州蕉岭县和平远县，西接江西赣州寻乌县和会昌县，古时隶属汀州管辖，是典型的客家县。汀州古称闽西，和梅州、赣州一样，皆为客家人聚集区。

客家人被称为“中国的吉普赛人”，其实就是历朝历代南迁的中原汉人的统称。他们逃避战乱，背井离乡，筚路蓝缕，历经千辛万苦，扎根异乡，白手起家，开疆辟土；他们以客为家，以他乡为故乡，从无到有，艰苦创业，耕读为本，勤俭持家，发奋图强，给一处处蛮荒之地带去文明，带去希望。和北方的中原汉人一样，他们身上的智慧与美德客家人都有，经过战乱与逃亡，开拓与重建，这些优异品质得以发扬光大，在不断地淘洗中，更显熠熠生辉。客家人也因此成了赫赫有名的一支民系，成了南迁汉人的优秀代表。他们吃苦耐劳，勤

俭节约，团结和睦，热情好客；他们谨守传统，尊师重教，与人为善，聪慧过人。这样一个杰出的群体，他创造出来的美食与文化肯定是不用怀疑的。

北方种植小麦，小麦磨成粉变成了面粉，面粉加工成的小吃便是北方美食最重要的构成。同样，南方种植水稻，大米磨成粉加工成的小吃也就成了南方美食最重要的构成。北方有面条，南方就有米粉；北方有馒头、窝窝头、包子、馄饨、水饺等各种各样的面食，南方也有米粳、捆粳、籼箕粳、肠粉、糍粑等各式各样的大米做成的小吃。北方有高粱、玉米、土豆、山药等，南方有地瓜、芋子、大薯、木薯、南瓜等，它们和小麦、大米的待遇一样，同样可以加工成形形色色的美食。民以食为天，人类的智慧在饮食上，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我土生土长于闽西，从小就对客家美食了如指掌，论客家小吃，最有代表性的，总是离不开大米

做的“粿”，还有就是各式各样的“干”。“干”有米粉做的“粉干”，肉做的“肉干”，菜做的“菜干”，其中，著名的“闽西八大干”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闽西八大干也就是汀州八大干，它涵盖了汀属八县最具代表性的特产：长汀豆腐干、连城地瓜干、上杭萝卜干、武平猪胆干、永定梅菜干、宁化老鼠干、清流明笋干、明溪肉脯干。“干”是佐酒配饭的佳品，也可作闲吃之零食，在童年的记忆里，各种各样的“干”总令我们垂涎欲滴，欲罢不能。而“粿”则更像是日常生活里的绝对主角，在饥肠辘辘的年代里，“做粿”就像是一场盛大的节日演出，有一种庄严而隆重的仪式感。每当农闲或阴雨绵绵的日子，闲得发慌的大人们便会变着花样“做粿”，从磨米浆与找馅料开始，小孩子们心中无比欢欣的节日也便正式鸣锣开场。在乡间，在田野，苦难的童年记忆里总离不开这些温暖的舌尖回味。如今，时过境迁，“粿”已经遍布城乡的每一个角落，只要你喜欢，天天皆可饱餐尽兴，儿时的期盼与乡愁也因此消失殆尽，荡然无存。

武平的“粿”最为著名的自然是“簸箕粿”。“簸箕粿”又名“卷粿”“带子粿”，因用米浆均匀摊在铝盘中蒸熟后脱在簸箕中包馅而得名，簸箕粿细嫩可口，多食不腻，就像连城的“捆粿”与广



东的“肠粉”一样，武平人的早餐，也是从一盘簸箕粿开始的。

当晨光初照大地，一碗肉汤，一盘“捆粿”或簸箕粿，便是如今客家人习以为常的早餐。“粿”是现做的，白白的米浆是事先准备的，在以往，磨米浆就是一个复杂而隆重的劳动场景，经过清水浸泡过的粳米，在两个成人的默契配合下，在厚重的磨盘上磨成黏稠适中的米浆。如今，有了电磨，手工磨米浆的场景几近绝迹。米浆准备好，把米浆浇在铝盘之中左右摇匀，再轻轻平放在沸水中将其蒸熟，一两分钟后将铝盘取出。一股米香味扑鼻而来，热气腾腾的粿皮被划成了若干份，张张晶莹剔透，柔韧又绵软。当软糯滑嫩如薄纱的粿皮轻柔地把炒制好的馅料层层卷起，再抹上些许金黄焦脆的葱头油，白中透绿的粿皮顿时光鲜亮泽。作为簸箕粿的灵魂酱料，鲜香油亮的葱头油将食欲提至满分，让人直吞口水。

经过世代的传承与创新，簸箕粿已不局限于大米的纯白、苕叶的绿、苋菜的红、南瓜的黄、甘蓝的紫，大自然缤纷耀眼的色彩，都是它光鲜亮丽的外衣。不同色彩的簸箕粿，都蕴藏着蔬果独有的香气，糅合其中的米香，更是温润爽滑。以往是逢年过节的餐桌美食，如今是飘香大街小巷的特色小吃，无论在哪里，一盘浇上葱油的簸箕粿就能激活沉睡已久的味蕾。美食的精妙之处在于平凡的食材与简单的烹饪方式，它一样可以创造出源远流长的经典味道，而看似质朴的簸箕粿却蕴含着丰富的情感，个中韵味是客家人对故乡难忘的记忆。

同样，在武平与多数客家人的记忆中，苕叶粿、艾叶粿、白头翁粿、黄粿一样是唇齿留香、刻骨铭心的惦念。苕叶粿、艾叶粿、白头翁（学名鼠曲草，又称清明菜，客家也有称白头婆）粿做法相似，都是用一种植物煮熟捣烂和米粿混合揉制而成。因为小孩常常参与采白头翁的缘故，白头翁粿在大多数客家人的记忆里挥之不去。清明时节，白

头翁粿的字眼便浮泛在客家人的唇舌之间，浓重的乡愁令人猝不及防。

与白头翁粿一样，黄粿则在秋冬的日子里带给人们更多的富足与香甜的回味。“黄粿祭灶，新年来到”，只要到了腊月，软糯Q弹的黄粿便萦绕在唇齿间，令人垂涎欲滴。黄粿的制作较为讲究与复杂，常常要提前几天准备。它的原料为粳米粉，关键是天然的植物碱，要将“鱼骨树”的枝杈、叶子烧成灰，用开水淋灰，纱布滤去灰烬，再将灰水与粳米粉掺和后，搓成大小不等的粿团，放入饭甑蒸熟后，倒入石臼，用木槌反复捶打后取出，做成各人喜爱的形状，再根据不同的口味，淋上酱汁。每年一到农闲时节，从小雪到雨水，客家人便开始制作黄粿，并在小年前达到高潮。腊月廿三，人们要祭灶，就要用又嫩又滑的黄粿“粘住灶王爷的嘴”，以此期盼灶王爷能够“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

在大米做成的美食中，武平还有一道小吃不容忽视，那就是珍珠粉。珍珠粉外观晶莹透亮，赏心悦目，吃起来嫩滑爽口，鲜香不腻。作为一道历史久远的客家美食，珍珠粉系永平镇帽村人先祖在蜀地做官时传入。它的特色在于做工精细，有着严密的制作流程，要经过选米、磨浆、挤压、晾晒、反复筛等多道工序，煮时再加配料，味道更佳。在武平北部片区，过年时，珍珠粉是必上的一道佳肴。

至于另一道风味小吃——薯包子，它对于武平人民就好比烤鸭对于帝都人民。不论在家还是在外，只要能捣鼓到本地大薯，武平人就会心心念念地想自己动手做上一道薯包子。其实，薯包子的制作并不复杂，把大薯用牙钵磨成薯泥，再炸成一个个丸子，就算大功告成。之所以难忘，一是用牙钵磨薯的记忆无比温馨，深入骨髓；二是油炸的扑鼻香气能把儿时的馋虫勾起。客家人小时候都有做

薯圆薯包子的深切记忆，个中原因不仅在于吃的垂涎，更在于做吃的过程，有那么多令人难忘的温暖与美好。

在客家众多美食之中，除了大同小异的酿豆腐、豆腐渣、客家捶圆、磨薯圆、搅粿子等风味小吃外，还有一些大菜的做法也极为相似，如白斩鸡、白斩鸭、白斩兔等。在武平，白斩象洞鸡便是不可或缺的招牌美食。象洞鸡是武平的特产，与长汀的河田鸡一样，以非凡卓越的品质著称。白斩象洞鸡一般都用香葱淋制，这种做法保持了鸡肉的原味，口感熟而不烂，皮脆肉滑，味美鲜香。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及武平猪胆干，这道武平人酒桌上必不可少的风味菜能够名列“闽西八大干”之一，必然有其过人之处。

其实，这道名菜最早应为武平猪胆肝，已有100多年历史。它的制作要经过洗料、配料、腌制、晾晒、压扁、整形、检验七道工序。每年秋末冬初，天气晴朗，是生产猪胆干的好季节。先将猪的肝和胆一起酱浸，加上适量白酒、五香等配料进行调味，然后再用温炭火烤熟。这样制成的猪胆干色泽紫褐，香而微甜，且有生津健胃、清凉解毒的功能，是宴席冷盘名菜。吃时，只要将它蒸熟，趁热抹上一层芝麻油，待冷后切成薄片再拌少许蒜片，便香气四溢，韵味无穷。

舌尖上的家乡美食，传承着生生不息的乡土眷恋与热爱。簸箕粿、黄粿、薯包子、猪胆干……独有的烟火气是人们时时惦念的家的味道。四季三餐，风味长存，当蛰伏舌底的馋虫被唤起，只是一口，便觉人间值得。那一口冒着热气的温暖，是治愈每一次思乡的良药。平常的人情与风味，就像是灌注了万千情愫的簸箕粿与猪胆干，一口口惊艳，一缕缕惦念，是一直深刻在记忆里的，也是人间最绵长动人的存在。

山水有味

文 / 陈文波

众所周知，闽清有“三宝”——橄榄、糟菜和粉干。细细一看，全是吃的。民以食为天，美食当然是宝贝。

长期以来，我们总习惯站在福州市区的视角来看闽清，山区县、后花园，有陶瓷、有温泉，标签贴了一张又一张。其实，闽清一直扮演着福州食材供应者的角色，山里水里，纯天然的，俯拾皆是。

来福州前，橄榄常吃，基本是蜜饯，甜咸都有。第一次吃新鲜橄榄，绝对是一种奇妙的味觉之旅，入口酸涩，其后甘甜，余韵悠长，最后齿颊生津，满口留香。福州人吃橄榄，喜欢用刀拍上一下，佐以糖、盐、生抽等调味，酸、涩、咸、甜，各种难以言说的味道随着橄榄的清新一齐涌入口腔。

其实，闽清并不是福建橄榄产量最大的地区，但却是橄榄卖得最好的地方之一。据说，品种改良过后的橄榄是论粒卖，一粒卖上两三元不是什么难事，还很抢手。

闽清山区冬季昼夜温差大，水源充沛，芥菜挺拔肥硕，味道脆甜，最适合做糟菜。闽清的糟菜实质上是腌菜，名字中有个糟字，据说是因为腌制过程中用了红酒糟。我闽西老家也盛产腌菜，与之相比，闽清的糟菜甜了些。

糟菜是宝，过去，闽清家家户户都会有几个糟菜瓮子，可以搭配各种肉食。猪大肠、苦瓜等味道重的食材，在芳香的糟菜中和下，相当可口。而闽清人最喜欢还是拿来搭配粉干，还得是茶口的粉干。茶口是塔庄镇下面的一个村子，村子地处梅溪的源头，井水清香可口，如溶进香茶，所以得名茶

口。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茶口水好，做出来的粉干久煮不烂，好极了。一道糟菜炒粉干，是闽清最著名的小吃。

闽清人的乡愁和水是密切相关，山水纵横，田地富裕，适合养番鸭，个头大，肉质美。事实上，闽清人治鸭确实有一手：省璜糟鸭、八珍炖番鸭、鸭露等等，都是闽清名菜。七八斤重的正番鸭，蒸的时候不加一滴水，密闭紧实硬生生蒸出来的汤汁，就是鸭露。极香，用来拌线面吃，淋点青红酒，这味道，真是绝了。据说，极为滋补。

闽江浩浩汤汤流过，重塑着闽清地形，一座水口电站横跨大江，也改变了闽清。

水口电站所在乡镇称为雄江，此地果然雄壮，有几十斤的雄鱼。闽清人喜爱的鱼叫白刀，这种学名叫翘嘴红鲌的鱼，在闽江水中横行霸道，可以长到十多斤，虽然是淡水鱼，却有海鲜的味道。肉质极为细嫩，无需复杂的烹饪手法，家炖最佳。

白刀之外，常用来煮粉干的梅鼠鱼，可以焖豆腐的黄甲鱼，鳞片也能吃的宽鱼，都是这片水域中的美味。还有一种极为剽悍的肉食性鱼类，闽清人称之为溪滑。此物学名鲈鳢，横行水中还不过瘾，还敢上岸捕食蛙、蛇，相当生猛。可惜难逃饕客追捧，半酒炖煮最宜。

一直在说闽清水好，水好的地方，豆腐往往也不差，池园烿豆腐也是闽清乡愁式的名菜。

池园是地名，烿这个字和火是分不开的，在百度里的解释很简单，这是一种类似烩的做法。事实上，这道菜也确实是一碗大杂烩：大块豆腐抓碎之后和海蛎干、香菇、黄花菜、花生米、五花肉等山区能找出来的配料烩煮在一起，就成了池园烿豆腐。豆腐是没有味道的，但吸收了这么多食材之后，就成了美味。

闽清的饮食，多多少少也像这道烿豆腐，山里的珍，水中的鲜，烩在一起，山水入味，就是闽清的味道。

福建文艺家风采



◎ 陈金通

陈金通，民盟盟员，本科学历，退役军人，德化县政协常委。高级工艺美术师，国家一级（高级）技师，第十二届发明创业奖人物奖获得者，北京发明“创新大工匠”，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陶瓷艺术大师，福建工程学院客座教授，泉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自幼熏陶于瓷雕艺术创作，师从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邱双炯，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雕塑艺术专业，系“羊脂白·丝光玉瓷”品牌总设计师，现任德化县毅术陶瓷研究所艺术总监。

作品被中国收藏家协会评为“中国收藏家喜爱的陶瓷艺术精英”。

主要代表作品还有：《弘一法师》《古莲观音》《祥瑞观音》《秦童弥勒》《圆明园十二兽首》等。



秦童弥勒



渡海观音



弘一法师



合家欢乐餐具



和谐茶具套组



羊脂白竹节壶

福建文艺家风采



◎ 阮惠芳

阮惠芳，民盟盟员，2003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本科学历。

福建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福州市美术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校外美育学会理事。

民盟福建省书画学会监事，烟山画院理事。

作品讲究绘画创作的艺术品位和境界，曾在省市美协展览中多次获奖。



田园听春



秋荫不散飞霜晚



野径寻芳



清风入翠薇



荷塘月色